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論語卷之十五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墨勿軒熊氏曰此篇多記出處前三章文公疑為在陳一時之言餘亦多記夫子言行與門人問答之辭
論按此篇記聖人出處者止首一章耳其中言學者入言仁者四言知者二言道德者六言君子者九言治道者二言事君者二言交與者六言處事者二言春秋人物者二言時事者二言教事者一其間亦多互見之言蓋雜記之言故朱子未有明訓而熊氏以言行問答括之則混矣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一 近譬堂 藏板

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論靈公問陳而夫子遽行何也曰為國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況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為日最久而所以警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以俎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未有必然之意也彼靈公於此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焉則夫子之行孰謂其不可留哉故史記又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鴻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則是夫子之行又以禮際之不善而決不專於問陳一事也夫子既行而靈公棄衛國大亂俎豆之對其旨遠哉

論問明日遂行在陳絕糧想見孔子都不計較所以絕糧曰若計較則不成行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二

近譬堂藏板

大史記世家孔子適衛。主蘧伯家。他日靈公問
 兵陳于孔子。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
 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
 ○南軒張氏曰。夫子之在衛。靈公雖無道。然亦當側
 聞夫子之所趣矣。顧乃以問陳為言。與夫子之意可
 謂背馳。夫子所以答之者。則以已之所學者在此。而
 不在彼。以其不合也。故明目而行焉。夫自春秋之時
 言之。諸國以強弱為勝負。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
 豆之事。疑若不急者矣。曾不知國者。志存乎典禮。則
 夫天叙天秩者。實維持之也。為國者。志存乎典禮。則
 孝順和睦之風。與協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強孰禦焉。
 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
 所用哉。俎豆之於禮教。猶陳之於軍旅。實理之所寓
 而教之所由興也。使靈公而有志乎俎豆之間。則推
 而達之。必有不可已也。○勉齋黃氏曰。夫子對靈公
 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
 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
 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又嘗曰。我戰則克。夫子

豈有未學未聞者哉。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訓耳。
 然欲以俎豆之事。啓之。則夫子之拳拳於衛。亦可知
 矣。○蔡虛齋曰。俎豆二字。因問陳而生。夫子既曰未
 學。則在靈公為不當問矣。既曰嘗聞。則在靈公所宜
 加意矣。蓋為國以禮。兵陣之事。非所宜先。○俎豆皆
 禮器。但俎如几子。木為之。以載牲體。豆容四升。亦木
 為之。以薦雜糧。

按或問有三層意思。往來於衛。為日最久。敬告之
 者。已詳。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此一層見。非往來
 日久。聖人偶至其國。而問陳。猶以習染之故。未經敬
 告之辭。尚不為怪。是聖人之去。以為日久。後告詳。而
 不能悟也。聖人猶不徒曰未學。而以俎豆之事。告之。
 使發悟於心。而改事。則夫子之行。猶可留。明日與孔
 子語。色不在孔子。孔子乃行。此一層見。靈公能因俎
 豆之說。而更端請教。戒聽際之善。始終不衰。則聖人
 猶可以不去。而聖人之去。以既不能改事。而禮貌又
 衰也。夫子既行。靈公率衛大亂。俎豆之對。其旨甚遠。
 此一層見。軍旅之事。原不當問。而問。而況衛亂。將作

父子稱兵。俎豆之事。原當問而不問。而況衛之曩倫。既失。禮教闕然。則聖人之去。以問陳。適祿兵爭之漸。而不能。用禮以已之也。其曲折詳盡如此。○朱子謂夫子未有必行之意。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孔子。乃行。正見聖人捲倦天下之心。時解認煞。遂空作決然必行說。是豪傑之見。幾非聖人之至意也。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孔子去衛適陳興也。

蔡虛齋曰。在陳絕糧。不必拘說。遭厄。蓋依大註當行而行。無所顧慮之說。只是說夫子要去。便去。都不計較。所以絕糧也。然據孟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則是實有難矣。不知如何。○集註在陳絕糧之下。既無患難之說。總註又有無所顧慮之說。可見不用此意。只是無盤纏耳。亦是無相知人在孟子無上下之交之言為實。而發兵圍之之說。未見其的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三

近譬堂藏板

按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固是全不計較。所以絕糧。然亦適遇陳蔡之難故耳。若非陳蔡之難。則雖不計較。到糧而糧亦必不至絕也。二意正可通看。虛齋未免執滯。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何氏曰。濫。溢也。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濫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教宜深味之。

問固窮有二義。不知孰長。曰。固守其窮。古人多如此說。但以上文觀之。則恐聖人一時答問之辭。未

遽及此。蓋子路方問君子亦有窮乎。聖人答之曰。君子固是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爾以固字答上。面有字。交勢乃相應。

同大全雙峰饒氏曰。當行而行。無所顧慮。是說在陳絕糧以下。顧是遂行。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是說在陳絕糧以下。顧是顧後。慮是慮前。怨是怨人。悔是自悔。○禮有大於粗豆者。夫子且自謙讓。說其小者也。蓋靈公以軍陳為問。故夫子以禮器為對。君子成德之人。安於貧賤。若固守其窮。似下君子一等矣。○南軒張氏曰。子路之溫。以為夫子之德之盛。疑其不當窮也。此不幾于不受命乎。夫子答之之意。以為命之不齊。君子小人皆有窮也。特君子能守。而小人失其守也。○慶源輔氏曰。當行而行。無所顧慮。義之勇也。處困而亨。無所怨悔。義之安也。○林次崖曰。子路曰。君子亦有窮乎。者。以常理言也。子曰。君子固窮者。以天命言也。又曰。小人窮斯濫者。以義處命也。○君子亦有窮乎。者。言至誠得天。盛德獲福。以人事責望於天也。君子固窮者。窮通得喪。有命存焉。在我不能必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四

近譬堂 藏板

刪此章因夫子去衛適陳之事而記之。其間各記問答之言。不得拘泥牽合。註云。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蓋惟其當行。即行。無一毫顧慮。所以任其困厄之來。至於無所怨悔。又自是處困。遂理如此。總之。聖人渾身都是道理。觸着皆是。非預期其如是也。○周窮。只作固有窮時。方見聖人隨遇而安。無所計較之意。若作固守其窮。只得賢人身。亦不任語氣。不相應也。○子路溫見自是。剛勇。其體未化。便是不善處困。處此自關生平學問。時解於此。看出殺身之幾。有不得其死之理。甚牽紐不可從。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

發之。

評類恐子貢只以已為多學。而不知一以貫之之理。後人不會其意。遂以為孔子只是一貫。元不用多學。

若不是多學却貫箇甚底且如錢貫謂之貫須是有錢方貫得若無錢却貫箇甚孔子實是多學無一事不理會過若不是許大精神亦吞不得許多只是於多學中有一以貫之耳○聖人也不是不理會博學多識只是聖人之所以聖却不在于博學多識而在于一以貫之今人有博學多識而不能至於聖者只是無一以貫之然只是一以貫之而不博學多識則又無物可貫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所本指萬殊之一本處也

從董思白云學惟從博然後到約不是起初就不要多故曰女以子爲專在下添一專字既非語氣亦嫌固善但於女以子爲之下添一專字既非語氣亦嫌先審一貫意思謂舍蓄在一者字不僅曰女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與蓋博而未約不能以一貫萬物雖專事考得件件記得只成箇多學而識之人故下文實落說箇非也不然則聖人全不消學識只是一貫矣○聖人亦多學亦多學而識而所以非多學而識者以其自有箇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衛靈

五

近譬堂藏板

一以貫之故也○聖人本領太合下便存箇一到手此所謂氣質清明義理昭著者也然多學而識工夫亦不肖關畧正要於貫之字上精微曲折無不詳盡此所謂古今禮樂制度名物象數皆須考辨而知是也若學者合下氣質不清明義理不昭著於一字之本量厚欠只得於多學而識上做工夫然事考究到至善地位則所謂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自有一旦豁然貫通之處此必從學識而後做到一貫也子貢積學功至亦將有得懸於衆物之表裏構紐亦將無不到而於吾心之全體大用亦將無不明矣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子貢曰然非與然字也是非與也是而今只管懸想說道一貫却不知貫箇甚麼聖人直是事專理會得如云好古敏以求之不是慕直恁地去貫得它

如曾子問許多曲。抗宅思量。一一問過。而夫子一告之。未云吾聞諸老聃云。是聖人當初都曾事事。聖會過。如天下之聖。說道事親。事親中間。有多少事。說道事君。事君中間。有多少事。而中正。惠不能一一見箇恰好處。如何便說一貫。近見永嘉有一兩相識。只管去考制度。却都不曾理會箇根本。一旦臨利害。那箇都未有。用處却都不將裏呂伯恭向來教人亦云。論理皆虛言。不如論實事。便要去做。更如陸子靜又只說箇虛齋云。全無許多事。顏子不會學。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勿失。善則一矣。何用更擇。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間。一問之外。何用再問。便都與禪家說話一般了。聖人道理。都不恁。雖直是周禮。國大全雲。峰胡氏曰。葉註於曾子曰。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以行言也。此則曰。積學功至。亦將有所得。以知言也。曾子行而將有所得。子貢亦知而將有所得。亦字是從曾子說來。○新安陳氏曰。於能從也。其將有所得。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衛靈

六

近警

所見而信之也。聖人一坐功夫。都是好古。敏求多聞。擇識子貢。只見得如此。則謂聖人亦僅在於此。如何不然。非者。因今日之提撕而疑之也。蓋自己平日工夫。學無不學。識無不識。然求如聖人之全體。渾然而理畢備者。而終不可得。則似聖人又不專在於此。然。是信聖人真多學而識之者。非是疑聖人。或非多學而識之者。非信自己前此之功力。疑自己前此之功力也。時解多悞。

曰非也。子一以貫之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

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徧觀。而盡識。宜其以篤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麗物而刻。而雕之也。故曰子一以貫之。德輶如毛。毛猶有

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深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或問 聖人生知不待多學子貢以已觀夫子故以為亦多學也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之事然因已以告子貢使知大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亦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為至耳蓋子貢之學固博矣然意其特於一事一極之中各存以知其理之當然而未能知夫萬理之為一而靡然無所不通也若是者雖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七 近譬堂 藏板

有以知夫衆理之所在而泯然莫為之統其處事接物之間有以處其所嘗學者而於其所未嘗學者則不能存以通也故其聞一則止能知二非以億而言則亦不能以億中而其不中者亦多矣聖人以此告之使之知所謂衆理者本一理也以此而貫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曰子貢之聞是言也亦猶向所致力而能一以貫之耶曰子貢之學至是其於衆理之萬殊者固已深知而洞曉矣其所欠者猶未知是萬之為一耳故夫子當其可告而告之使其聞之則亦脫然喻向者之萬殊為今日之一致而無疑耳豈容至是而復用力以求其所謂一而夫子亦豈不待其再告而浪語之哉其於曾子亦以其隨事力行之已熟而告之使之知此所行無非一理而曾子以忠恕言之其所謂忠者則一也所謂恕者則一所以貫乎事物之間者也此章之旨蓋亦如此而子貢未能有以明之然所謂一者則理而已其所指而言者雖或不同然豈有二致哉諸說皆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八

近譬堂 藏板

善但皆有以博為病之意。而侯氏為尤甚。蓋既謂之聖人。則不可以學言。既曰窮理。則不可謂何用多學也。其語意之間。自相抵牾。蓋如此。是蓋不察乎。抑謂一者。固所以該乎。萬者。無所謂萬者。則其為一也。亦將何以貫為哉。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正學者之事也。楊氏之說。則善矣。然其引顏子之意為說。不若但引孟子之言之為當也。

何曰。天只是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是遂一。雜點待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大本。大原。裏發出。自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溫。貌自肅恭。在父子則為仁。在君臣則為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箇一。便貫將去。所主是忠。發出去無非是恕。○學者固常常多學而識之者。然又自有箇一貫底道理。但多學而識之。則可覺到一以貫之。則不可說矣。○問。語子貢一貫之理。謂五常百行人倫物理。紛紜雜揉。不可名狀。是可謂有萬而不同者矣。然一體該攝乎。萬有而萬殊歸乎一原。循其本而觀之。則

固一矣。卽其用而驗之。則是其本行乎。事之間。斯所謂一以貫之者也。聖人本知固不待多學而識。學者非由多學。則固無以識其全也。故必格物窮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諸約。及夫積累既久。豁然貫通。則向之多學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無二矣。子貢致知之功。已至。其於事物之間。灼然知夫理之所在。而不疑。特未究夫一之為妙耳。夫子當其可而問之。發其疑。而告之。故能聞言而悟。不遜于心。觀夫子於曾子之外。獨以告子貢。則其不覲等而施者。蓋

見矣。曰。此說亦善。○新安陳氏曰。彼以吾道冠。大矣。雲峰胡氏曰。集註於參乎。章引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是以天字釋一字。此章引謝氏曰。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亦以天釋一字。蓋天之於萬物。是一氣之貫。墮入之於萬事。是一理之貫。但彼之所謂貫者。曰汎應曲當。用各不同。是以行言。此由博學而識之說來。是以知言。况曾子之篤實。能方於行。子貢明達。能求其知。所以告之者。若不同。而所謂一者。未嘗不同也。○新安陳氏曰。彼以吾道冠。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衛靈

九

近譬堂藏板

于一以貫之之上。此自多學而識說起。而但云子一以貫之。可見彼言行。此言知也。顏曾以下諸子。天資之敏。學問之進。皆無如子貢。更觀其問性與天道。及子張篇末三章。稱孔子處。足以見矣。潛室陳氏曰。既是一貫。本不可分。知行只緣子貢以知識入道。故聖人從他明處。點化他。猶自領會不去。以忠恕而明一貫。驗得是行。以知識而明一貫。驗得是知。一貫固不可分。但向人語處入頭。各有塗轍。袁氏曰。曾子固一貫之說。即唯而無疑。固已深領聖道之妙。子貢雖未能如曾子之唯。而亦未始如門人有何謂之問。是則子貢亦致會于言下矣。蔡虛齋曰。天下無一人無有一貫底道理。何也。心之虛靈。知覺其衆理。而應萬物者。人所同也。雖聖人一貫。亦不過是全此簡理。其所謂質美者。明得盡。不見渣滓。而一貫之妙。在是矣。其次則必自格物致知。以至於知性知天。則亦能一貫矣。邵子曰。心為太極。一貫之謂也。學至一貫。則千端萬緒。隨取而隨得矣。雖不徇拘多學而識。而自無一之或遺矣。彼以行言。此以知言。行該

得知。知該不得行也。故曰曾子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精察非知。而何單言行知在其中矣。蓋聖人雖未嘗不博。然非止務博也。是知子貢博學者也。夫子博而約者也。不可以非也。字硬說聖人全不用博。聖人不專務博而未嘗不博。但有約以御博耳。呂晚邨曰。下學上達。博文約禮。夫子平生為誨次第如此。子貢平時多學而識。非錯做工夫也。到此須知一貫。則從前學識。方有箇一本會通處。正約禮上達之序也。註中積學功至。與曾子章真積力久。皆聖人鐵鑄定法。不可移易。或謂學識非一貫。或作一貫先而學識後。皆陽儒陰釋之說。○道理自少。生多。工夫必由多返一。○一以貫之。字正指所學所識。就這上見箇總統。關通一處。不是於學識之上。先別有一件東西也。正惟異端別有一件東西。看得世間。碾碎繁重。皆成外物。却要憑此件東西。起滅有無。不道打成兩橛。畢竟湊合不上。於世間一切有為法。顛倒錯亂。廢棄潰裂。識者謂其知一而不知貫。不知其一原不是。故不可貫也。聖人之一。即在多學而識處。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衛靈

十

近譬堂藏板

舍却學識貫簡甚麼朱子之言真聖人精識凡為先
 一貫而後學識之論者即為邪禪所陷溺入德之域
 也。○日以貫之則正在學識中指示簡貫通要約耳
 非令其空諸所有也。若不曾學識來一貫從何處說
 起。故凡以讀書窮理為支離務外者正是他貫不通
 處。其所以貫不通者其所謂一非也。○一貫多識不
 是兩件對著又不是將這貫去多識方未見得一
 貫時。只有多識及既見得後只有一以貫之耳。却不
 是多識外又曾一貫也。意惟夫子以之接引子貢
 程子以此之接引上蔡。再問游尹之徒。非不善學而不
 得及此者固知非口說濟事。亦非靜坐得來。○陸稼
 書曰。今人皆指此一為一心。未嘗不是。然須知這心
 是如何樣的心。又或指此一為一理。謂是此心之理
 亦未嘗不是。然須知此理是如何樣的。釋氏亦言
 心明季講學家如湛甘泉輩亦言體認天理。但彼所
 謂心所謂理。只指得昭昭靈靈的一段精髓。這箇如
 何貫得萬事萬物。聖人所謂心所謂理。是從萬殊處
 精煉來。是極實的。不是空虛的。所以便能貫盡萬事

萬物。這箇一在聖人身上。難以形容。故先賢都借學
 者之心推之。學者之心與聖人之心。只是生熟之不
 同。熟了便是一樣。故曾子以忠字當這一字。程子則
 謂言仁義亦得。仁是統體。義是分別。朱子則謂言禮
 樂亦得。樂統同。禮統異。以此推之。謂之敬亦可。敬者
 萬事之主宰。謂之誠亦可。誠者萬理之樞紐。忠也。仁
 也。樂也。敬也。誠也。總是一心。總是一理。但工夫未熟
 則不能貫。這是學者之一。不是聖人之一。工夫熟後
 則無所不貫。這就是聖人之一。故聖門以此作上達
 境界。必待學者工夫積累將有所得。然後告之。若工
 夫未熟。則只教之存養致和力。行存養是內一截。工
 夫致知力行是外一截。工夫故中庸致中致和。尊德
 性道問學。皆分作兩截。惟曾子精察力行。子貢多學
 而識。皆將有得故呼而示之。但子貢力行處尚未及
 曾子。故知處能貫行處未必能貫。夫子亦只從知處
 告之。子貢知處亦未能如曾子之把握得定。故必疑
 而始信。此則兩章之分別也。所謂未一貫前存養一
 截工夫。亦要看得好。不是精察力行多學而識之外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十一

近譬堂 藏板

另有一段存養工夫只是精察力行多學而識時一
段誠敬的心耳所謂主靜所謂致中亦只是於未發
之時畧掉提撕不專以此為存養故朱子註曾子一
貫章只說得精察力行註子貢一貫章只說得多而
能識有養卽在其中矣蓋存養致知力行雖是兩截
工夫却不是截然有兩箇時候總在一時但覺得內
自內外自外內一截工夫貫不得到外面耳到一貫
時則權度在我天下萬事皆雖不出外卽是內內卽
是外無兩截之可分矣夫子呼三子而問之者不是
要其於平日工夫外另做求一工夫另有易簡法門
只是要看其平日工夫曾到不曾到及其既聞一貫
之後曾子依舊仍去精察力行子貢依舊仍去多學
而識只是生熟不同始終並無兩樣工夫蓋今日學
者且去一心誠敬做精察力行多學而識工夫不必
預求一貫一貫是工夫熟後自然到的朱子所謂用
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是也不是另有工夫可以到
得○一貫忠恕有生熟之分一貫中又自有生熟之
分夫子知天命時已是一貫了到從心所欲則又加

熟若顏之卓曾之唯子貢之非只是知天命地位姚
江一派講學俱云一貫是初學入德事謂必先一貫
然後可學識其說似將一貫作朱子所謂存養看然
與朱子之存養又不同只是要捉住這箇昭昭靈靈
的精覓而已此是孤禪切不可從
○允洽柱曰書云精一易云易簡知聖學本是一貫
學者用功亦始終求為一貫若云先事多識後歸一
貫則是逐末徇流而不從本原上起見矣聖門豈有
此支離煩碎之教乎○或疑離却多識一貫終屬懸
空如有索無錢何能貫乎予謂滿屋散錢原在萬事
萬物上以一心之理會通事物卽所謂以索子貫錢
也若謂以一去貫多識是多識與事物又別為兩層
而大貫之道又須貫多識以貫事物終覺破碎矣此
姚江之學雖見非於世俗而實合於聖門者也○說
貴多識則先須多識而後有一貫仍是錯路中認取
道理不是從大本來說出體用一原之妙
○按註謂說見第四篇則知一貫之說無兩解矣又
謂彼以行言此以知言者以曾子原從力行上得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十一

近譬堂 藏板

而又以忠恕解一貫。則是就行上言之耳。子貢原從知上得手。而又因多學而識以語一貫。則是就知上言之耳。其實行處不缺。知亦斷不缺。行。朱子於第四篇註。既謂曾子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補精察於力行之前。此篇雖專論學識。然聖門工夫。知行並進。子貢雖於力行之功有所未到。而果於事事物物之中。各知其理之當然。則亦未有徒知而不實體之躬者。使全不力行。則真知皆寄於恍惚。又烏在其能學能識。而不可以一貫。語之哉。稼書謂子貢知處能貫。行處未能貫。自此以後。須兼力行用功。乃能至曾子地位者。似是而非。子貢之不及曾子。在曾子一聞便徹。子貢猶待疑問。上見非知已能貫而行不能貫也。曾子行處能貫。則知處能貫。可知。子貢行處未能貫。是其知處亦有未能無毫髮之疑在。勿太分也。○學曾問晚村。謂子貢平時多學而識。夫子答他。一貫正約禮。上達之原。豈前此全不用約禮之功乎。曰。博文便約禮。豈有前半生只博文。後半生乃約禮之理。隨博隨約。由少而多。由粗而精。只管博學。詳說自然。反到至

約上去。所謂步步下學。步步上達。將去不取。截然分爲二也。朱子講誠意章。謂自欺只是半知。半不知底人。講中庸守之不固。只是擇之不精。都是此意。人因此章以知言。遂謂子貢全不加力行之功者。謬也。○滄柱謂先事多識。後歸一貫。則是逐末循流而不從本原上起見。愚謂此說不但與朱子爲敵。直與孔子爲敵矣。孔子教人。必曰博文約禮。四教之目。文行爲先。若以用功始初。便只求一則。夫子教人。何不先把一貫提明。曰。此文禮中。皆有一也。皆要一以貫也。胡爲只待曾子真積力久。子貢積功至然後語之乎。豈聖人故秘之。而不以傳耶。且如渠說。子貢錯走路頭矣。凡錯走路頭者。愈錯愈遠。夫。子當於錯走之初。急急撥轉。他不當於愈遠之後。追趕也。若以爲平日急曾示。以此意。則此處之呼喚。沒味矣。又云。滿屋散錢。原在萬事萬物上。以一心之理。會通事物。卽所謂以索子貫錢者。謂求事物之理已先是一貫也。愚謂有一事之一。亦有統體之一。所謂一物一太極。物物共一太極也。但不知此事。物之理一會通之。而無

不盡耶抑逐事逐物推致之而始無不盡耶如一會
通之而無不盡滿屋散錢不消數得也一索子貫之
矣如必逐事逐物推致之而始無不盡則滿屋散錢
莫要箇箇經手數過乃可用索子耶然則一心之理
會通事物且看會得多少會得一事物則知一事
之一如何便得那統體之來此等書是一便是天命
緊處不可不辨得吾心本有此統體之一便是合天
之性多識後方會得統體之一便是復性便是合天
禎按多學而識之字與一以貫之字若指萬事
萬物而言然未多識時無從得貫故貫雖非貫多識
却即貫此多學而識之事物耳原無兩貫也○一貫之
解有主理說有主心說然分之則非也理人之心渾
然不通也參乎章註原自明白○陸稼書有此章最
實落但謂聖人所謂心所謂理是從萬殊處精煉來
是極實底不是空虛底亦有弊病蓋聖人之心至虛
至靈原具衆理而應萬事雖不從萬殊處精煉而本
體原自無虧但萬殊處却不放過所以虛靈之體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衛靈

主

近譬堂藏板

無不充滿而無欠缺也若徒萬殊上精煉則是外鏤
矣存養固只在致知力行之中然謂總在一時亦有
不盡然者如不睹而亦戒慎不聞而亦恐懼此却說
不得知亦說不得行也非敢好辨以聖學精微不敢
不體認耳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
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
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愠見發也

同大全雙峰饒氏曰夫子不日知道而日知德何也
德與道不同知在行先日知道知在行後日知德
知在行先則道未為我有猶未親切知在行後則此
道實為我有而知之也深既知得這裏而滋味則外
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孟子曰飽乎仁義所以不願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衛靈

古

近譬堂藏板

入之膏梁之味也。子路未能實有是德於已，所以纔絕糧便溫見。○雲隆胡氏曰：詳集註之意，不徒軍在知字而重在德字。蓋義理之味無窮，必實得於已而後真。知其味之實，不然賸皮之類非真知也。夫苟真知之，區區窮達豈足為欣戚哉。○南軒張氏曰：知德者鮮，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能真。知其味，夫子以此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慶源輔氏曰：聖門之學，不以徒知為尚，要在實有諸已。○覺軒蔡氏曰：夫子呼子路告以知德者鮮矣，之說謂義理有得於已，則死生禍福得喪自不能亂其所守，所以釋其溫見之惑。夫子當造次顛沛之實，所告門人弟子者，各隨其所蔽而開發，無以異於漆酒雍容講論之素。呼此其所以為聖人也。與○蔡虛齋曰：子路在聖門，號勇於義者，夫子嘗曰：乘桴浮海從我，其由然一為絕糧所困，尚爾溫見，況其他乎。信乎知德者之鮮矣。蓋子路之勇於義，是資質上來，若知德則必自學力上來，始見滋味。子路於細膩克已工夫，則未也。○路嘗有未行而知其曲折者，其未行而知其曲折者，只是得於傳

聞識箇方向耳。故學要真知。○王觀濤曰：此真知全為沉潛體認而入，非執意見任意氣者所能得。所以是知德。○徐岩泉曰：夫子疏水曲肱顏子簞瓢陋巷方

知德須就知幾免患上說

知德須就知幾免患上說。○揆此雖為溫見而發，然非欲其知幾免患也。纔絕糧便溫見，總是不能實得義理於已，而知其意味之實，故不覺觸着這窮裏面就動了。夫子所以呼而告之，欲其實得而深體則裏面滋味無窮。安有溫見之事哉。若徒就知幾免患上說，道理既淺小，又支離。○凡十理之得於已，謂之德。萬理之得於已，亦謂之德。但此德字却是眾理會歸之德，乃成德之謂也。若一理之有得於已，恐子路亦自能之。然非眾理無不實得於已，而知其意味之實，則裏面尚未充足，猶不能不以外至者為欣戚也。○註云：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似既有德，使不忠不知，故諸儒皆重德字。說然細想，子路生平勇於從義，而不能造德之精

微者都是知上。夫也。夫子不曰有德者鮮而曰知德者鮮。蓋亦以真知之難。而意味之實。不尋味其實。便已實有於己。便知其意味之實。能妙義。且子路生。未嘗不有所得之義。則未嘗不有所謂德。然他只得粗一層。故所謂中之知。亦短促。而無深長之味矣。後來在軀而死。其難。此知食祿盡節。而無深長之味矣。後來在軀而死。其也。北德字工夫。祖故知之意味。少也。要德字工夫。細賦一步亦須是知字工夫。先細膩一步。敢為諸儒更進一解。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

朱子異同條辨。論語卷十五。衛靈公。近警堂藏板。

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國問。恭己之為。聖人敬德之容。何也。曰。純敬不已。無真乎操修。自外觀之。見其恭己而已。籲曰。其無為而治之道。何也。曰。若是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有為而封山濬川。舉元凱誅四凶。非無事也。此其曰無為而治者。何耶。曰。卽書而考之。則舜之所以為治之迹。皆在攝政。二。十。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位。則書之所載。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雖書之所記。簡古稀澗然。亦足以見當時之無事也。曰。若是則其治也。乃時事之適然。而非恭己之效也。奈何。曰。固其時事之適然也。而舜又恭己以臨之。是以其治益以長久而不替也。若後世之君。常無事之暇。而不知

聖人恭己之道。則必怠惰放肆。宴安鳩毒。而其所謂

無事者。乃所以為禍亂多事之媒也。

同大全雙峰饒氏曰。集註分兩節。一節說聖人德盛

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此是衆聖人之所同一節。

說舜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衆職。故尤不見其有為

之迹。此是舜之所獨。詳舜與無憂者。其惟文王乎。臨

似。○新安陳氏曰。人。不見其有為之迹。可得見者。臨

御敬德之容耳。胡氏謂敬德之容。由外而知其內。是

也。○蔡虛齋曰。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見其內。實

無所為也。語意與堯之德不可名。所可見者。其功業

文章巍然煥然而已。相假。○恭己以敬之見乎外者。

言。故曰敬德之容。敬德二字。就在內。而說箇無為而

治。下文又言恭己正南面而已。蓋其為治之迹不可

見。而惟敬德之容為可見也。○曰無為而治者。其舜

也。與未必其他聖人。皆擾擾然有為也。有為則非聖

人矣。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又未必其他聖人。皆戚

戚然長憂也。有憂則亦非聖人矣。要皆舉其尤者言

也。呂晚村曰。此章當重紹堯得人說。不是不重無為

說。極盛故尤其無為也。要之能紹堯能得人處。正是德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衛靈

夫

近譬堂

之德。德已協帝。更不消說。而舜又適當上下際會之
極盛。故尤其無為也。要之能紹堯能得人處。正是德
說際會。便是說德盛。○堯豈易紹。禹臯諸人。豈易得
能紹能得此。便是聖德淵微。說時遇。正是說德也。堯
亦同此德。而前無可承。禹亦同此德。而後來難。並惟
舜適當極盛。更難得。故夫子嘆之。玩其舜也。與語氣
是更無他人可及。意玩何哉。而已矣。語氣是只消得
如此意。蓋止說聖德重恭己。則都說不去矣。註語體
貼極精。若云帝王皆以敬德為本。此又別一語。與非
此章之旨也。此章只重無為。恭己。每乃極寫無為之
狀耳。○恭己正南面。是夫子極意形容無為之象耳。
其追原無為之本也。玩夫何二句。虛字語氣自從。故
註論乃云。恭己正無為之主宰。則而巳矣。三宰如何
俗說。乃云。恭己正無為之主宰。則而巳矣。三宰如何
說得恁輕。癡人前真不得話。夢也。○恭己正南面。五
字。出作一容字看。故註云。人之所見如此。有謂恭己
卽無為。又有謂恭己所以無為。皆將恭己二字。誤看
做精微。夫既為精微。豈人所能見乎。且與上句。夫何

為哉未句而已矣語氣不合此所謂求深得淺也
辨按註德盛而民化不待其自所作為見舜之德之
至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尤不見其有為之
迹見舜之遇之隆惟德盛民化不待有所作為故恭
巳正南而惟紹堯之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恭巳正
南之外不消添着一事也恭巳正南固只是敬德
之容不可推作無為之本然容不離德故胡氏謂敬
而舜又恭巳以臨之是以其治益長久而不替故知
恭巳止敬德之容雖不可推作無為之本而其所以
德盛而民化者原非寓於其中則所以恭巳之實亦
何嘗非無為之本乎晚村只見得字邊於或問之說
尚欠體貼○學曾問何故而已矣語氣似但言其無
為而未及其無為之本曰聖人心中贊其無為心中
便已想見其無為之妙其得箇舜如何內外存兩
箇又如何贊他遇之隆便恁了他德之盛如此則但
當日正南面而已矣又何必下恭巳二字乎此一段
會心非明者未易語此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公

七

近譬堂藏板

顧按既云無為而治矣又曰夫何為是從無為中想
其為不過可見者此敬德之容也外面得人任職既
不待有所作為裏而篤恭淵微又自不可測識一句
內兩意都包○德盛自德盛遇隆自遇隆他聖人不
能兼而舜兼有之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而難及也
分明兩意而呂晚村謂能紹能得便是聖德淵微說
時遇正是說德則又欲混而為一夫他聖人之德亦
無不能紹能得者舜知妙於得人在紹堯之先而既
紹之後則安然無事也時遇如何可當德即離子紹
堯得非何也豈無化民之盛德乎世人反宗之而莫
覺其非何也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或問此章問答行字之意皆猶曰不行於妻子之行
而范淵楊氏乃皆以為身不行道之行者非也
辨捌達是行無不得行亦是通行無礙以下行矣行

乎哉然後行三行字證之。而知其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子祿問達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

為州

則恐有拘迫之患

同大全雙峰饒氏曰凡事詳審不輕發是篤底意思戒謹恐懼惟恐失之是敬底意思篤自篤敬自敬問言思忠信言而有信此合忠信來言上說如何曰忠信多訓實忠是由於心者信是見於事者如曰裏如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衛靈

大

近警堂藏板

此說心下不如此是不忠也口裏如此說驗之於事却不如此是不信也忠是前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若前一截實後一截虛便不可○蔡虛齋曰行舉其遠見其無處不可行也不行舉其近見其無處而可

行也○行篤敬者篤則不薄敬則不苟也

恐失之是敬底意思將篤敬看做兩者朱子謂篤有厚重深沉之意敬而不篤則有拘迫之患則是篤敬二字連說正如南軒敦篤於敬之謂饒氏又謂口裏如此說心下不如此是不信將忠信分心與事看但篤敬皆

行說則篤不離敬然既有敦篤之意而又存戒懼之誠正意正不離忠信皆貼言說則信不離忠然既貴不二於心而又貴不欺于事二意亦須兼盡也

雖蠻貊之邦行矣雖州里行乎哉兩雖字原是推其極而該括之辭忠信篤敬便行不忠信篤敬便不行正見是鐵板不易道理

顧按饒氏不輕發只得朱子深沉意而畧厚重一邊

蒙存等書對刻薄者言。又只得朱子厚重意而各添
沉一邊。故惟朱子解篤字爲完備。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興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言與
我相參也。衡輒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不忘隨其
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
一行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或問 尹氏此諸說最爲平實。然拳拳服膺之說。以言
其所以至於見其參前倚衡者。則可直以是爲參前
倚衡之事。則不可。蓋拳拳服膺者。不忘乎忠信篤敬
也。參前倚衡。則服膺之熟。而自不能忘乎是耳。抑夫
子此言。正欲發明忠信篤敬必積累久遠而後有成
功。非可以一朝一夕僥倖倉卒而冀其效也。其旨深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衛靈

十九

近譬堂藏板

矣。

附 朱子曰。參前倚衡。只是見得理如此。不處。是有一
塊物事。光輝輝在那裏。○此謂言必欲其忠信行必
欲其篤敬。念不忘。而有以形于心目之間耳。

或問 尹曰。見其參於前。倚於衡。拳拳服膺之意。子張
於忠信篤敬有未盡焉。書諸紳。則欲事斯語也。

同 大全新安陳氏曰。忠信篤敬。乃言行當然之理。工
夫全在忠信篤敬念不忘八字上。惟念念不忘於
心而後常如有見於目。忠信篤敬。吾心此理也。則里
之人與蠻貊之人亦皆吾心此理也。盡吾之心。則通
乎人心。雖遠而可行。不盡吾心。則無以通乎人心。雖
近而不可行矣。○呂晚村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
興則見其倚於衡也。兩其字指忠信篤敬。夫然後行
仍在言行上驗取。蓋上節指所以行之本。此節指所
以豫立。此本純熟工夫。時解離忠信篤敬。只說箇心
字。行字若便縱橫由我。盡落禪窟矣。○兩其字指忠
信篤敬。兩見字指其存注用功。兩則字也。字。夫然後
字。指其工夫到極熟處。或將其字看做心字。或看做

言行字便與狐禪參語頭相似全理情謬矣

異潛室陳氏曰參前倚衡不是有箇外來物事何見

忠信篤敬坐立所見要常常目在之耳此是學者有

誠工夫令自家實有這箇道理鎮在眼前不相離去

○蔡虛齋曰參前倚衡是說未行未言之先能如此

夫然後言自然忠信行自然篤敬而蠻貊可行也參

前倚衡只是此心不忘到處相隨之意夫然後行意

謂言忠信行篤敬而蠻貊之邦可行者豈可以襲取

而強為之哉○上一節據見在說出兩端下一節乃

效以下工夫

辨揚朱子或問明云拳拳服膺者不忘乎忠信篤敬

也參前倚衡則服膺之類而自不能忘乎是耳可見

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二句指用功

純熟之後隨其所在而著見其理非立時要見其參

於前在與要見其倚於衡如此用功也或曰朱子何

故不作用功說曰立便要見忠信篤敬參於前在與

便要見忠信篤敬倚於衡這便如強把捉來相似且

忠信篤敬原不是一塊甚物事如何要教他參前倚

衡惟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到得操存之久則隨

其所而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矣曰若

日常若者念念不忘自若見之也常者不立不在與

此念亦未嘗忘則亦未嘗無所見而特偶舉立與在

與言之也雖欲離之不可得皆形容極熟之意○夫

然後行不是如此而自能行正見必如此而乃可以

行是難之之辭是難緊子張工夫必到純熟而後可

或曰註中却下自然二字何也曰朱子已將自然二

近譬堂

藏板

三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朱子

異同

條辨

說工夫口反其不忠信者而忠信反其不為敬者而為敬便是用工夫處只要念念不忘以積累之

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程子曰學要觀
辟近裏著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
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卽此
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
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三

近譬堂藏板

是私意。尺欲之未消者。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渣滓
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渣滓便與天地同體處存不善未
禮為仁已是渣滓復禮便是天地同體處存不善未
嘗不知不善處是渣滓顏子三月不違仁既有此
外便未可知如曾子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
信傳而不習是曾子渣滓處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
信著是有些渣滓處只是質美者也見得透徹那渣
滓處都盡化了若未到此須當莊敬持養旋旋磨擦
去教盡

同雙峰饒氏曰書紳見他佩服之切子張到晚年儘
切實如言執德不弘之類可見。○新安陳氏曰書上

文夫子所言於紳也

辨按上節註先下念念不忘句方說隨其所在常若

有見以用功在不忘也此節註曰書之欲其不忘也
益惟恐或忘而欲其不忘故書之於紳以示提撕警
覺之意與參前倚衡常若有見者迥別時解謂卽參
前倚衡之意者大非。○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
此如說生知一般氣質本清明義理自然昭著胸中

更無一毫私意有甚渣滓不渾化忠信篤敬念念不忘正仰所謂莊敬以持養之也莊敬持養不是不用亦未嘗不莊敬只明健之資消融渣滓易不消更說莊敬持養仲弓主敬行禮亦未嘗不克已只消融渣滓難不能一克便克而却要莊敬持養積漸消磨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鱗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家

語

國問尸諫之說曰按家語齋靈公不用蘧伯玉而任彌子瑕史魚諫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宜置尸闕下其子從之靈公弔而問之子以父言告公曰是寡人之過也遂命殯於客位而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衛靈

三

近譬障藏板

進伯玉退子瑕此其說也

同新安陳氏曰舉此一事可見其餘

蔡虛齋曰此兩句重在那無道如矢下兩句重在那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如矢言直也問尸諫一事只見他無道如矢何以見其有道亦如矢曰無道尚如夫有道有不如矢者乎蓋不難於有道之如矢而難於無道之如矢也

淵按此章兩箇邦有道兩箇邦無道都是懸擬之辭二子俱仕靈公蘧伯玉繼任獻公皆非有道之世有道也如矢無道也如矢總見不以時勢難易而變其節合來只成一箇直也集註引不能進賢退不肖為說見既死猶必欲行其直道非準此邦無道半邊說也論史魚之直亦不專在諫上凡事若皆是如此蒙引不但貼煞諫並貼煞無道半邊不可從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卷收也懷藏也

如於孫林父甯殖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
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
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
得也。

或問諸說如何曰楊氏至矣然學者亦當知伯玉所
以如此蓋其德性深厚循理而行自然中節初非規
規然務為缺憾而預為可以卷懷之計也范氏大意
得之謝氏所謂愛君者善矣然專以明哲保身為說
則亦有未盡也夫君子之出處一於義而已極罪
有計較利害之心也然一不中節而失於激計之過
則在已固為未合於義且雖曰愛君而或反陷其君
以殺臣之罪其所以不取過於為直亦不專為保身
計也侯氏謂史魚知直而不知權而不知權史魚之事於君臣
之正亦或小失之非獨不知權而已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三

近世

論語問諸儒以為史魚不及蘧伯玉如何曰試將兩
人對換說看如何直固是好然一向直便是偏豈得
如蘧伯玉之君子

論語大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
食皆服而執日肝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
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加威孫蒯入使公飲
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
忘我矣弗先必死并孥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
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
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蘧伯玉
公使子鱗子伯子皮與孫子黑於丘宮孫子鱗殺之
四月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林父甯殖相之二
十年甯惠子卒二十六年衛獻公求復甯甯喜曰苟
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瓊不
得聞君之出故聞其入遂行五月甯喜攻孫氏克之
殺子叔故書曰甯喜弑其君劉宗罪之在甯氏也孫
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甯會衛
侯衍復歸于衛○新安陳氏曰史魚之直不踰布道

無道而變治世雖可行亂世欲卷而不可得矣
有道則仕無道卷懷近於夫子之用則行舍則藏
註以為由處合於聖人之道蓋為此也○卷懷皆指
此道而言引此事以為證○南軒張氏曰史魚只可
謂之直能伸而不能屈本盡君子之道若伯玉則能
因時屈伸故謂之君子○胡氏曰直者德之一端君
子者成德之名

蔡虛齋曰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味一可字則史
魚邦無道如矣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卷而懷
之之字不必指道以言也言欲身而退也不曰邦
無道則卷而懷之必曰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然則
史魚為傷於直矣可之一字端不虛下可字亦似能
字意

辨按則仕不是空空虛任卷懷亦不是空空虛懷都
有箇道在之字斷非虛下虛齋之說非是○靈公原
不算有道之世伯玉却已待矣靈獻同一無道之世
伯玉亦未嘗卷而懷也可見有道只是安常無變故
時無道只是有大變故時耳可仕則仕可懷則懷只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衛靈

吾

近譬整藏板

是出處之大端不失與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兩
則字缺不同蓋出處雖合於聖人恐未必如聖人之
從容自然不假安排也看卷懷上着一可字便有斟
酌蒙引以可字對史魚之不能卷懷說亦非史魚之
不能卷懷是言外意非聖人言中意也本章無品論
二人高下之意亦無交互對勘之意直哉君子哉兩
哉字皆極稱而贊嘆之辭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或問此章之說謝氏庶幾得之但專以教人為言則
亦太拘而於事理亦有所未盡耳

精義謝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則後知何賴於先知不
可與言而與言則強聒而不受不知者則必有一于

此矣
大矣勉齋黃氏曰不與之言不知其可與言也與

之言不知其不可與言也故惟知言不與人亦不夫
言○新安陳氏曰惟知者為能知人知其人之可與
言或不可與言不知人則當語而默當默而語非失
人則失言矣○蔡虛齋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不知
其可與言也非智也不與言而與之言不知其不
可與言也亦非智也故曰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觀
此章者其則王不在於語上而在於知人欲知人
則在居敬窮理看書都要如此○先滄桂曰知者知
人之可與言即言知人之不可與言即不言語默之
當由於知人之明歸重知人乃章中正有但須知不
失言內含得知人意非不失言即在不知故下句特提
出一項也○上文失人失言病在不知故下句特提
出知者此即昏蔽者說不辨過察者說
呂晚村曰失人失言原與兩字謂亦字側重非也
但兩句總為言而發欲其語熟者當則亦字是急連
上句併說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三

近譬堂 藏板

於事理有所未盡則知此章之說所該者廣比在
上句併說

共謀共為者皆是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當下便是失
人非謂再求一可與者而不可得也不可與言而與
之言當下便是失言非謂追悔之而不能也或與之言
不可與言是覺成存簡人在我不與之言或與之言
總是無知人之明所以失語默之節下歸重知者正
見存知人之明所以失言失言之病不失人所以不與
分承上文自應平說人不解着眼知者之所以不與
上故有合併之謬也
顧按看來與之言不與之言只是計議商榷之言
若自己實有所見而後告語於人則見理明瞭之言
不知而存失人失言之咎乎可與言而不與之言是
如君子可與共事而不可與之謀一與之言而與
之言只如小人不與共事而與之謀一與之言而與
之君子而尚失人失言則所施者無益乎謝謹
可一從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衛靈

美

近警藏板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惡。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或問 志士仁人之分何也。曰。楊氏之說得之。若侯氏遂以志士為仁人。則非矣。曰。其謂殺身成仁。義也。非仁也。奈何。曰。仁義一體。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以仁決者。有以義決者。以仁決者。此章之言是也。以義決者。孟子論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也。蓋仁人。不以所惡傷所好之體。義士不以所賤易所貴之宜。

語類 仁者只是吾心之正理。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須知道求生害仁時。雖以無道得。雖死却得此理完全也。○問。死生是大關節。要之工夫。却不全在那一節上。學者須是於日用之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卽於義理之安。然後臨死生之際。庶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到臨大節。未有不可奪也。曰。然。○曾見人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時。何暇更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為死便是生。便是不過就一箇是。故伊川說。生不安於死。至於全其性命之理。乃是旁人看他說底話。非是其人殺身時存此意也。若如此。則是經德不回。所以于祿已。

精義 程子曰。但看生與仁孰重。天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人莫重於生。至於捨得死。道須大段好。如生也。曰。既死矣。敢問好處如何。曰。聖人只睹一箇是。同大全。胡氏曰。當死而死。於理為是。於心始安。故謂之成仁。然必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慷慨就死。成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毛

近警堂

德之人從容就死也。○雙峰饒氏曰：仁人與仁為一，仁為我有矣。志士與仁猶二，但有志於為仁，仁人者自然無求生害仁，有殺身成仁，志士亦能勉而為之。此于是仁人，豫讓張巡是志士。○新安陳氏曰：志士志於仁而勉行，求及仁人之安行，然不以生死動心而虧此仁則一也。○汪氏曰：程子是固夫子之言更推出實見二字，謂必先能真實見得死便定是，不死便定不是，方肯甘心就死，以成就這箇是。若不曾真實見得定，令如此，則必不肯甘心就死矣。此又推聖人所以克此之意，以曉人也。○慶源輔氏曰：志士於此二者，克之者也，仁人於此二者，安之者也。心與理一理當死而後生，則拂於天理，忍於善道而傷害於吾仁矣。心之德節，所謂仁也，理當死而後生，則吾之心順適而無傷，吾之仁亦全而無闕矣。○潛室陳氏曰：謂之成仁，則必如是而後，天理人倫無虧欠處，生順死安，無可悔憾，當此境界，但見義理而不見己身，更管甚名譽耶。○新安陳氏曰：志士仁人，能得實理于心，方能有實見，實見得是，箇非方能殺身成仁，以成就箇是，而不求生害仁，以成就箇非也。○問殺身成仁與舍生取義何別，曰：仁義一理耳，仁以內之存心言，義以身之大節言，成仁包得取義，取義卽所以成仁。孔子就本心安適處言，故曰成仁，孟子就切身斷制處言，故曰取義，其為成就一箇是，則一而已。所以程子於此，謂實見得生不重於義，可見仁與義一理也。○蔡虛齋曰：同一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只是在志士則為勉然，在仁人則為自然。志士利仁者也，皆非死生所能怵之也。○心之不安處，便是害其心之德，心安德全，所謂仁也。朱子曰：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爭箇安與不安耳。然心之所以安者，理也，所以不安者，非理也。○兩段字不要用力字解。○殺身以成仁者，非不得其死，求生以害仁者，亦非考終命。

○大全鄭氏舜舉曰：志士不以生死為懼，仁人則明死生之理，唯曰不懼，則未免于徒死，故以志士仁人兼言之。

○按：生死者，人之大節，於此關頭，不能打破，纔是未

嘗見得一箇是也。曰：無求生，日有殺身，正是就。說時解謂只是見得以仁為主，不限定不生而死。非本章正解。○志士仁人，却該生，平言不指臨時。註云有志之士，非徒以其有志於殺身成仁也。蓋平日是有志於仁之士，亦會着實用工夫來。惟凡事皆必當乎義理，故生死之際，能見得一箇是也。蒙引謂仁人是仁者安仁，志士是知者剛仁。極看得好。○程子謂實見得是，實見得某補實見字於前，最見綱蓋。仁人體行純熟，與仁為一，固自然無不真。知志士若不是實見得，如何肯殺身以成仁？故或從容就死，或慷慨捐軀，而其為實見得則一也。○學曾問分明說殺身以成仁，朱子知謂何般更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是如何？曰：總不必着力以字嘗下，只是一箇無求生有殺身到得無求生，自不害仁。有殺身自是成仁。故曰：只是成就一箇是，不更思量全性命之理。是如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天

近譬堂

顧按註下一安字精細，此時只爭一箇心安，不心安仁只是心之德，故心不安便害此仁心。安便順此仁。若志士仁人胸中此時橫着一箇要成仁種子，便是要借此成各便，是意計之私矣。○語類云：學者日用之間，不問事之大小，皆欲即於義理之安。然後臨生死之際，庶幾不差。若平常應事，義理合如此處，都放過臨大節，未有不可奪其理極透，但愚見臨大節不可奪，只是綱常各教大端處，不苟似易平常日用。不問事之大小，皆即義理之安，却難此中有粗細之分。故殺身成仁，志士仁人皆可能之，若不問事之大小，皆即義理之安，則仁人能之，而志士未必能矣。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謂子貢，不若已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程子

曰子貢問爲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爲仁之資而已

論 大夫必讓事其資者士必友其仁者便是要琢磨勉勵以至於仁如欲克己而未克己欲復禮而未克己復禮須要更相勸勉乃爲有益○問子貢問爲仁何以答以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曰也是箇入友之方又問事與友孰重曰友爲親切賢只是統言友徑拈仁上說

同 大舍勉齋黃氏曰大夫言賢已身於行事者也士言仁方見於脩身者也○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已者處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晉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焉○慶源輔氏曰事大夫之賢者則有所觀法而起嚴憚之心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无

近譬章 藏板

友其士之仁者則有所切磋而生勉勵之意則其所以爲仁者力矣○新安陳氏曰嚴憚指事大夫之賢切磋指友士之仁○汪氏曰此專挑爲字發明之問意重在此字故夫子答之只從此字發明其意也○新安陳氏曰資者助也○蔡虛齋曰凡問仁者要其成也若問爲仁則是求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呂晚村曰五器字對下大夫士上利字對下賢仁子貢結駟連騎所少非大夫士也未必事賢友仁耳故夫子進之○無地不求嚴憚切磋之益○止嚴憚切磋之心便是爲仁處○聖人言語定是徹上徹下事賢友仁固是先資之具然嚴憚切磋收攝得此心不走作處便是甚事故事友與爲仁爲仁與仁字有層次無內外也

辨 按不得利器則不能善其此只是大槩說耳今於

利器中間着一其字則利字是活字不是死字曰先利其器者正見雖存利器不能不養而純也事大夫之賢友士之仁斷不可不事不友是必字中意只居是邪而便事之友之是先字中意也涵養漸漬正爲

仁要義世人看書不仔細乃反失之。○子貢結連騎不無所事。但非大夫之賢耳。不無所友。但非上之仁耳。此兩之字。所以要着。方也。然子貢所交遊之中。亦不乏大夫之賢者。但未必問知所以事之耳。亦不乏士之仁者。但未必問知所以友之耳。此兩其字。所以要着。力也。○學曾問事友本兩平。朱子却謂賢只是統言。友徑指仁上說者。何也。曰。大夫之賢。見於政事。幾務者居多。士爲仁。修身以純。其德只好做箇榜樣。若士之仁。後來便可成我之仁。故曰。友爲親切。卽嚴憚。只是有敬畏之心。勿差。正是着工夫處。士之仁者。我友之亦未必不越嚴憚之心。若大夫之賢。他自有國政。我雖事之。斷不能與我相切磋也。

○顏淵問爲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

論語 顏子於道理上不消說。只恐它這制度尚有欠闕。故夫子只與說這箇他這箇。問得大答。得大皆是。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子

近警堂藏板

大經大法。兼用說顏子坐忘。是他亂說。又曰。顏子著力做將去。如克己復禮。非禮勿視聽言動。在它人看。見是沒緊要言語。它做出來。多少大一件事。又曰。顏淵爲政。其他如敬事而信。節用愛人。與夫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之類。更不用說。所以斟酌禮樂而告之也。○問顏淵問爲邦。此事甚大。不知使其得邦。家時與聖人如何。曰。終勝得孟子。但不及孔子。此問莫有緩之。斯來動之。斯和底意思。否。曰。亦須漸有這意思。又問。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此是孔子自承當處。否。曰。固是。惟是孔子便做得。它人無這本領。當不得。且如周代之禮樂。惟顏子有這本領。方做得。若無這本領。禮樂安所用哉。所謂行夏時。乘商輅。服周冕。舞韶舞亦言其大畧耳。

附 大全朱子曰。顏子之問。有二。一問仁。一問爲邦。須

從克己復禮上來。方可及爲邦之事。

同 林次崖曰。此章當與顏淵喟然嘆。友問仁二章合看。此是王道。彼是天德。有天德然後有王道也。

異 呂晚村曰。此與克復章正好參看。與顏子言天德。

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與之言正道則曰行夏之時
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都是說到盡頭處不
是說主要入手處要之非本領盛大用他不著也不
暇說至此○仇洽柱曰常說俱因顏子有王佐之才
故問及為邪却是自負矣恐尚不像顏子氣象似主
顏子欲觀天下經世事業故問及此尤為的確
也豈顏子有王佐之才獨不可問及為邪乎但既有
王佐之才則已可以為邪天德王道豈是兩截工夫
今復問為邪只在事為綱度上恐未盡善無弊故聖
人舉四代禮樂以告之○克已復禮章是天德此章
是王道固矣但謂都是說到盡頭不是說主要入手
則非蓋非禮勿視聽言動分明是下手條目若此章
則因其道理都理會得但就其欠缺處告之耳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衛靈

三十一

近譬堂
藏板

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
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止商以丑為地
正周以子為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
為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謂夏小
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
顏子也

商周

商周之改正朔何以不如夏時之得其正也曰

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為建子然猶潛於地中而
未有以見其生物之功也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
是叶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是
為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者言之未
有知其所由始也至於商周始以征伐定有天下於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三

近警堂藏板

是更其正朔定為一代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
 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
 則收歲之義不明而凡四時五行之序皆不得其中
 正此孔子所以考論三王之制而必行夏之時也
 論語行夏之時行夏小正之事又問行夏之棘曰前
 輩說多不同有說三代皆建寅又說自五帝以來便迭建三
 無建丑者劉和夫書解又說自五帝以來便迭建三
 正不止於三代其引證甚詳據皇極經世亦起於子
 他以幾萬幾千年為一會第一會起於子第二會起
 於丑第三會起於寅至丑止第五會處地氣方凝結至寅止
 天氣肇於子至丑止第二會處地氣方凝結至寅止
 第三會人物始生耳蓋十一月斗指於子至十二月
 斗雖指於丑而日月乃會於子故商正周正皆取於
 此然以人事言之終不若夏正之為善也○楊尹叔
 問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如何曰康節說一
 元統十二會前而虛如子丑兩位至寅位始紀人物
 云人是寅年寅月寅時生以意推之必是先有天方
 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出人物來○問天開於子

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曰此是皇極經世中說今不可
 知他日以數推得是如此他說寅上生物是到寅上
 方有人物也有三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十二萬
 六百九十年為一元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自十二
 而三十自三十而十二至堯時會在巳午之間今則
 及未矣至戌上說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物矣問
 不知人物消磨盡時天地壞也不壞曰也須一場鶻
 突既有形氣如何得不壞但一箇壞了又有一箇○
 至之問康節說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是不
 日模樣也是如此經世書以元統會十二會為一元
 十萬八百年為一會初開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
 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初
 開未有物只是氣寒及天開些子後便有一塊查滓
 在其中初則濬軟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而下便似
 漫出來模樣淳淳以每常見山形如水漾沙之勢想初
 間地未成質之時只是水後來漸漸凝結勢自如此
 凡物皆然如鷄子殼之類自氣而水水而質尤分曉
 曰是淳問天有質否抑只是氣曰只似箇旋風下面

軟。上面硬道家謂之剛風。世說天九重分九處爲巖非也。只是旋有九重。上轉較急。下面氣濁較暗。上面至高處。至清且明。與天相接。淳問晉志論渾天以爲天外是水。所以浮天而載地。是否。曰。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某五六歲時。心便頓。簡簡天體。是如何。外面是何物。○周問三正之建不同。如何。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蓋至子始有天。故曰。天正。至丑始有地。故曰。地正。至寅始有人。故曰。人正。康節分十二會。言到子土。方有天。未有人。到丑土。方有地。未有人。到寅土。方始有人。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故三代卽其始處。建以爲正。

附朱子曰。所謂行夏之時者。蓋由歷數以來。授時之法。如堯典教民。學者。至夏而悉備也。諸家之歷久而皆差。惟夏小正之書。授時爲無差。故曰。行夏之時也。**同**吳氏程曰。西山蔡氏推邵子經世書。謂造化之運。大而元會運世。小而歲月日時。其致一也。天地始終。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元統十二會。猶歲統十二月。至於會統三十運。運統十二世。亦猶月統日。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三

近譬堂藏板

日統時也。一會三十運。爲三百六十世。計一萬八百年。首會爲子。而天開於子。半次會爲丑。而地始闢。又次會開物於寅。而人始生。今當午會爲一元之中。開數萬年之後。閉物於戌。則不復有人。至亥則周十二會。以終一元。而天地混矣。終則復始。循環不窮。天地再造。又如此矣。○記禮運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吾得《坤》時焉。○夏小正。夏時書。名。今存戴德註。○雙峰饒氏曰。行字兼令說了。古人每月有政令。觀夏小正可見。行夏之時。不特改正朔。乃是兼每月政令行了。所以集註說時之正。與其令之善。以堯曆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推之。亦是夏時想夏之前。皆用建寅之月。至湯始改以新天下之觀聽。○問春秋書王正月。是以十一月爲春。如何。曰。然天時參差。自是周制。夫子不敢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又見得合用夏時。方與天時常對。此是夫子微意。○問集註斗柄初昏建寅之月。何獨取初昏爲定。曰。天象難捉摸。只有初昏可見。月已落。星初明。於是時推測。方有定。若其他時候。周流四方。無

可捉摸地測星辰謂用初昏測日景却用日中
氏伯疇曰按四時改易冬不可以為春之疑今亦
在多辯但以天子行夏之時一言證之足矣夫時之
一字非但指正朔月數而言必是指春夏秋冬四時
而言甚明既有所謂夏之時則必有所謂商之時周
之時矣顏子謂為邦夫士欲其行夏之時則是當時
所行未必是夏時也夫是夏時非周之時而何夏之
時以建寅之月為春則周之時必以建子之月為春
矣若周之時春亦建寅無以異於夏時者則又何以
必曰行夏之時為哉○蔡虛齋曰半納於夜初昏隨
十二月分各指十二月辰位建者故也兩之所豎也
令之所謂月建是從此上來以初昏為酌○人生於寅物與
一夜周十二辰位但以初昏為酌○人生於寅物與
人同生若生人未生物人亦無所養而隨死矣此獨
言人者時以作事於人為切况人亦物類之首者言
人則物在其中矣○呂晚村曰春王正月謂夏時冠
周月畢竟不離常朱子斷以建子稱春天子正是謂
他不順故欲改從建寅耳一語直破紛紜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衛靈

三

近譬堂藏板

○蔡虛齋曰夫敬授人時者古聖帝明王所以敬天
勤民之第一件事也故夫子首以行夏時告之取其
時之正者以其為春令之首月於時為正也令之善
者三陽開泰協風乃至景候善也饒氏之說不可曉
○林次崖曰按春秋春王正月胡傳云前乎周者以
丑為正其書始卽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
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漢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
月則知時不易建子非春明矣乃以夏之時冠周月
何哉愚按建子非春謂周正建子之月於時為仲冬
非春無疑也以夏時冠周月者夏時歲首在寅為春
依周時當書冬正月今日春正月者是以夏時來冠
周月也依此說則是改冬為春春為夏夏為秋秋為
冬也蒙引主其說引史氏伯疇之說愚謂此說辨他
未倒何也蓋所謂行夏之時乃以寅為歲首之時不
是以寅為春之時也○伯疇之說以寅為歲首以寅為春固
未相礙也曰行夏之時者是以寅為歲首以寅為春固
未相礙也曰行夏之時者是以寅為歲首以寅為春固
疑集謂怠棄三正夏初已有是言繼迭建焉不遇朝

觀會同燕饗祀告額朔授時之類以其正朔行之
於紀時之類則以寅為首亘古今不得而易其
有理可據或謂若依其說當書曰元年冬十有一
如商元祀十有二月今不然者為可疑愚謂元年冬
十有一月者周之舊文也按元年於正月者此孔子
損益周之交所謂立法創制裁自聖心者也或謂係
此則即位本在十一月不當移之正月愚謂國君已
定位於初喪逾年改元而書即位者乃有告廟臨群
臣之禮緣始終之義非實至是始即位也仲尼欲行
夏時故變周之交移元年於正月緣始終之義而書
即位蓋少移書廟臨群臣之時以從吾行夏時之志
而初不失乎即位之實此聖人用權制度之妙用所
謂旁行不流者以是為說視改冬為春改春為夏之
說似賢之遠矣姑記於此以俟習者評焉

改歲之義不明則非令之善可知矣凡四時五行之
序又皆不得其正則時之不正又可知矣有是月便
改歲之義不明則非令之善可知矣凡四時五行之
序又皆不得其正則時之不正又可知矣有是月便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公

壹

藏板 近警堂

有是月之令有是四時便有是四時之令王者號令
總以乘時為大時之正斷指建寅為春令之善斷指
乘時作事雙峰之說確有可據虛齋以景物之善為
令善不可從○商周改時改月與改月不改時與時
月俱不改之說紛紛聚訟然聖人作春秋首書春王
正月其必據實直書無疑若如胡安定以夏時冠周
月則是聖人擅改玉制僭竊極矣又何以正天下之
僭竊乎乃存疑謂孔子損益周之文為裁自聖心又
謂少移告廟臨羣臣之時以從吾行夏時之志真可
謂誣聖之至○冬至一陽生故建子之月亦可以為
春然而萬物伏藏生物之功未著也至建丑之月雖
二陽漸長而時值大寒之候人事未可以為將謂
陽氣已生為春則當改歲於子矣將謂萬物發生為
春則已當改歲於寅矣此商人之建丑地正所以為改
歲之義不明也惟夏以寅為人正三陽開泰協風乃
至萬物皆有向榮之意以此為春則其德為元其令
在木一時正而四時之序皆正矣非時之正而何且
五寒之時萬物退藏而以為一歲之首將令之乘時

作事則既非人事之宜將令其收斂伏處則交非王
者更斯之義惟寅爲人物既生之始可以乘時而有
功以此爲歲節而令民作事則皆存煥然更斯勃然
震典之象非令之善而何○原天地生人之初既在
於寅則前此萬物未生天地尚靜而不動無許多事
只到寅人物乃萌動此寅爲生物之首故當爲歲首
而可作事之一證也以一書夜之卦言之到寅時方
向於明纔可作事于丑雞鳴尚無可爲此寅爲一日
之首故當爲歲首而可作事之一證也

乘殷之輅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爲車而已至
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
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樸素渾堅兩等威已辨爲質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第五衛靈

美

近警堂藏板

而得其中也

或問周輅爲過後何也曰夫輅者身之所乘足之所
履其爲用也賤矣運行震動任重致遠其爲物也亦
勞矣且一器而工聚焉則其爲費也亦衆矣取用而貴
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易壞費廣而又增費
之則傷財周輅之所以爲過後與
同大余勿軒熊氏曰按記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輅
也鈞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禮春官中車
云漢祭天乘殷之輅今謂之桑根車周禮春官中車
掌王之五輅曰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註曰金玉
象以飾諸末革輅輓之以革而漆之木輅漆之而已
○雲峰胡氏曰尚尚質亦有遊於質者商之輅則得
乎質之中者也
○攷古者以木爲車而已則亦未嘗不樸素渾堅但
等威則木辨也周人飾以金玉則等威雖辨而又不
能樸素渾堅矣故惟殷輅爲質而得其中蓋文質得
中不限定文質相半今常質而質又不至失等威之

辨豈非天然恰好之中乎下文而得中亦然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或問周冕之不為後奈何曰加之首則體嚴而用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為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其必有未備者矣諸說如何曰程子張子至矣范氏但以爲治天下致太平之事而不察乎夫子所以得益之意則疎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衛靈

毛

近警堂藏板

冕其制蓋以木為輪以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既謀三禮圖云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前圓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鄭云天子之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緋冕五旒玄冕三旒旒各十二玉公之衮冕九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孤三旒三玉大夫二旒二玉士以弁庶人以冠○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服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緋冕祭羣小祀則玄冕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大裘羔裘也衮冕卷龍衣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繡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繡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章也毳畫虎緋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章也緋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章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雲峰胡氏曰周尚文則

有過於交者。周之冕則得乎文之中者也。
辨按周冕之文所以為得中者以其物小而加眾。
之上也。惟加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其為
小故雖費而不及奢。此三句註只言周冕所以當文
之意。或問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却補註一層。所未
備。惟體嚴用約而又等辨分明。所以為文而得中。此
意不可忽過。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問顏子問為邦。孔子止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却
不及治國平天下之道。莫是此事。顏子平日講究有
素。不待夫子再言。否。固是如此。只是他那克己復
禮。陋巷箪瓢。便只是這事。窮時是恁地著衣喫飯。達
時亦只是恁著衣喫飯。他日用間是理會甚事。想每
日講論其熟三代制度。却是不甚。曾說處却是小處。
如堯舜禹却只是就事上理會。及到舉大事却提起。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卷十五衛靈公

美

近警堂藏板

那本領處說。又問聖人統四代中各舉一事。亦只
是立一箇則例。教人以意推之。都要如此。否。曰。固是。
凡事皆要放此。

大。全。朱。子。曰。顏。子。資。稟。極。聰。明。凡。是。涵。養。得。來。都
易。如。聞。一。知。十。如。於。吾。言。無。所。不。說。如。亦。足。以。發。如。
問。為。邦。一。時。將。許。多。大。事。分。付。與。他。是。他。大。段。了。得。
看。問。為。邦。而。孔。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想。是。所。謂。夏
時。商。輅。周。冕。韶。舞。當。博。我。以。文。之。時。都。理。會。得。了。唯
是。顏。子。有。這。本。領。方。做。得。若。無。這。本。領。禮。樂。安。所。用。
試。

新安陳氏曰。韶舞以樂聲兼樂容而言也。○蔡虛
齋曰。樂則韶舞。謂用樂則用韶。而及其舞也。蓋樂主
音。故增一舞字。或單言樂。則兼舞。○呂晚村曰。夫子
志從周。而此兼四代。蓋周文監古。此并監周。聖人為
萬世立法。心公理宏。未嘗於從周之志有背也。
樹註謂取其盡善盡美。須知盡善盡美。原不是容
揖讓之時。方有此盡善盡美。盡善之樂。韶之音容。都不是。

空設底皆所以象其德歌其功而從其時也。今不曰奏韶之樂而獨曰樂則韶舞與三句。精別者以韶之樂非徒如夏之時設之輅周之冕可隨人行之東也。服之徒講究其制度而已也。是必有舜之功德而當揖讓之時乃可以存韶舞之樂。故聖人與顏子言及此不覺有慕於虞廷之盛者。曰吾於樂則取韶舞矣。蓋獲武以下聖人皆不欲為之而功德乘時以為禮樂之本者亦於斯而可見其神化之妙矣。○朱子云堯舜禹是就事上理會及到舉大事却提起那本領處說觀此則知顏子是就本領上理會對了故一問為那便就那四代制度與他說。

禮按周繼二代之後郁郁乎文周之時為之也。夫子生周之時從周之制亦純乎天理而非私也。此四代之禮樂却是舉萬世之不可易者以立極雖時有變遷而四者總不可得而損益也。要之亦只是本領足亦做得此事耳不然則朱子所云漢高雖行夏時乘殷輅只成漢高矣。時解因此章與從周有肯乃謂臣子尊王必尊王者之所監然則韶樂豈亦周之所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衛靈

三

近警堂藏板

乎牽強極矣。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

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爲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語類 亞夫問顏淵問爲邦。曰。顏子。事事了。得了。只欠這些子。故聖人斟酌禮樂而告之。近有學者。欲主張司馬遷謂渠作漢高祖贊黃屋左纛。朝以十月。是他惜高祖之不能行夏之時。乘商之輅。謂他見識直到這裏。與孔子答顏淵之意。同。某謂漢高祖若行夏之時。乘商之輅。也只做得漢高祖。如何。及得顏子。顏子平日是多少工夫。今知道漢高祖只欠這一節。是都不論其本矣。○或問孔子答顏淵之問。欲用四代禮樂。至論郁郁乎文。則曰。吾從周。何故。曰。此正適來說。心小。則物物皆病。賢心中。只著得上一句。不著得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四

近警堂藏板

下一句。○賜問顏淵問爲邦。章程子謂發此以爲之。兆曰。兆猶言準則也。非謂爲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畧說四件事。做一箇準。則餘事皆可依倣。此而推行之。

或問鄭衛之音。皆爲淫奔。夫子獨欲放鄭。何也。朱

子曰。衛詩三十九。淫奔之詩。纔四之六。鄭詩四十一。

淫奔之詩。已不啻七之五。衛猶男悅女之說。鄭皆女

惑男之語。衛猶多譏刺。懲創之意。鄭幾蕩然無復羞

愧悔。悟之萌。鄭聲之淫。甚於衛矣。夫子獨以鄭聲爲

戒。而不及衛。舉重而言也。○問伊川春秋傳序。引夫

子答爲邦之語。惟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

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極

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

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

要亦明聖王之大法。意亦只是如此。故伊川引之爲

據耳。○大全雲。峰胡氏曰。集註前訓。佞字。但謂其辯給。此

則先之以卑諂。蓋辯給在口。卑諂在心。此所謂巧言

六府三事。此二句如勸之以九歌。俾勿墜之意。

論語 按放鄭聲。不是連上樂則韶舞說下。論佞人卑諂。辨給。不但移易人主之志。而又變亂是非之情。用人則不難。以賢而為否。行政則不難。以利而為害。所關邦家為甚大。聖人所謂惡利口之覆邦家。是也。若鄭聲。特音樂之一事耳。何獨舉來。與佞人對。蓋聲音之道。與性情通。鄭聲曲折哀婉。較雅樂更似好聽。聖人惡鄭聲。恐其亂雅樂。以其似雅樂。而尤足以動人。所謂聽之令人靡靡。忘倦者。其移人。蓋在性情之間。故聖人重舉以為戒也。○鄭國風俗固淫。聖人此語。却非戒好色之淫風也。其樂之聲。音是以淫蕩。人故曰放鄭聲。豈聖人為治尚用鄭。兩淫詩。入樂乎。朱子謂鄭詩四十一。淫詩不齊。七之五者。蓋即詩為樂章。而樂論之也。非本文正意。○不是既法四代之禮樂。了。然後放之。遠之。以防流弊。只合下鄭聲。便有當放之理。佞人便存當遠之理。合下鄭聲。便存淫佞人。便會。殆非後來流弊也。張子謂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聖

近警堂 藏板

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講。則法壞。不是靠放之。遠之以保此法正。要在所以放遠之源頭處。斷離根株。乃是法外之意。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

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或問 諸說皆以事之遠近而言。楊氏以地之遠近而

言合而觀之則盡矣。同大全覺軒蔡氏曰按蘇氏之說遠近以地言若遠

近以時言恐亦不可違如國家立一法度若不為長遠

之慮則目前即有近憂矣。○厚齋馮氏曰慮在事未

來之先憂在事既至之後慮不遠則備不豫而憂近矣。慮遠而備豫則有以弭憂矣。○程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南軒張氏曰慮之不遠其憂必至。故曰近憂易於履霜即曰堅冰至以見其

憂之在近也。慮患于履霜之初，則有以弭憂矣。○雙峰饒氏曰：蘇氏只說得地之遠，近欠說。時之遠，近若云慮不及于百年之遠，則患在旦夕之近矣。意方足而不暇遠慮者，此剛過之失。○所謂遠慮，不是私意計較，以圖必得，正是慮善而動盡其道之當，然而自無後來之患也。○大學之慮，而能得尚書之應善以動孟子之慮，患也。深皆指理所當慮者言，與此章慮字參看。時解每云：聖人循理而動，無慮自可以無憂。豈知聖人循理處，正從思慮得之。觀武王之不泄不忘，周公之繼日待旦，便可見矣。又云：庸人徇欲而行，多憂。由於於多慮，此亦不是。蓋眾人徇欲，其病正坐在不慮耳。若云小人任術而行，多憂由於於多慮，說或可通。然小人行險以取禍，敗却是邪慮，不是正慮。亦自不同。○聖人教人慮患於未然，全在反身克己。上若能咄咄書空，則憂仍不免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聖

近譬堂藏板

席之下字樣，只是發明遠近二字之意，而非其以為慮到千里，方得無几席之憂也。孔子正是以時言。○南軒云：慮之不遠，其憂必至。故曰：近憂可見。憂即從無遠慮生來，不是遠慮之外，又有一近憂也。聖人總是教人預備之意，備不預，則憂時至，故不覺其忽近耳。○註引蘇氏之說：以地之遠近言，特偶引以見意耳。其實事之遠近，有以時而異者，有以地而殊者。故皆貼事而兼時地，乃備虛齋謂專以時言，則亦非朱子合而觀之之意。○或問：以事之遠近與地之遠近對言，事字中包有時字在。○禱按：履霜之初，便知堅冰之至。聖人愴微杜漸，正是規畫處，置必到至善而後已。非慮所不當慮也。仇說甚。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論類問好德如好色卽是大學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要得誠如此然集註載衛靈公事與此意不相應恐未穩否曰書都不恁地讀除了衛靈公便有何發明在衛靈公上便有何相礙此皆沒緊要較量他作甚聖人當初恁地歎未見好德如好好色者自家當虛心去看又要反來思量自己如何便是好德如何便是好色如此方有益若只管去較量他與聖人意思愈見差錯聖人言語自家當如奴僕只去隨他他教住便住他教去便去而今却與他做師友只是較量他大學之說自是大學之意論語之說自是論語之意論語只是說過去尾重則首輕這一頭低那一頭便昂大學是將兩句平頭說得尤力如何合得來做一說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已見子罕篇此如加上三字而警人之意愈切○蔡虛齋曰前篇已矣乎解曰恐其終不得見而嘆之此則解曰嘆其終不得而見之也何異乎蓋此只是子罕章所記而增三箇字耳其意一意既一意若云恐其終不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四

近譬堂藏板

得見而嘆之則成兩意矣
辨按史記則子罕篇爲衛靈公而發此上有已矣乎三字乃平日之言又深嘆人之不肯好德也好德如好色只言其誠於好非易色之解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

也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爲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爲不仁又以爲竊位一

大全或謂竊人之物者惟恐人見而奪之竊人之位者惟恐賢者見用而逼已雙峰饒氏曰恐有此等意思竊人物者恐人見得便發出他來臧文仲自居上位亦自有所長若與柳下惠並立便被他形出已之短所以蔽而不進之○勿軒熊氏曰公叔文子與大夫俱同升則稱其文臧文仲知柳下惠而不與立則譏其竊位蓋在上位以薦賢爲重也○新安陳氏曰不明者知識之暗不智也蔽賢則心術之私不仁也豈非偷竊職位以爲己之私有而不復以職位爲國家待賢之公器歟文仲魯賢大夫夫子不番同而賢之大公至正之心也○慶源輔氏曰爵位天之所以待人才有才德者之所宜居也豈一已可得而私有哉如盜得而陰據之則蔽賢抑能悖天行私而不自知其非矣○呂晚村曰惠之賢衆人未易知也惟仲知惠亦惟夫子知仲之知惠仲正要以不知自諉耳不知被他瞞過多少人到此沒處躲閃○有謂此是苛責賢者曰就人論人就事論事就言論言聖人下勸語如權衡尺度絲毫不可走趨是以爲聖人必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望

近譬堂藏板

無苛于君子寬于小人之理若謂賢者宜回護不宜深求此便是私心更難與言聖人之道矣文仲竊位聖人但就知柳下不與立一事而言初不以此蓋其平生也近代議宋儒譏摘昔賢幾無完人以此爲罪則疑孔子也亦宜

張彥陵曰當時上有魯君下有季氏獨罪臧文仲者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陸稼書曰文仲所以知惠而不舉或懼其形己之短未可知或有所牽制而不舉未可知或有所私恨而不舉未可知不當說煞總之不能舉賢便是不稱其位便是竊位饒氏之說頗偏

案

須知聖人不責魯君不責季氏而獨責文仲者以魯君季氏皆不知惠之賢而文仲獨知之也不知

而不舉正所謂不明之罪小知而不舉正所謂蔽賢之罪大以爲因文仲之賢而責備之便是聖人苛論矣竊位竊字正從知字生來○卽與惠並立於朝亦仲自有仲之位惠自有惠之位惠又非排擠仲而使之不立者如何謂其盜得而陰據蓋位者朝廷待賢

之公器。今不以爲公器。而以爲私物。便是盜。得賢由已上。則位亦當高於已上。今惟恐形已之短。而見已位之不稱。便是陰據。饒氏發明竊字之義。最爲確切。若祿書謂或有所牽制。而不舉。或有所私恨。而不舉。則知而不舉。尚有他故。而竊位之論。爲刻論矣。○盜得。便是患得。心腸陰據。便是患失。心腸或曰竊位。只就此一事上。判其情形。非概論其生不。不可太刻。曰聖人之言。如水之載物。大小畢浮。豈有他事。事俱稱其位。只此一事。有愧便斷。以竊位之理。須知公私。不兩立。理欲不並存。他心體果光明。連此蔽賢一事。都無了。今既忍心蔽賢。則心中私欲。不乎。可知他別事。安能打得過。而無愧於心乎。聖人既以爲竊位。又以爲不仁。不仁二字。該得大了。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責已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衛靈

異

近譬堂
藏板

怨之

哉謝氏之意。若以爲橫逆之來。反已而不以咎人。者似非此章之指。蓋此章之云責者。乃求責之責。非咎責之責。其意則猶所謂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耳。非爲橫逆而發也。若以橫逆言之。則直無責人之理。不應猶以薄責爲言矣。其以不能遠怨爲未知自理之當。然而遠怨者。乃其效耳。辨以自愛。而以薄責於人。以求遠怨也。洪氏之說亦善。洪氏曰。雖責善義。所當責亦必以自厚爲本。

○大。全朱子曰。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呂伯恭性福。惡只因病中。談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一向如此。寬厚和易。此可爲變化氣質之法。

○新安陳氏曰。此卽戒湯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之意。脩已待人。當然之理也。非爲求遠怨而後爲之。遠怨乃自然之效耳。○呂晚村曰。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纔是至公蓋在我者此心所以不得不厚期於人者只此事所以不得不薄若云以聖賢自待而以不肖待人則是不責非薄責終是物我看作兩件亦偏跛之論也今人纔見以禮法律人動云何必如此或云責之太過克此說也必將使天下盡爲禽獸而後可蓋其先由不能自律其身所以爲此削角模稜之後說○同是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一句從天理上出來便是篤近舉遠成已成物自然之理如此從世故出來便是矯情徇物純是一團私心縱講到極精妙處不過如世所稱長者一流至馬長樂而極矣究其故皆從遠怨句落想故也蓋此章當從上兩句推論出遠怨之理不可從遠怨意逆看上兩句

與蔡虛齋曰自厚者爲人謀惟恐一毫之不忠與朋友交惟恐一毫之不信所求乎臣以事君吾未能也所求乎朋友以吾先施之未能也自己要做到盡虛所謂自厚也至於人則不求全而責備所謂不盡人之體不竭人之忠者也○仇陰程曰恕人之說引之以解忠恕則不可引之以誦薄責於人則無害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衛靈

聖

近譬堂藏板

已刻而待人寬卽成湯撿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之意耳焉薄責於人皆就待人上言不說到治人立教上○重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卽從此帶出蓋專於責

已者自不暇責人也

辨按厚薄若是兩樣心腸聖人之言亦私而狹矣人實是着力不得已實是着力得故已之所以責而又

責者盡其自脩之實也人之所以不過責者徐以俟其自化也故註曰身益脩人易從若說透聖人至公無我之心正與忠恕之道相合乃陰程謂以恕已之心恕人証薄責則無害豈忠恕之外又一道耶終看得人已存少異卽卑號待人言亦非註意且自厚指修已而薄責不至治人本文更分兩樣矣○重躬自厚將薄責卽看躬自厚內謂責已不暇無暇責人旣不得薄責之實理而於下則字亦不相接也○常解又將此章全就人已相交誠言已之待人者要做

到盡處如謀欲其忠之類而人之應我者全不責備如愛人不親則反其仁而不責人之不親之類則本文當云躬自厚而不責於人矣何云薄責乎無論

註道聖亦講不通此正謝氏之說而朱子辨之者想
○人只見薄責於人自可遠怨而於躬自厚句似不
相闕不知惟已所當盡者責了又責必求得之而後
已則既有以勗人之觀感而慕悅而於人所當盡者
從容以俟其自化而無刻責速成之心則又有以深
人之聽從而樂就雖非遠怨而自有遠怨之理耳
○順按躬自厚只是惜已事與人之然不怨毫無干涉
何為說到遠怨惟世多薄於責已厚於責人則人見
其本之不端而施之不恕自必怨之以此知躬自厚
而薄責於人必反覆交互對勘於則遠怨乃極分明
○本句躬自厚未下責字即聯貫在薄責於人內充
知當反覆交互對勘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
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衛靈 吳 近譬堂 藏板

○意隱行雖聖人亦無可奈何 同 大全雙峰饒氏曰上言如之何是思而處之下言

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也 按饒氏發明註意分晰兩箇如之何極細蓋有始

一番思量不是須待再一番思量乃是者亦有始一 番思量已是更待再一番思量而乃真見其是者須

連讀合看乃佳未如之何只言不熟思審處而妄行 則其事必敗聖人亦沒奈何何時解悟出人言可入

為謀必滅來反多一層不知此熟思審處只在謀事 者心裏說非

向人謀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肆邪侈之心滋好行小 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

將有患害也。

或問君子羣居將以講道義進德業也。今終日之間言不及義則放僻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皆非所以存養善心而為造道入德之資也。其自暴自棄至於如此。聖人得不為之深憂哉。難矣哉者。憂其不入於道德而將罹於患害之微辭也。諸說之是非。推此決之可也。

附大全朱子曰。下三句。雖從第一句帶下來。必羣居終日而如此。尤見得下二句為亂道。言不及義。無學識之村人多如此。既言不及義而惟止好行小慧。則其為邪惡傾險之小輩審矣。欲免於罪過難矣哉。或問慧固明智之稱。曰小慧則不本於義理而發於計較利欲之私耳。

同南軒張氏曰。義者天理之公。小慧則繆巧之私而已。小慧之好義之賊也。○雙峰饒氏曰。此雖兩事其實相因。○胡氏曰。集註所謂滋則其心甚。一日熟則其機日深。一日所以至此者。以其羣居而終日如此。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兗

近譬堂藏板

此也。○蔡虛齋曰。言不及義。就言上說。好行小慧。就行上說。○朱子何以知其非惟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只據理而言耳。然必如此方說得難矣。哉意全入德。就好路說。患害就不好路說。○小慧是不顧義理之正。就其利欲之私者。胡氏謂言不及義。故無以入德。好行小慧。故將有患害。此說非也。放僻邪侈。則陷乎罪矣。行險僥倖。則心術自虧矣。

藥胡氏曰。言不及義。故無以入德。好行小慧。故將有患害。○呂晚邨曰。此等人。治亂皆不可行。故曰難。○**按**不及義。雖是言。然所以羣居終日而聽不及於義者。是心已離了正路了。非僅僅為之也。故曰放僻邪侈之心。滋行小慧。雖是行。然行小慧而且好者。亦險側之心。為之而非行之。所自為也。故曰行險僥倖之機。熟滋字。熟字俱帶羣字。終字說來。○放僻邪侈之心。滋是本體壞了。行險僥倖之機。熟是連作用都壞了。皆無以入德。皆將有患害。胡氏分作天謬。無以入德。是就當下說。有患害。是推及後來說。故有患害。下一將字。

頑按世亦有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而却不好行小慧者故朱子謂言不及義爲無學識之村人又好行小慧則爲邪惡傾險之小人分兩種說非偏重行小慧一邊也究竟羣居終日而又言不及義斷無一無所行之理以放僻邪侈之心而行豈有不行險僥倖者乎故知兩句只是一套事○無以入德而有患害都是他切身上事不更講甚治亂可行不可行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支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由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五

迎筓堂藏板

第須要皆具此是禮以行之然徒知盡其節文而不能孫以出之則亦不可且如人知尊卑之分須當讓然讓之之時辭氣或不能婉順便是不能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者是終始誠實成此一事却非是孫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義只是合宜義有剛決意思然不可直撞去禮有節文度數故用禮以行之孫以出之是用和為貴義不和用禮以行之已自和然禮又嚴故孫以出之使從容不迫信是樸實頭做無信則義禮孫皆是偽耳○問義是就事上說蓋義則裁斷果決若不行之以節文出之以退遜則恐有忤於物信以成之這一句是繳上三句言若不誠實則義必不能盡禮必不能行而所謂孫特是詐偽耳曰也是恁地○問禮行孫出何以別曰行是安排恁地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至

近譬堂

行。出是從此發出禮而不過則不免矯世以感服加人。○問義以為質至信以成之。如孔子之對陽貨。孟子之與王驩言。莫全得此理否。曰然。則行與出如何。分曰。行是大綱。行時出則始自此出。去也。人固有行之合禮而出之不遜者。○問君子方始成就。得曰然。看來有義以為本。必有三者。而三者方始成就。得曰然。義以為質。是應事處又問以敬為主。則義為用。以義為本。則下而三者為用。曰然。○至之問。明道謂君子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曰。只是一箇義。義以為質。便是自義以方外處說起來。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同大。全陳氏曰。事到而前便斷。可。否。此在先是義。以為質。可否既定。或從或違。所以區處須中節文。無過不及。是禮以行之。於是區處或出或入。須臾實則此事。峻厲。方不忤人。是遜以出之。其總歸須臾實則此事。之成。無欠缺。可悔處。是信以成之。四者皆一套事。只於日剛間驗之。自見。○雙峰饒氏曰。當然處是義。質是箇。丘。朴子。君子以義作箇。丘。朴。却以禮來。文。這義。

擺佈教他。恁地有條理。然義有圭角。又須遜順。以出之。使之無圭角。然既如此。又恐失了義之本真。故又須信以成之。不易其當然之則。又曰。義以為質。而非禮行。孫出。則質而不文。禮行。孫出。而不成之。以信則文勝。而減質。皆非君子之道。○雲峰胡氏曰。義不可以直遂行之。出之在禮。孫義不可以偽為。成之在信。實。然非禮。孫之後。又加以信也。曰。義曰。禮。孫始終一實。而已矣。○南軒張氏曰。義以方外。是義為用也。而此章則以義為體。蓋物則森然具於秉彝之內。此義之所以為體也。必有是體而後品節生焉。故禮所以行此者也。其行之也。以孫順。則和而不失。故孫所以出此者也。而信者。又所以成此者也。蓋義為體。而禮與孫。所以為用。而信者。又所以成終者也。信則義行。平事事物物之中。而體無不具。○潛室陳氏曰。敬以直內。則義乃方外。是敬為體。而義為用。若以義為質。則禮行此義者也。孫出此義者也。信成此義者也。是義為體。而三者為用矣。○新安陳氏曰。此章本無敬以直內之意。程子又推本而言之。○蔡虛齋曰。禮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衛靈

五

近譬堂藏板

行遜出信成是一時事非是禮行了方遜出禮行
 出了方用信成信以成之亦言總歸于誠耳○呂晚
 村曰蒙引謂義是始初頭未行行之出之成之皆指
 其事吾則以為四句總成一事義為質則貫徹始終
 下三句所以全此質者也若離義而言則已打成兩
 截行出成不關義可乎若三之字專指事則四件並
 列無分且云遜以出事更說不去矣剛不若都指第
 一句為得也○問三之字或指事或指義當如何曰
 全節總說制事事字白文本無然義以方外舍事講
 義便落空而實行出成俱無者矣故註首提制事二
 字其實本文以首一句為主下三句完全此一句文
 法自別今若將王之字指事說亦無甚礙然將四句
 平看矣看註中而字一折自然平看不得畢竟指首
 句為是○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此節以處事言合下
 便有簡義字義者宜也只是該如此不該如此耳禪
 家劈頭便將此字抹煞所以靡所不為無所不可譬
 如一件物先已無骨子了更從何把捏耶○此義字
 在制事上見若君子心學自有存心之學有主

敬在正不得單主義字也○精義之學在事前為質
 却只在事上見○信成言徹始徹終必以信成字粘
 定信上說即中庸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易
 所謂貞固足以幹事也○看註云以為質幹行之必
 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曰以為曰必
 有曰必以必在皆指示用力之詞故曰君子之道非
 頌美生安之君子也○陸稼書曰這箇義只是事之
 所當然義以為質一句硬包得無適無莫義之與此
 一節意思若義上稍差這件事就如沒質幹一般總
 做得來驚天動地也不中用萬事有萬事的義一事
 有一事的義常事有常事的義變事有變事的義須
 要認得清立得定參不得一毫意見縱不得一毫功
 利有了這義則這件事夫段不差了然義又不是可
 徑情直遂的非如徑情直遂壞了這事只是義中容
 不得一毫疎忽有一毫疎忽事雖無傷亦可亂也故
 必禮以行之使有節文而無太過不及之弊焉義又
 不是可稜角峭厲的若怕稜角峭厲壞了這事只是
 義中容不得一絲鹵莽有一絲鹵莽事雖克就深可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衛靈

五

近營堂藏板

淵也。故必孫以出之。彼去於我。而有從容和順之美焉。既禮行孫出。則義已入細密了。又恐幾微之間。須與之頃。誠意或不貫徹。一處不貫徹。便有一處的病。一息不貫徹。便是一息的病。不必大段虛偽。然後為義之累。故自始至終。又必信以成之。使一言一動。莫非實心實理之流行焉。君子之處事如此。所以事事皆可久可大。人人皆心悅誠服行之在上。則王道而非霸術也。行之在下。則正學而非俗學也。生安之君子。固自然能如此。困勉之君子。亦須用力。要如此。君子哉。三字。不是贊詞。言必如此。然後為君子。故註云。君子之道也。然這箇地位。不是臨事可以勉強得的。必平日有主敬存誠工夫。臨事方能立得住。平日有精義工夫。臨事方能認得清。若平日工夫。一分不到。則臨事便欠缺。一分所以從義。必先主忠信。義以方外。必先敬以直內。而大學八條目。又必從格物始。三之字。只依程註。指義說。為是蒙引謂皆指其事言。非也。據存疑則又似行之之字。指義出之之字。指禮成之之字。指義禮孫。亦不必如此。○他處禮字該得

遜字。所謂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也。此處禮字。只當主節文度數說。○大全朱子以出辭氣辭遜以出之。只是舉辭氣以為例耳。其實孫兼言動說。○他書未有不以信為體義為用者。此章却是以義為體信為用。蓋仁義禮智信。如十二律旋相為宮。

○蔡虛齋曰。義以為質。是措初頭未行也。義者事之宜也。行之出之成之。皆指其事也。味本文曰。義以禮以。曰遜以曰信。以可見都指事言。出之。則其事也。非指出辭氣也。總是於言動之發從容。不迫婉順。而無圭角耳。所謂言動之發言。一動一靜也。不是事務外。另有言動。○義以為質。是根本。○遜以信成。是就此上如料理。本文大計皆然。○三之字。或都指義說。似太執泥。不知寬寬說措義說者。蓋謂禮行者義之所當行。遜出者。義之所當由。信成者。亦義之所當成者也。於此益見。義以為質。皆字重。此說畢竟太泥。○林次崖曰。遜以出之者。出禮也。出與行遜與禮。當如此外。小註以遜出為出詞氣。固不是。為從容不迫。

禮之用和為貴意亦非蒙引恐有物識者須有
遜順之風似亦未得其旨蓋遜者禮之實也即須國
以禮之讓字故註曰退遜○古晚村曰三之字指上
一句固已又須知不但四者不平行即三之字亦不
是截然平行義為質必禮以行之此之字指義質孫
以出之之字便指禮行之義信以成之之字又指禮
行孫出之義逐句解包說六有兼意有遺意○朱子
謂義有剛決意思亦是從下三句看出惟其剛決故
慮其徑直無從容真耐而不成全德故有下三句
辨拘內註義者制事之本元提起義字以為質幹下
而行之出之成之分明緊跟義說下矣外註引程子
義以為質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之說則之字指義
又何疑乎虛齋以下三之字指事既與義平行無分
次崖以行之指義出之指禮統差謬矣須知處物為
義在心為理發說義與禮定事非事自事而
義自義也曰以為質便見義是事事皆幹已不是兩
箇物件若下三之字指事則人何不用一樣文法
曰義以質之禮以行之云云手准各義此事方可做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衛靈

吾

近譬堂

不合義此事便不可做君子合下不論事之成敗得
大第一惟義是視但有義雖是合宜然義上少不得
節文退遜少誠實之心也少不得底意思也連說下
是反覆看見如此又要如此乃為盡善非一層一層
向上加添也若說義以質此禮以行此事遜以出
此事信以成此事不但義與禮係平行此事遜以出
將義禮係信看成四箇物件矣不但義禮係信看
四箇物件而為質一時行之一時出之一時成
之又一時矣一箇虛字看差實理都混亂了非小病
也○只一箇義以爲質耳禮行孫甫是上下周禮都
盡善禮行孫出而又信成是始終表裏都盡善○朱
子謂非孫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其表裏亦非禮以
之後方信以出之其外而不知信正貫徹始終非
非兩件信似在禮孫之外而不知信正貫徹始終非
孫以出之後方信以成之也語類一段當如此行愚
向看此章俱悞

順按晚村謂三之字亦不平行行之之字指義質則

之字便指禮行之義成之字便指禮行原由之義如此亦似於上如添之意殊不知禮中原有禮義則孫字原非加添但聖人惟恐人有禮尚少孫意故又說孫出至信若是加添則已非始終誠實矣此穿鑿所以有病也○義合下是剛斷底事物不是從下三句看出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圖大全南軒張氏曰病無能者非他也病夫履行之無其實也○問既謂之君子又緣何病其無能雙峰饒氏曰若自以為有能則不足以為君子如云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君子之道四丘者能一焉夫子豈是無能者○蔡虛齋曰君子病無能焉此是求其在是而己非是以為我有能而人言知也如此則亦是正義謀利了失其旨矣病亦患意○林次崖曰無能者不能知不能行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衛靈

壹

近譬堂藏板

反已之學而此則推言君子之心有不問也○君子不但真無能而後病即已能而病之之心未嘗少安至人不已知自不是已身上事何病之有○病無能則必刻刻求能矣要亦不外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事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為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

圖大全南軒張氏曰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之非謂求名於人也○雙峰饒氏曰言沒世者蓋棺事乃定生前或可于名沒後却批點不得公論方定非有可稱之實者必不見稱於人沒後有名可稱則真有善可知大學沒世不忘亦此意○齊氏曰求有為善之名因君子之所羞終無為善之實亦君子之所惡故長而

無述孔子責之四十五十而無聞孔子歎之沒世而無稱孔子疾之然則學者亦可以勉矣

異厚齋馬氏曰病之者病我也疾之者疾人也

辨按疾沒世而名不稱正君子汲汲皇皇勇於為善之實心厚齋反以為疾人亦誤甚矣○饒氏蓋棺事

定沒後却推點不得之說透徹之極或反謂該生前亦不可無名說是猶私手舉亦可以有稱矣○陽明

將稱字作去聲讀或從其說或不從而不能言其病愚謂若作去聲則本文當云疾沒世而不稱名焉今

云名不稱則更似名不及其實矣一謬也且卽作疾沒世而實不稱名解亦是先有名而後恐實不稱名

乃求實以繼之理亦倒置矣二謬也

○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求諸已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

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委

近譬堂藏板

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

者亦反諸已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于譽無所不

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附大全或問楊氏之說似傷巧朱子曰雖巧而有益

於學者又曰以好名為戒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將

恐廉隅毀頽其弊有甚於好名故君子疾沒世而名

不稱焉而又曰君子求諸已詳味此言不偏不倚表

裏該備此其所以為聖人之言與學者要當如此玩

心則勿忘勿助之謂天理卓然矣

同胡氏曰范氏合上二章為一意楊氏於此又合三

章為一意文意反覆互相周備雖非夫子立言之旨

記者取而相足也○南軒張氏曰君子無適而非求

諸已小人無適而非求諸人求諸已則德日造求諸

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也○蔡虛齋曰

求諸已求諸人言一切事皆然也故本註有箇無不

字而南軒亦有無適字。○呂晚村曰：只是用心處向裏向外之別。纔求已便是君子，用心纔分兩種也。人用心不待求已，求人成就時纔分兩種也。
辨 陶本文求諸已，求諸人者兩諸字，則知所指該廣無適而不然矣。此與古之學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章相似，皆此心向裏向外之別。但彼單指爲學言，此則事君事親待人接物，若于只要實盡諸已，小人只求掩蓋得人便休，且彼處兩爲字單指立心，此兩求字便有工夫在。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已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衆曰

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論語 矜是自把捉底意思。故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

德。同大全南軒張氏曰：矜莊自持，易至絕物而失於爭。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羣

近譬堂藏板

羣居相與，易至徇物而失於黨。君子非與人異也，處已嚴而不失於和，故矜而不爭，非不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於公，故羣而不黨。○慶源輔氏曰：莊以持已，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乖戾之心，生而與人爭。和以處衆，理也。然用意或過，則便至阿比之意，起而與人黨。天理存，只在息之間。夫子言君子如此，所以使學者於持已處衆之際，戒謹恐懼，務盡其理而防私意之或萌也。○蔡虛齋曰：矜而不爭，嚴而有和者存，羣而不黨，和而又有嚴者存。無忿戾之意，故不爭。無阿比之意，故不黨。故字也要分晰此與泰而不驕，和而不同相類。蓋矜疑於爭，羣疑於黨，皆相似而實不同也。○林次崖曰：矜而不爭，持已而不失人，也。羣而不黨，處人而不失已也。○呂晚村曰：矜羣爭，黨毫芒之差，只爭此秦越之異，亦在此。蓋以事迹言之，則矜羣畧過便是爭，黨若以心術言之，則方其矜羣，是一團天理，纔過爭黨，一分便是私心也。○其字一折，此間須壁立千仞始得。○不爭黨，只完得矜羣。○仇滄柱曰：矜近於爭，羣近於黨。時解每用互說不

知卒是守王乎是造氣羣是公心黨是私意其實總
不相同其源頭亦只在認得君子最真則剛直之操
和平之養迥然不同矣○輔註欲於羣內看出爭

黨愚獨於羣內看出不爭不黨

與蔡虛齋曰古之矜也廉廉即矜也莊以持已也今

之矜也忿戾戾則爭矣此難以與周而不比和而不

同矜同看當與患而不費勞而不怨戚而不猛矜同

看蓋彼是君子小人相反看一則周一則此一則和

一則同文意相反說自爲一劍○呂無黨曰矜自不

爭羣自不黨議論豈不甚高然果如此只消說君子

矜羣而已又何必言不爭不黨乎蓋爭黨中必無矜

羣而矜羣中庸或有爭黨但看東漢諸君子可見矜

矜而矜羣中庸或有爭黨但看東漢諸君子可見矜

以處衆之下緊轉然無矜之意然後接云故不爭

故不黨兩故字分明從矜羣裏而推出蓋莊以持已

和以處衆乃至公至正之心而乖戾之心則此之意

全是一團私欲與君子之天理天懸地隔故本文下

兩不字見君子斷無之也其所以必舉爭對矜舉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近譬堂

黨對羣說者以世上人多以乖戾而自託於矜以阿

比而自託於羣故聖人分辨其公私非以君子矜類

於爭羣類於黨亦非以君子矜易至於爭羣易至於

黨而連及之也愚謂正與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處兩

而不字相似但此不增與小人對勘耳此而不字亦

有分意有合意矜矣而斷然不爭羣矣而斷然不黨

判如黑白方是註中兩然字所謂分看也矜則自

不爭羣則自不黨黨舊自不與方是註中兩故字

意所謂合看也但輔氏註莊以持已理也然用意或

過則便至乖戾之心生而與人乖和以處衆理也然

用意或過則便至阿比之意起而與人黨理字意然

分別極細此就天理微處分辨存亡不在君子身

上說却在學者身上說觀收數語再見故愚深取仇

說而不廢輔註當細玩之○時解又云以持已者處

衆則不羣而爭矣以處衆者持已則不矜而黨矣不

知矜屬持已羣屬處衆是鐵板不易守規即一對換

而變矜羣爲爭黨則君子心中全然公私無別矣有

是理乎愚謂君子處衆時亦未嘗不持已持已時亦

未嘗不處衆不必分爲兩時兩境卽同在一時此君子身上看便是矜兢君子與人看便是羣耳只就君子矜按呂無黨謂矜自不爭羣自不黨則只消說君子矜羣而已何必言不爭不黨如其說則周而不比和而不同章亦只消說君子周小人比君子和小人同足矣何必更言不比不周乎蓋道理正要公私對剗乃出卽引東漢諸君子見矜羣中有爭黨亦非蓋東漢之君子非孔子之所謂君子也若以此處對之只見他一團私意耳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精義 范子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聽其言者必觀其行故不可以言舉人狂夫之言聖人善蓋揚虎之言孟子取之故不可以人廢言也
同 大全南軒張氏曰以言舉人則行不踐者進矣此固不可也然而雖使小人言之而善亦不害其爲善言也以人廢之則善言棄矣故君子雖不以言舉人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堯

藏板 近譬堂

而亦不以人廢言公心無蔽也○新安陳氏曰君子不以其言之善而遽舉用其人以人之行多不及言故也亦不以其人之惡而廢其言之善以一言之善自不可沒故也如孔子因宰子晝寢而聽言必觀行孟子不沒陽虎爲富不仁之言聖賢之心公而無蔽故如此○呂晚村曰兩句自是平說有兩項事理有各種人物側併做一箇人一串事便非○言字是好言人字是不好人言好底不是不舉只不以言舉耳人不好底斷然要廢然不并廢其言也○不以不是條例君子自如是耳
義 按此章註無明訓時解因有用串說者謂偏信其言而輕用其人及其悞事之後必至並其言而棄之故不以言舉人自不至以人廢言愚謂君子不以言舉人所關甚大所慮甚長全爲子孫黎民之計豈但恐因人廢言乃不以言舉耶卽以人廢言君子斷然不之者亦正有利賴士民之事然有實義在豈不以言舉遂不至以人廢言斷當劈分爲是○兩不以不須交備是故用人用言斷當劈分爲是○兩不以不須交

如又有謂君子之心如太虛神以之容則又太過然以字亦有好說者但此處以言舉以人廢却坐不於一邊耳夫言榜行舉君子豈一無所以者乎正不正混入穢稜上去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已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之五 衛靈

李

近善堂 藏板

語類 恕可以終身行之是行之無窮盡問孔子言恕必兼忠如何此只言恕曰不得忠府不成言恕忠也
在裏面了○問可以終身行之之恕恐推到極處便是以已及物為仁否曰這未說那一邊只說推在又曰絜矩正是恕○問終身行之其恕乎如何只說恕不說忠看得忠字尤為緊要曰分言忠恕言忠而後恕獨言恕則忠在其中若不能恕則其無忠可知恕是忠之發處若無忠便自做恕不出問忠恕看來也是動靜底道理如靜是主處動是用處不知是否曰聖人每就用處教人亦不是先有靜而後有動問看來主靜是做工夫處曰雖說主靜亦不是棄事物以求靜既為人亦須著事君親交朋友養妻子御僮僕不戚捐棄了閉門靜坐事物來時也不去應接云且待我去靜坐不要應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中須有箇商量到斷始得這處正要着力做工夫不可皮膚說過去又曰動靜亦不是截然動截然靜動時靜便在這裏如人來相問自家去答他便是不動才答了便靜這裏既靜到事物來便著去應接不是靜坐時守在這裏到應接時便散亂了去然動靜不過是一箇理知這事當做便順理做去便見動而

靜底意思。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始能靜。靜而能存養。則應接處始得力。須動時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莫使工夫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亦不心亦不動。若無工夫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矣。動靜恰似船一般。須隨他潮去。始得浪頭。恁地高。船也隨他止。浪頭恁地低。船也隨他下。動靜只是隨他去。常靜還他靜。常動還他動。又曰。所以程子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言。涵養當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若不能以敬養在這裏。如何會去。致得知。若不能致知。又如海成得這敬。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空

近譬堂藏板

亦謂以恕己之心。恕人不知。恕字就己上著。不得據他說。恕字只似饒人的意思。恰似今人說。且恕之。不輕恕之意。如此是已有過。且自恕。人有過。又併恕人。乃相率爲不肖之歸。豈推己如心之義乎。○雙峰饒氏曰。此問在未聞一貫之先。子貢多學。欲知博中之約。遂發此問。一言是一字。所以只以一恕字答之。○慶源輔氏曰。推己及物。卽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恕也。非有資於人。在我施之而已。烏有窮盡。故可以終身行之。此蓋指其用而言之。又曰。始則推己及物。終則爲聖人之無我。不出乎一恕字而已。終身行之。豈不爲宜。此必極其效而言之。知要之說。尤爲有警於學者。蓋聖學以仁爲先。而恕則求仁之方也。○呂晚村曰。行字緊帖一言說。謂行此言耳。子貢問一言。非問行也。或將行字離却一言。竟錯作于張問行之行大謬。○恕字中實事無窮。擴充不盡。直至堯舜猶病。止是恕字極頭出地。

與朱氏公遷曰。此愛人之恕。餘如孔子告子貢。以能近取譬。告仲弓。以不欲勿施。皆是此類。此所謂恕以

及人爲主。蓋曰如愛己之心以愛人也。大學之絮勉亦當以愛人之恕言之。

辨按本文只說恕之一字。可終身行。未說到恕之熟處。就是仁。恕之盡處。就是聖。然後可終身行也。正爲聖是極盡地位。說不得終身行。仁雖可終身行。而心體未到。天理周流無間。時豈遂無要之可守。而不行乎。故惟恕之一字。眼前便可下工夫。眼前便可施之。不窮。故聖人舉來。與子貢說。此尹氏以求仁之方。推之於聖人之無我。論道聖人未嘗不是。而必置之圈外也。恕固是求仁之方。此處却又不如說。聖人只教他持此一言。做去。到熟時。自是仁。更不消與他說。已所不欲。二句。只了得一恕字。只了得終身行之。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

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空

近警堂藏板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或問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毀者惡未著而遽詆之也。試云者亦驗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也。蓋聖人之心光明正天。稱物平施。無毫髮之差。放於人之善惡。稱之未嘗少有過。其實者。然以欲人之善也。故但有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譽之矣。不欲人之惡也。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卒未嘗遽詆之也。此所以言譽而不毀。蓋非善後世所謂。唯言人過。而全無黑白者。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是則聖人之心耳。曰若有譽而無毀。則聖人之心。爲有所倚矣。且有譽無毀。是乃善善速惡。

惡緩之意正書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意則未嘗不存是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若以是為有倚而以夫愬然無情者為至則恐其高者入於老佛荒唐之說而下者流於申商慘酷之科矣

語類 毀者那人本未有十分惡自家將做十分說他便是一物本完全自家打破了便是毀者是那物元來破了則不可謂之毀譽亦是稱毀得來過當其有所試矣那人雖未有十分善自家却遂知得他將來如此毀人則不可如此也又曰只言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如何不說如有所毀須知道是非與毀譽不同蓋當其實曰是非過其實曰毀譽當時公道行是言是非言非而無有過其實者然亦患厚褒借而譽者容或有之然亦已試其實矣其過實而毀者必無也○先生說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數句季通在坐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奎

近譬堂 燕板

證曰雍也可使南面之類是也先生然之
回蔡虛齋曰或有所譽者則必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是則自今日言之雖未免於譽以將來言之則亦不為譽矣此二句見得畢竟是無譽而不及毀者蓋聖人善善長惡惡短有先褒之善無諫詆之惡
按此章只首二句已盡一章之意兩句須一連讀如有二句不過就誰毀誰譽中拈出言之見其善善之速而亦無所苟若毀則斷然無之也非另一意下節又就吾所以無毀譽之故而推明之亦非以三代之於民與吾之於人乎對也細玩自知○惟聖人善善之速故有譽雖善善雖速而無所苟故必有所試可見無所試斷不妄譽也若毀則雖前知其惡亦有所試矣而終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

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審私於其間哉

或問斯民之指為今日之民何也且以他文推之如伊尹所謂此民是民皆指當日之民而言也堯今先言斯而後言三代則是正指今日之民而上推三代以實之之辭也且以斯民對三代之時所以直道而行則所謂斯民者乃三代之時所嘗行其直道之民又何疑哉此經意隱微而衆說雜亂是以讀者不暇細讀而詳考之耳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畜

近譬堂 藏板

日之民卽三代之民三代蓋是以直道行之於民今亦當以直道行之於民直是無枉不特不枉毀雖稱譽亦不枉也舊嘗有此意因讀班固作景帝贊引此數語起頭以明秦漢不易民而化之意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其意蓋謂民無古今周秦網密文峻故姦軌不勝到文景恭儉民便醇厚只是此民在所施何如耳此政得之○聖人之言與後世別如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有合下底字無乃便不成文此句全在所以上言三代之直道行於斯民也古亦此民今亦此民三代能行之耳○問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斯民是主當時之人言之言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只是此民言毀人固不可過實譽人亦不可過實言吾所以不敢妄加毀譽之民只是三代行直道之民班固舉此贊漢景帝甚好

問大全仁山金氏曰此章勉齋親見朱子說語直至通宵又謂此句難得簡潔然宜挑出直道獨解而後及句意其辭若曰直道而行謂善善惡惡無所

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毀譽者，蓋以此民卽三代之時，所以以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似爲簡明。○新安陳氏曰：此句激上。一截誰毀誰譽之意。○雙峰饒氏曰：下面民字，卽上面人字。但人對已而言，民對君而言。祿有三代字，卽上面故言今此之民，與三代之民一般。但三代化行俗美，好惡得其真，後世教化不明，風俗不美，直變爲枉。所以有稱人惡而損其真，揚人善而過其實者。吾之於人，則不然。蓋視今此之民也。○新安陳氏曰：尹氏之意，略而末明。朱子就其說而發明得精切，至到耳。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乃人心天理所在，萬世如一。也。三代之間也。然有先衰之善，而無象貳之惡。善善惡惡，緩之心，未嘗不行乎。其間壽好善，患厚之心，與善善惡惡無私曲之心，並行而不相悖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衛靈

奎

近譬堂藏板

矣。○蔡虛齋曰：下二句亦只是明其無譽也。故下文純承言我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今日之民，卽三代直道而行之民，其善善惡惡，自有箇是非之公。在那裡，我豈得枉其是非之寔，而妄有所毀譽哉。原來聖人之無毀譽者，由於公心自然而非困民心之公不可相故，不敢有毀譽也。其爲此言者，特以見人之善惡自有公論，吾雖毀譽，亦不容吾毀譽，以此待民，愈足以見聖人之至公而無我。民心之公，千載一曰安得而有毀譽邪。新安之說，以直道而行歸之於上，了非也。書云：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有作奸，遵王之。道是以民言。舉三代者，三代直道之世也。○林次崖曰：直道而行，是說三代之於於民，皆以直道而行。故我今亦欲直道而行，不敢毀譽。正解上文善之於人，誰毀誰譽意。常說謂三代之民，直道而行，故我今亦直道而行，依此則解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意。欠切。况上曰吾之於人，下曰斯民也，分明是承上文人字。來依常說，是轉說別人了。語意都不相接。又註云：民卽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

民故我今亦不得而相其是非之寔其字亦明指民
依常說則其字爲指讓上文既說三代之民直道而
行則下文不得枉其是非之寔之其字無所指當指
所以直道而行之於人之人矣文意不亦支離乎○
呂晚村曰直道而行指三代所行王民者非謂民之
自直也○善善惡惡天理本如是三代直道亦正因
民立政耳若三代作法以行直道是私曲矣生民本直
是三代直道所以然○陸稼書謂直道而行時文指
三代之民言者誤當依存疑指三代之君言但民心
原自有直道即三代之君亦豈盡能直道則又偏矣
豈盡能直道即三代之民亦豈盡能直道則又偏矣
在夫子只是法三代在三代則是因直道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亥

近譬堂藏板

必不单指民矣其辨甚透但以三代二字專屬三代
之君說愚意尚不盡然若止三代之君直道而行之
於民而自君以下者盡無直道既不可通而孔子直
以禹湯文武之待斯民者自任亦無此理觀註不下
簡三代之君却下節三代之時便存疑蓋三代之
時上有以直道之治之君下有以直道輔治之臣而
正俗尚醇龐人敦禮義一切去君子自是公是公非
無毀無譽底與春秋時枉其是非而多毀譽者不同
故夫子若曰斯民也今皆不善其善惡其善惡其是
非毀譽之矣抑知斯民也即三代之時每所以善其
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也我今亦安得而枉其
是非之寔乎如此既不說做三代之時人人直道亦
不說做三代之時只有君行直道而聖人之行直道
只是以三代時醇厚之俗自處不是以禹湯文武之
君自處也敢問正之○斯民即三代之時所以直道
而行之民野人心自有直道亦在其中矣○惟人心
自有直道所以必當直道而行而不呼枉其是非之
寔惟斯民無其於三代之時所以直道而行之民校

聖人今亦不得而任其是非之實一句中本有三
意思諸說各據其半為並存而論之如此
顧按毀譽與是非不同並與好惡亦不同善善惡惡
之當理者曰是非若好惡則有徇一己之私而不當
理者矣然非有心厚之也若毀譽則稱人之惡而故
損其真揚人之善而致過其實皆出於有心矣故註
正下一枉字
以對直字箋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

夫

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
已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
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衛靈

三

近譬堂
藏板

解

同大全齊氏曰三代無乘馬者所謂乘如詩言乘乘
馬乘乘黃蓋四馬駕車而乘之也借人乘之蓋有子
路車馬與朋友共之意○雲峰胡氏曰史闕文猶不
換已所見以自是馬借人猶不換已所有以自私○
新安陳氏曰疑以傳疑物與人共皆人心近古處二
事雖小而人心之不可見也○勉齋黃氏曰今亡
矣夫嘆古人謙厚之意不復見也○葉氏必齋曰古
者六書皆掌於史官班孟堅言古制書必闕文不知
必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子
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雖峇去有馬者借
人乘之之語其傳必有自矣○趙氏曰二事大小精
粗實不相並故又載胡氏說子後亦闕疑之意○蔡
虛齋曰須看本文猶字本註益字可見風俗何時已
偷如今益以偷矣傷時之甚也
○此章之旨惟楊氏悼時之益偷能見大意耳夫
聖人不慨及他事而獨舉二事以爲言則其出於有

爲可知矣。史不闕文，亦非細故。而註以爲細故者，但以禮樂政教之不復者觀之，則此猶爲細故耳。然史不闕文，則挾已見以自是，馬不借人，則挾己有以自私。夫以自是，自私之心處天下之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故又曰：時變之大可知。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矣

近譬堂 藏板

白亂彼之事，亂德非惟自亂其心術，且能亂人之心術。是非有定理，而彼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使聽者失其所守，爲人心之害莫大焉。婦人之仁，柔惡爲無斷。匠夫之勇，剛惡爲強梁。○蔡虛齋曰：婦人之仁，匹夫之勇，不過是說個小不忍樣子。非是小不忍，句裡有一箇婦人及匹夫在。○林次崖曰：此德是執德不弘之德，故註以所守解之。人有所得守之於己，德也。巧言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使人聽之惑，於是非而無定守，故曰亂德。然亦德之淺，方能亂得。若深安能亂。○巧言亂德，亂人德也。小不忍，亂大謀。亂已謀也。○異林次崖曰：小事不能忍耐，決是害大。事婦人之仁，不能忍其愛，庇子之過，淚至敗其子。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決至於忘其身，以及其親。故曰亂大謀。○辨按：巧言雖指他人之巧言，與下不忍，指己之不忍者不同。然不重在人之巧言，而在己之聽巧言上。與下仍是一例。不忍未便是不好處，不足以亂大謀。只病在小字上。一些小牽制而遂流爲姑息，則雖大有所害而不顧矣。以一朝之忿而遂縱其暴怒，則雖

遠人之謀而皆敗矣。故婦人之仁，匹夫之勇，雖若不同，而其不能含忍，則一也。兩亂字亦當一樣看。非上亂屬人，下亂屬己。蓋巧言雖能變亂是非，而我不聽之，則亦不見其亂德也。須是我內自離，下方喪所守。天全存疑，俱只疑得外半邊。

禘按有丈夫而存婦人之仁者，有君子而恃匹夫之勇者。註下婦人匹夫字甚活。且如字皆是字，亦不但仁勇偶舉，以見例耳。存疑看煞。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或問：張敬夫曰：天下之善惡有如白黑之易明者，衆之好惡固所同也。至於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此衆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如孟子於仲子匡章是已，故衆人之好惡君子必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第五 衛靈

堯

近警堂 藏板

察焉。取於衆而察於獨，理斯無蔽矣。

同：大全胡氏曰：察者詳審之謂，非謂衆人之好惡皆非也。特恐其或蔽於私，故加詳審爾。○雙峰饒氏曰：南軒所引仲子匡章事甚切齊人，但以仲子爲廉，孟子獨能辨其不廉，此其衆好必察處。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孟子獨不以不孝目之，此是衆惡必察處。又曰：衆好惡固當察，然我心無私意，方能察之。若有私意，則衆好惡之得其當者，我反以爲非矣。所以惟仁者能好惡人也。○新安陳氏曰：惟仁者無私心而好惡當於理，方能爲衆人之衡鑑焉。○蔡虛齋曰：蔽於私指衆人言。

異：呂晚邨曰：可疑只在一衆字耳。一箇人如何使得人皆惡他，人皆好他，此正無可疑處。所謂察者，也只是推究其所以致惡致好之由。此正聖賢從人情

物理中，勘驗學問處。

辨：按衆字內，固包有善不善在。兩必字，固須着眼從兩衆字生來。然一見衆好衆惡，便從衆字生疑心，亦

非也。聖人只是不苟同，亦不苟異。若於察字前下衆

論多公意亦不得蓋以衆論爲公者多而私者少則已偏着一邊去不見察字之公若謂衆便可疑衆惡中必有善衆好中必有惡故用察則又一定坐壞衆字須要四平八穩方體貼出箇仁者之心來○聖人下兩箇必察只是恐蔽於私意其實察之而好惡已當則從衆非嫌察之而好惡不當則違衆非矯須要看得平不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衛靈

七

近譬堂藏板

○論語問人能弘道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又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古今所共底道理須是知知仁守勇決繼又曰人者天地之心沒這人時天地便没人管○問人能弘道先生以扇吟曰道如扇人如手手能搖扇扇如何搖手

○四如黃氏曰弘有二義人之得是道於心也方其寂然而無一理之不備亦無一物之不該這是容受

之弘及感而通無一事非是理之用亦無一物而非是理之推這是廓大之弘其容受也人心攬之若不盈掬而萬物皆備於我此弘之體是廓大也四端雖微火然泉達充之足以保四海此弘之用性分之所固有者一一盡收入來職分之齊當爲者一一便推出去方是弘○蔡虛齋曰弘道非道本小而我大之也只是滿其分量處便是文王爲人君止於仁與國

人交止於信亦非於性分之外有所加也既是如此如何說箇弘字蓋道體寓於事物之間何能爲哉得

人把這道理發揮出來。則道體方爲之光。冒宣著盛大流行。豈不是人能弘道。其非道弘人一句。只是搭
上意也。○林次岸曰。人外無道人。卽道之所寓也。道外無人。卽人之所以爲人之理也。○註。人心有覺解能字。道體無爲解非字。○呂晚邨曰。人與道本不可離。得則俱得。失則俱失。但欲舉而弘之。其責卻在人耳。弘字中地。步亦不同。由賢至聖。由聖至化神。人做
得一步。道弘了一步。非人道又。何從見此境界乎。○若論道之本來。原無待於人之弘。纔說弘。便是發明
恢廓之義。已見非人不可。然但云人能弘道。則人猶或希冀道之亦存。功于人。惟復加非道弘人一句。令人當下便有警悟。正是聖人重加一鞭策也。○
揚無君墨無父。禪學麻欲無人。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堯靈

三

近譬堂藏板

用功時說。須人自家擴充道原着力不得。○蔡虛齋曰。據雙峰之說。以四端爲道。於弘字爲好說。然非正意。蓋道與性自有分別。依彼說。便是人能弘性。此張子註。所以在圖外。道者事物當然之理。朱子已解在朝聞道。章了。如父慈而子孝。視明而聽聰之類。是也。此道理都在吾身。只在我充大出去。廓大之。都在心上發揮。故曰。人心有覺。若四端則是性也。相人心活物也。如何說道體無爲。且中庸大哉。聖人之道亦曰待其人而後行。○饒氏如何說道。自際天蟠地。何待人非。黃氏兼體用亦非也。此專主用。才說廓而大之。便是用。人外無道道外無人。此二句要細味看。朱子下二句要何用。

辨 撥道字。朱子旣以不可須臾離與五達道言之。而又曰。人者天地之心。沒這人時。天地便没人管。分明人論物理之道。卽天地陰陽自然之道。非有二矣。盡性立命。便通天地化育。而建立事功。都是裁成輔相。乃饒雙峰謂際天蟠地之道。何待人弘。豈知道雖際天蟠地。然無了人。則此際者。都不可見。而功用亦

不成矣。故註曰：人外無道。○萬物皆備於我，故凡天地間道理，皆吾性分所固有。真一。一盡收入來，無一毫欠缺。乃是法其本體，惟其皆吾性分所固有，則世間功業，皆吾性分所當為。故又須一。一推出去，無一處不滿。乃是法其功用。黃元。最當深味。其將弘字，增出容文之弘，一意似乎。實既廓而大之，則內面無所不容，外面無所不充，滿矣。乃蒙引謂才說廓而大之，便是用。豈知天下無無體之用，亦無無用之體。纔說體用，便在纔說用。體便在弘，只是說做工夫。體上存工夫，用上存工夫。○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然天下無必亡之心，則亦無必亡之道。聖賢出，但使小在遠，莫只不遠，亦無必亡之道也。聖人下一私室，其有意。○率性便是道，故張子即以性字言之。蓋分性與道言，則性是命於天之理，道是行出去底。若單言則道亦可包性，性亦可包道。觀內註道體無為，是此道字原在無為之本體上說。則張子以性言之，又何碍乎。虛齋反以性為人心活物，是但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衛靈

三

近齋堂藏板

以其知覺運動者為性矣。不覺走往別家船裏去。○禪按此二句，正如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文法。兩句各有義意，而下每却只是上每至弘道之後，人亦與道俱弘，是非道弘人，乃人自弘人。此釋已。是推說若本文只副撥人當自擴其道體，而不可推誘於道耳。時解更有謂道畢竟也能弘人，夫即成功之後，參贊位育之能事已盡，豈無為之道體所能使之然者哉。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

及改矣。

或問諸說皆善。然本文正深責不能改過者之辭。今諸說乃為能改則復於無過之說，是雖若可以互相發明，然曰舜戒羣臣不日無過而日予違汝弼，仲虺

稱湯不曰無過而曰改過不吝。聖人猶不敢自謂無過而況其下者乎。惟過而不改則是有過。若其能改則不為過也。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過而肯改則過泯於無過，而不改則過成而有。○蔡虛齋曰：兩過字畧有浮實之別。○呂晚村曰：是發人改過語，不是竟容存過語。過而不改是貞，過責整之詞也。必過而不改乃謂之過，則回護之詞矣。望人改過使至無過，此為聖人之心。若回護有過使其得此說，皆長傲遂非，乃鄉愿權術，作用足以害世，不可謂之忠厚也。

論按觀或問之說，則註中能改復於無過一層，特補說不垂本文正面，只重不改是過，深責人之改之也。註復下將不及改句，向等緊切。○細玩註唯不改則其過遂成一句，可見過之成不成，只在改不改此方。向於過而可以挽回之時，正是糾復大關頭。看是謂二字危悚之極。○人有前半生過後半生改之者，然謂後半生能遷善則可謂後半生可掩蓋前半生之過，亦不得此不可謂能改便不算過也。惟偶然一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衛靈

七

近譬堂藏板

差失，纔覺便改，乃可謂復於無過。只不改則其過已成，卽別一事善此一事，已是謂之過矣。更不及改矣。

學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

爾

此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也。

評

問聖人真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否曰：聖人也。曾恁地來，聖人說發憤忘食，却是真箇惟橫渠

知得此意，嘗言孔子煞喫辛苦來。橫渠又言堯不曾喫辛苦，舜喫辛苦，但三十徵庸後來便享富貴。孔子一生貧賤，是事都去理會過來，問堯不曾喫辛苦，做工夫依舊聰明，聖知無欠缺，但不如孔子於事理又

周匝詳審○某注云蓋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自得思是硬要自去做底學是依這本子去做便要小着心隨順簡事理去做而今人都是硬去做要必得所以更做不成須是軟著心貼就他去做孟子所謂以意逆志極好逆是推迎它底意思又曰遜志是卑遜其志放退一着寬廣以求之不得恁地迫窄便要一思而必得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此章非以思為無益也以思而力索硬要得也故勞而無功遜志而自得者深造之以道而自然得也得之於優游渾深之中其理實而味永也○不如學也學者低心遜志勉循循之謂也是優游工夫故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呂無黨曰夫子之思思事理也但思事理不知學問便不下手做去故謂之無益今人看夫子之思乃與異學參悟一般如此則荒唐幻妄之為能且存害益但無益又將與學背馳豈可祇云不如而已哉况如此說則竟似夫子起初錯走路頭後來歸正乃作此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衛靈

告

近譬堂藏板

一番戰悔語耳吾願天下莫謗先師也
關探思也是在事理上思學也是在事理上學但思是懸空揣測那事理便道是了遂硬着去做畢竟做得來不貼妥故曰無益學是虛心法依這現成本子順着事物做去自能妥貼地註下遜志二字學中便有思在朱子謂孟子以意逆志極好又曰放退一着寬廣以求之不得恁地迫窄便要一思必得日以意逆日寬廣以求都明存一思字在但勞心以必求必字中便見任已意而不學遜志而自得自字中便見貼法以用思也不然聖人因思廢學又教人因學廢思有是理乎○學者效也以不知不能而效乎已知已能者也豈存我方要效法他先自驕亢起來故學須是遜志纔遜志則勉勉循循已是不廢思矣

頑按吾嘗二字直貫到以思方佳故註以一句字截之然無益二字若不頓斷則猶不見思之徒勞學之有益而死心塌地以從事於學故註亦以一句字截之能於頓截處領神則一章之大意已解○惟思學

都就事理上說所以有益無益之分若作始末
悟則教人方學便教人廢學矣世間一種拘帶於
物章句者又何以解免耶○曰不如學可見聖人
已曾學過來語非徒思過來語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
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祿在其中
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為憂貧之故而欲為
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末豈
以在外者為憂樂哉

語類問君子謀道不謀食曰上面說君子謀道不謀
食蓋以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又恐人
朱子異同條辨論語卷十五衛靈
近賢堂
藏板

錯認此意却將學去求祿故下面又繳一命謂君子
所以為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貧而學也○學固不
為謀祿然未必不得祿如耕固不求餒然未必得食
雖是如此然君子之心却只見道不見祿如先難後
獲正義不謀利賄當不到那裏○論語凡言在其中
矣當以餒字推之蓋言不必在其中而在焉者矣○
因言近來稍信得命及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憂
道不憂貧觀此上段則窮達當付之分定所當謀者
惟道爾曰此一段不專為有命蓋專為學者當謀道
而說只說一句則假緩而不切故又反覆推明以至
憂道不憂貧而止且君子之所急當先盡語義則命
在其非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此只
說義若不恤義惟命是恃則命可以有得雖萬鍾有
不辨禮義而受之矣義有可取如為養親於義合取
而有不得則當歸之命爾如澤無水困則不可以有
為只得致命遂志然後付之命可也
雙峰饒氏曰首句重在謀字上末句重在憂字上
謀以事言憂以心言憂道自然不憂貧到不憂貧地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計五論語

美

藏板

近善堂

位也是難事學者縱未說不憂貧也且以此等意思
 存之胸中久久自別○雲峰胡氏曰凡學而謀食者
 只為貧富關打不透爾果不憂貧自不謀食○新安
 陳氏曰謀食之食以食祿言與祿字相屬也餒在
 其中一句自是引喻此章夫子始終教學者以審內
 外之輕重也君子惟謀學以明道而不謀食以得祿
 譬之耕本不求穫而餒在其中是學本不求祿而祿
 自在見其學焉而聽祿之自至可也末又申言之憂
 道以見其謀之深然後謀之無非欲學者知內之重
 見于事憂之深然後謀之無非欲學者知內之重
 而外之輕耳○呂晚邨曰存一毫謀食之念即是不
 謀道不謀食正所以謀道也○謀道不謀食兩項關
 一不得雖不至皇皇謀食亦未嘗有志於道此種人
 正不少欲自附君子其實非也○凡言在中者皆不
 必言在中而在中者也此意在考人看君子只有箇
 謀道耳飯糗茹草可終身不食矜衣若罔存此正是
 在中正是中者○朱子謂惡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
 道以謀食故又繳一句則中一句下之轉折正解也

俱須在論君子意中看出始得若君子自作商量又
 同夢語矣○陸稼書曰謀以事言憂以心言擇善固
 執所以謀之也釋焉而惟恐其釋之不精執焉而惟
 恐其執之不固所以憂之也這一謀字中有學問思
 辨行在存格致誠正修在這一憂字中有戒慎恐懼
 之意存常日在之之意專於謀道憂道自無暇及於
 食為己之意重則為人之意自輕
 獨切君子之事只是謀道何嘗謀食來但耕也而餒
 在其中學也而祿在其中初未嘗係於謀也此處正
 須輕下若語氣一滯將得祿之理說得重了便隱隱
 有為祿而學之弊下雖作轉語亦翻身不活矣因上
 祿在其中是說學之功效恐疑君子之心為功效起
 見而後學故又追到心裏去見其憂道不憂貧也○
 首一句是儻侗說見君子終日所為在此而不在于彼
 未繳一句又推原所以謀道不謀食之心惟其憂者
 在此故謀者在此不憂者在彼故不謀者亦在彼憂
 在外謀在外憂在先不憂者在後○論君子只有箇謀道
 憂道更無箇謀食憂貧何必更說箇不謀不憂正為

分謀道之事者是食分憂道之心者是貧出此則人
彼因彼即廢此故必論貧不謀食不憂貧對待在這
裏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要以仁爲重仁能守之則大來已立雖臨民不以莊
動民不以禮亦其支節之小失耳然亦不不自警
省以求盡善而全其德也程子范氏皆以此章兼
臨政處已而言向也曰知及仁守爲學之事也莊蒞
禮動爲政之事也然爲學者雖未及乎爲政至於接
物處家之際亦非莊蒞禮動不能也爲政者雖不專
於爲學然非智識之明而持守之固則亦無以爲臨
政之地矣此章之旨說者所以兩言之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衛靈

三

近譬章
藏板

以後說爲政。○問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一章。上下文
勢相牽合不來相似。曰知及之仁能守者是明德工
夫下面是新民工夫。問克己復禮爲仁到仁便是極
了。今却有兼以蒞之與動之以禮底工夫。是如何
曰。今自有此心純然更不走失。而於接物應事時少
些莊嚴底意思。關關翼翼底自不足。以使人敬他。此
便是未善處。問此便是要本末工夫兼備否。曰。固是
但須先有知及之仁能守之做箇根本了。却方有何
去點檢其餘。便無處無事不善。若根本不立。又有何
可點檢處。○知及之如大學知至仁守之如意誠蒞
不莊動不以禮如所謂不得其正。阻所講恭敬而辟
之類。到仁處大本已好。但小節畧畧有些未善。如一
箇好物只是安頓得畧傾側少正之則好矣。不大故
費力也

程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此言中人以下也
若夫真知未存不能守者

大全新安陳氏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學而
知之明則知及而得之矣不能無私力行而守之不

固雖得之必失之也。○林大崖曰：不行而曰守，在守比行尤深也。故中庸只說擇守，行是踐其所規，守是行之有得者，持之不失也。故曰：雖得之必失之，言知是以及之，仁不能守之則雖行之而有得終必失之不為我存也。○陸稼書曰：大抵人之學先要明理，理不明無下手處。所謂理者非他，只是子臣弟友，視聽言動。當然所以然之故，須要用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工夫去講，得討論表裏精粗，無不洞徹，便是知及之。然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苟知雖及之，而物欲牽引，格於陷溺，或奪於富貴貧賤，取舍之間，或違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得之於學，問思辨之際，首失之於克伐怨欲之中，半途而廢，遵道亦徒然爾。故必仁知兼備，然後可以言學。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矣

藏板 近譬堂

毫如造九層之塔，到頂尖處，更不可不完美。耳定要，以仁守為重，便失此章之旨。且此章正論輕重，並不論重正為莊，蒞動禮一節，輕似一節，所以更不可忽也。**註**：按首節特下雖得之必失之二句，可見得失之界，全在仁守上。故朱子謂其要以仁為重也。既以後節節都看工夫，在不可謂一仁守便無餘事。再按愚謂此章首節當另提見知及必要，仁守下二節，雖仁守上推言之，又要莊以蒞動以禮，見由本及末之意。則工夫既無欠缺，而又失輕重之分。若謂一節密似一節，遂不重仁守，則大學一經亦因一節審似一節，反重治國平天下而不重正心誠意，豈論似細而中不確。○學曾問聖門大學工夫甚重，格物致知而中庸明善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許多工夫，固執只一篤行而已。孟子以智為始，條理之事，何也。既學問似此章宜重知及之，而朱子謂重仁守，何也。既學問先分節得與失，只一箇仁不能守，那知及都無用了。雖仁不能守，尚是知之不真。然畢竟不有之於身，是他力行上衰，颯了如先儒以誠意為人鬼關，亦是此

守爲王之語而失其意者也。○燕衮是裏面工夫是
纔克得到此雖似輕於知仁然火候不到此便有弊
病動之以禮在知及仁守莊莊後講此禮雖節文之
微而動之之遂却精。○陸稼書曰君子之學也務其
大不忽其細正其本不遺其末。即知及仁守矣吾身
之內美既已畢其治世之大綱亦已粗舉然動容周
旋皆天理之流行也苟臨民之際而稍不莊重則民
不知敬亦吾學之累矣。○不莊莊謂是厚於內而
不嚴於外。稽室陳氏則以此心小意妄念便生解不
莊莊蓋內外一體不嚴於外則到處是內而工夫有缺
註是說一層說陳氏是深一層說
○按註謂氣質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厚
於內分明單真仁字說不見仁字上。○稽當加細密工
夫也氣是氣稟習是習學或是氣稟生來本偏外面
少嚴肅或是學習後來偏小只道心曠無私遂不加
檢點故亦有不莊以泄者但知及之後已非不知如
何爲莊如何爲不莊只要內面持敬爲主外面無管
得到則自然莊溢矣此陳氏之說爲最密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衛靈

全

近醫業

禎按知及仁字時若不層扣遍內外則知及時所知
已不全而仁守時亦有所有缺略矣但內裏工夫似
難外邊工夫似易然知得工夫雖到猶待禮行仁守
亦只心無私欲打磨本體卷到容貌舉止無不中度
相愈小愈難此知及仁守
之後又言不莊以泄之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泄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禮之
節文。○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泄
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
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
不可以爲小節而忽之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公

全

近譬堂藏板

謂類莊以泄之。是自家去臨。民動之不以禮。這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是使之以禮。下稍禮字。歸在民身上。又問是使他做事。要他做得來合節拍否。曰然。又問是合禮底事。便以使之不合禮底事。便不以使之。曰然。看那動之字。便是指那民說。使他向善。便是以禮。不使他向善。便是不以禮。如古所謂蒐苗。獮狩。就其中教之。少長有序之事。便是使之以禮。蓋是使也。以此事所以味吾仁。蓋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者。得之矣。所以味吾仁。蓋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者。得之矣。同大全雙峰饒氏曰。此章六箇之字。要分別及之。守之得之。失之。此四之字。指理而言。泄之動之。此二之字。指民而言。○雲峰胡氏曰。仁者心德之全。知及仁守。而猶曰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者。德之全。而責之備也。知及仁守。莊泄。而猶曰動之。不以禮。為未善者。蓋德愈全。而責愈備也。夫本已立固。足以見其心德之全。小節未善。亦足以為全德之累。○荅稼書曰。即知及仁守。而又莊泄矣。整齊嚴肅之氣象。既足生人

之敬。保邦制治之規模。亦足服人之心。然細微曲折。皆天理之散見也。苟使民之際。而稍欠節文。則民不能興。亦吾學之疎矣。不莊泄。是恐偶未能暢發。到赫喧處。不以禮。是道之以德。而齊禮處。未能精密。總見德愈全。而責愈備。氣稟學問之小疵。皆不可不變化。而克滿之也。此夫子以全學望人。與大學之三綱。領八條目。實相表裏。

○慶源輔氏曰。不莊。氣質之偏也。不以禮。學問之闕也。○林次崖曰。小註蒐苗獮狩。就其中教。以少長有序之事。又是一說。晉文公大蒐。以示之禮。正是如此。動之。不以禮之禮。乃君子身上說。與知仁莊一側。大蒐。以示之禮。又是制少長之禮。以教人。乃齊之以禮之禮。與此不同。蒙引始謂號令措置。舉中道理。其說。是矣。又引齊之以禮。晉文公之禮。為證。則混二說。而一之。恐未是。○呂晚村曰。動之於禮。此是極盡完備處。不是說治道要德。又豈如道齊所云也。○荅稼書曰。大全朱子。有一條云。此章以仁為主。所謂知及之。所以求吾仁。泄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此亦

偶就仁上說耳。若欲以知為主，亦無不可。蓋小疵未去，便仁不成。仁知不成，知然此皆非止意。夫子只是論學之全功耳。未嘗欲將某字作主也。蓋仁知等字若深言之，則不仁字也。叫不得知，不惟不禮也。叫不得仁，若淺言之，則知自知仁自仁。非禮自莊禮不必以一字貫通章。

○ 掘到莊以澁則此身已全在規矩準繩之中。自家已合禮矣。時解將動之，不以禮仍貼在自家說者，非也。朱子云：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有禮下稍禮字歸在民身上。如教民孝，必有箇孝底禮。教民弟，必有箇弟底禮。隆殺等級各有節文，使小民不但不合乎義理，而併合乎義理之節文。此已是玉道之極。至處然究竟只完得知及仁字之分量。且知及仁守莊澁便是道之。以德動之以禮便是齊之。以禮存疑大謬。○朱子總言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正以學未至仁時，善猶未爲，已有更講甚細密工夫。又曰：知及之，所以求吾仁。蓋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蓋以不爲求仁，則不消知及之矣。莊澁是卽外以養中。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全

近譬堂藏板

動民以禮。仁之漸漬。斯民者方。浹洽深厚。朱子正就本章發此論。若他章言進學，亦可重知及矣。且論學之全功，固不必標某字作主，而道理之輕重本末，必有所歸重處，則又不得而抹去之也。棟書說來是。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無一長可取。

或問 范氏之說明白無疑，此外吳氏張氏之說亦善。吳氏曰：方辯之耕稼時，視之猶人也。一旦受堯之天下，若素有之。小人有立談之間，而其材可知者，至委以國則未有不敗者。張氏曰：君子而小知，則不若

於用。小人而大受則必敗於事。此其爲任賢使能之異也與。

語類問小知是小者才大受是大有德如盆成括小有才未聞大過是也曰却如何說可不可字義理且看他本文正意是如同說今不合先以一說橫着胸中便看不見。

同大全雲峰胡氏曰小節可以知小人不足以及知君子大受可以許君子不可以許小人材之所成惟器德之所克惟量君子之所以可大受者材與德俱夫小人之不可大受者器與量俱小故也○雙峰饒氏曰君子於小事上有拙處小人於小事上有長處所以不可以一節觀之或問君子才全德備何爲於小事上有拙處曰不可以一槩論君子秉直筆陰但其大體正當雖細微處有未盡亦不害其爲君子又曰此小人是小有才之人非庸常之小人○蔡虛齋曰此章不可以才德分大小大者兼才德小者持一事之末一藝之才耳君子言才德小人言器量者言材德方接得在重字言器量方接得淺後字胡氏曰材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金

近世堂 藏板

之所成惟器德之所克惟量考之集註有曰器者有用之成材則材器是一類矣又曰仲弓寬洪簡重有

人君之度則德量是一類矣

蔡蔡虛齋曰君子所短者小而所長者大小人所短者大而所長者小故長於其大而短於其小猶不害

於君子若短於其大而長於其小是亦小人而已此

君子小人之所以辯也故曰此言觀人之法○林次

產曰此言觀人當於其大不當於其小君子可以大

受不可以小知若欲以小知之則失其爲君子矣小

人不可以大受而可小知若欲以大受之則失其爲

小人矣故以大事而觀人然後其人可見以小事而

觀人小人未有不勝君子君子或置之無用之地矣

○呂晚村曰註云此言觀人之法看知受二字已不

是閉戶先生事矣特所以不可處原在君子耳○知字從觀者見受字從君子見其不可小知處正爲有大有受在○大受不必定建功立業窮達常變皆有之○不可不在君子身上看止是道不行不盡其用在觀人者推論則不可不關係極大不止是一人分

上事也。○徐爲箴曰：大受如或委以重權，或付以道。

統或托以大事，皆是不必單配用人言也。

辨 捩時解謂謂不可是觀人者，不可以大有所受，可以小有

受之，兩可字是爲所觀者，可以大有所受，可以小有

所知，文氣割裂，愚謂君子小人字當。顧是君子自

是不可，小知而可，大受是，小人自是，不可，大受而可

小知，俱貼君子小。人說，惟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

則觀人者，不可。思細裏未可觀，而察君子任重之林

德，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則觀人者，不可。因器

量之淺狹，而並廢可取之小長也。觀註足以任重未

必無一長可取，皆見用人者常隨材器使之意，至不

以大受用君子而徒以小知君子，則不能盡君子之

用，不以小知小人而以大受用小人，則反以救國家

之事。此一層已是推看虛齋謂長於大短於小，不害

爲君子，短於大長於小，是亦小人而已，如此說却是

人才，只要大受不要小知，將必用君子而棄小人，而

所謂觀人之法者，皆刻矣。次章又謂以小節觀人，小

人未有不勝君子，君子或置之無用之地，論亦偏頗。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論語

近譬堂藏板

非本文平列之意。○愚意此君子小人與他處不同。若材全德備之君子，則體無不具，仰用無不周，可夫受亦不可。知如孔子攝曾相事也，得爲委吏乘田也。得若庸惡陋劣之小人，則心術奸險，行事貪詐，不可夫受，亦不可小知。故台輔元戎，做不得，虎賁綴衣也。做不得，惟君子之林德存，可以任重，而不可以細事者，當略其小，而取其大小人之器量存，可以細事而不可以任重者，當慎垂其大而但取其小。此是於常格外又闢一觀人之法，見如此而後於人才無遺憾也。敢付論之。

禎按晚村謂不可小知處，正爲有大受在，則是君子

必不長於小矣。可大受者，斷無技藝之長矣。至謂窮

達常變皆可大受，夫兼常變可也，窮處如何可言大

受。徐說更兼道統，豈君子可傳以道，小人必不可與

於道乎。豈君子不可小知者，不可知一節之小，而小

人可小知者，僅以一事之理限之乎，皆不可通矣。○

註云：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未必二宗甚。派君子非細事，必不可觀，然亦有未必可觀者，故不可以是知。

之耳。若其材德足以自重。則大受自無不可者。總之此君子小人。只在器量。材具大小。上論不在人品。心術邪正。
上論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金

近譬堂藏板

○蔡虛齋曰：仁之在民不可無，尤甚於水火之不可無。蓋水火外物，而仁在己，外物為重乎。在己者為重乎。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人身為重乎。人心為重乎。所謂甚於水火者，此也。集註凡存二節，意且水火亦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本文此又一意。如徐仲車所謂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為君子意思。總是勉人為善而已。○上言仁之甚切於人，以見其所當勉。下言仁之無害於人，益以見其所當勉。聖人勉人為仁之意，何其懇切如此。○呂晚村曰：此節文法是步步追出。仁之無以尚意，水火於生人最急切，仁亦猶然。不但猶然，其急切更甚於水火。是就得益上看到下文蹈而死，又見水火尚有善患，而仁更無善患。又向利益急切外加一義。

○問夫子言吾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後又言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者。潛室陳氏曰：蹈仁有益無害，人何憚而不為。此勉人為善之語。若到殺身成仁處，是時不管利害，但求一箇是而已。人只患不蹈仁，憚

仁則心無計較之私。若義所當死而死，雖比十亦不害。爲正命。

論 拔水火民所賴以生，仁亦民所賴以生。但失水火則不過傷民之生，而此心無愧。失仁則喪其本心，而此身亦徒然矣。醒人只在其於二字。吾見未見二句，又是更轉一步。見水火生人而亦殺人，仁則生人而不殺人，人何一日不離水火而不肯一日不離仁也。

○章首提出 一民字，雖水火而亦不肯一日不離仁也。設非論到仁之精微，豈得與水火相較論到殺身成仁變故時也。

若論仁之精微，豈得與水火相較論到殺身成仁變故時也。得謂未見蹈仁而死，聖人是因民生日用視水火爲切身之物，而不知仁之更切於生，故說眼前至易見者，爲指點仁，只如孝於親，弟於長，厚於倫，類便是此。

皆日用常行，至順至安，有何蹈仁而死底事。習室陳氏深論。

者非。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公

論語 卷十五 衛靈公

矣

近譬堂 藏板

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爲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可。不。遜。

或問 當仁不讓之說，曰弟子之於師，每事必讓而不

敢先者也。至於以仁爲己任，則當自勉而勇爲之，不

可以自讓也。蓋仁者己之所有而自爲之，非奪諸彼

而先之也。何讓之有。所謂不讓者，則猶程子所謂不

爭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者。其事則所謂顏子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者是已。大抵此與上章皆勉人爲仁之辭。上章爲比民都不知仁而憚於爲之者，發此章爲學者，知仁之爲美而不知勇於有爲者，發各有所當云爾。

或問 問當仁不讓於師，這當字是承當之當，否曰然。

亦是任字模樣。○問當仁只似適當為仁之事集注似以當為擔當之意曰如公說當字謂值為仁則不讓如此恐不值處煞多所以覺得做任字說是恐道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這般處須看擔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是師長可做此事

○大全雲峰胡氏曰當字大有力量不於者當不起不毅者當不去請事斯語顏子當之仁為比任曾子當之顏曾遜於夫子之門未嘗以當仁之事而遜於夫子也○蔡虛齋曰何不曰當仁不讓於父兄而必曰於師者蓋師是已所推服以為不可及而素讓之者也猶且不讓焉其擔當可知當仁不讓父當仁不讓兄非獨師不讓也

○辨按仁是不可與也雖底若當字輕看說是適當為仁則那箇是不當為不稱候此朱子解作擔當為不易也即朱子謂此仁字是指大處難做處說是見得平常小處易處不用着加擔當已自做得來了惟大處難做處須勇猛向前之意亦非只當大處難處而小處易處便不當也○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心有私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全

近警堂 藏板

欲固須要克己復禮然亦必於事為驗之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都是實在事業仁為已任正是徹內徹外之學凡此心德愛理皆自有而自為之故不讓於師若單言克治之功而舍却事為之實便看仁字不真註曰必為又曰自為必為則無所阻撓自為則無可旁貸然勇往而必為則能以氣配義自有而自為則能直反本體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可問貞諒之別曰處義孰精不期固而自固者貞也不擇邪正惟知必信而不易者諒也諒信之別則程子得之范直以信為諒尹以諒當信則為未密至於

楊俊或以貞為正而不及於固或以貞為固而不本於正亦胥失之

諱類 貞者正而固也。蓋見得道理。是如此便須只恁地做。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為正字說不盡。故更

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諫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故貞者。是正而固守之意。諫則有固必

之心也。○諫字論諱有三箇。匹夫之諫貞而不諫。是不好。友諫却是好。以貞對諫。則諫為不好。若是友則

是友無信之人。又却不如友諫也。諫信之小者。孟子所謂亮。恐當訓明字。

固 大全雙峰饒氏曰。貞者正而固守。諫則固而未必。正言必信。行必果。而不知惟義所在者也。○南軒張

氏曰。貞則信在其中。但只小信。而于義有蔽。則失其正。而反害於信矣。

異 呂晚村曰。此與淵章句例不同。無諫而不貞。反對蓋諫尚近君子邊事。非小人之所有也。不諫只在貞字中轉進一步。不作反對看。○正是其理正而固有

精審實體。毅守意。合看乃得貞字之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矣

近譬堂藏板

辨 樹諫若淺言之。必於信尚勝似不信者。若深言之。不擇是非。而必於信。便是一團私意。與君子地位天懸地隔。如何不作反對看。但諫之失不在守。上大夫乃在知。上大夫蓋後手。是一般初頭。却自別。○貞正而固也。為正字不足。以盡之。故又加固字。惟其能精察理之是非。纔能得理之正。然未到此而弗遷。田地亦未見其為自也。是精審意在先。乃所以正固者。正內有實體。意固內有殺守意。賊村諫亦微混。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

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

有求祿之心也。

或問 敬事後食之說。言夫子之意。蓋曰敬於其事。而後其求祿之心耳。今當說於敬其事之說。皆得之。而

皆以為先敬其事而後可以受祿則失之試以范說考之集註則可見矣而謝氏之意又以為敬其事而後可以得祿則其病有甚焉者學者於此毫釐之間尤所當察也其為貧而仕之疑則張敬夫嘗辨之亦可取也張敬夫曰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後其食猶後獲之意然則為貧而仕則奈何孔子嘗為委吏矣亦曰會計當而已矣蓋亦敬其事以為主也若曰為貧而仕食焉而已違卹其事則失其義矣

同大全雙峰饒氏曰此後字如先難後獲先事後得之後後獲謂不計其效也蓋為人臣者但知盡其職分而已祿非所計也所謂正其諒不謀其利之意○胡氏曰後其食者蓋委置之不存乎念慮之間非縱任其事而卽有得祿之心繼之也若謂先敬其事而後有計祿之心則義利雜揉公私交戰其不為利心所勝者幾希○呂晚村曰天秩天祿皆是天理上事因事節食君臣之大義有何誤人處看原憲辭粟聖人不許則矯廉亦非合義但如後世事若其初應舉時原為門戶溫飽起見一片美田宅長子孫無窮嗜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允

近營堂 藏板

欲之私先據其中而後講如何事君便講到敬事也

只成一種固寵患失學問此便是先其食先其食則

敬皆不敬也故聖人下箇後字

辨樹敬其事其字不指君言卽指事君者言若其字

指君則其事仍君之事宜乎事君者猶分而為二也

惟人臣受職後則事卽是臣分上事如何不敬註修

其職盡其忠兩其字正貼其事一其字後之典出自

所當得之食也但食雖臣所當受而認祿之典出自

人君原與臣無干故臣職有不盡是表自欠缺了若

食之必得乃君之報其臣自無欠缺也而況無是事乎此

得亦君自當敬食自當後於此不明如何能勘破義

利界分○今人動云一心敬其事自不計到食上去

作一層看了問其心何以止在於事自不計到食則

茫然矣吾願其且將事之切於已食之原不關已處

○子曰有教無類

審得分明再講敬後是一貌道理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衛靈公

卒

近譬堂藏板

大全慶源輔氏曰人之性同乎一理而已然其品類則有善惡之異者何哉蓋於其始生也已有氣稟清濁之分及其少長也又有習染邪正之異苟欲合其異而反其同則在乎教耳故君師有教化之妙則人皆可以復其善而自無為惡之人豈可復論其類之惡哉○洪氏曰聖人之教如雨露之於萬物夫豈有所擇哉○南軒張氏曰人所稟之資雖有不同然無有善惡之類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嘗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強豈有氣質之不可變者乎然堯舜之子不肖則氣類又若有異何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反之功

其卒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蔡虛齋曰人固有善惡之不同教則變其惡而歸於善反其異而同之也故不教則已有教則不當復論其類才說箇類字便見有惡者在無類自教者立心言所謂不當復論其類之惡也正無所擇意末說到人復於善處只是人皆可復於善也

林次崖曰所以作教者立心說不作人復於善說者人固有下愚不移者如堯舜不能教其子周公不能教其兄弟是也若謂聖人有教則人皆可復於善未免有窒碍處

攔類兼氣習兩者氣有清濁之殊習有醇澆之異皆類也世間類自是不能無者然性本皆善則未有不可教之人也故有教無類有二義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自無善惡之類此一義也君子有教源欲人之皆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善惡之類此又一義也看註本有兩層然惟其有教則自無類所以不當問其類義自相因而重在君子不問其類之心耳若謂下愚不移不能皆復於善反以集註為窒

碍則又不然。聖人此語只曉正發詭見人性皆善。則皆可以復於善。未說到有不復於善一種人。纔計及此。便存類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

補義 橫渠曰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為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為謀。○范曰道同則心同。心同乃可相為謀。學聖人之道者不可與學異端者同謀。行忠信者不同與為欺偽同謀。所趣不同故也。

同 大全新安陳氏曰善惡謂君子小人。邪正謂吾道異端。如陰陽水火之相反。此不能為彼謀。彼亦不能為此謀也。

辨 按道字且寬。說善有善底一道。惡有惡底一道。邪有邪底一道。正有正底一道。善惡如君子以義小人以利之類。邪正如吾道仁義異端非仁非義之類。若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衛靈

空

近譬堂藏板

認煞道字謂君子與君子所行亦或有不同亦不相謀。不知事偶不同而理原無異。豈遂至絕不相謀哉。聖人所謂不相謀者。蓋已該內外始終而言之矣。○註如善惡邪正之類。下如字類。字甚活。善惡邪正。特舉其大者耳。推而農不與工謀。商不與賈謀。醫卜之屬類皆然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

補義 謝曰不辭費也。

補義 謝曰不辭費也。○新大全胡氏曰富者欲其瞻也。麗者欲其華也。○新安陳氏曰惟達理者辭能達意。達意之外而過求之。非以繁多為富。則以華美為麗。正理反為所蔽。本意反以不達矣。達之一字。命辭之法也。東坡與人論文。每以夫子此言為主。○蔡虛齋曰未達要達。既達則不可以復有加也。所謂不以富麗為工也。而已矣。三字重。所謂行於其所當行。止於其所不得。不止亦得。

此意。○林次崖曰：不曰達理而曰達意者，辭以道意，事變不同而意隨之，辭則各隨其意而達之也。未達則求達，已達則不可復有加。○呂晚村曰：文章之病，只是不能達，與求多於達之外，二者而已矣。三字兼括二義，然看來求多於達外，卽不知達之妙，卽爲不能達，其實一病而已。○惟其能達，故自己矣，其不已矣者，正爲不能達也，不能達越不肯已矣，不已矣，辭益不達。此古今文章之通弊也。○要知達是達甚，庶如何便能達，學者於此當入思議，不可徒向辭求達也。

按辭或煩言之而達，或簡言之而達，只要理明而已矣。三字原將兩邊道盡，註對富麗爲工，以寡欲其瞻麗，欲其華足以掩意，非單對煩言者說。諷煩言者富麗而簡言者不富麗也，就辭之源流論之，古簡而今煩，然亦不可謂之古盡達而今盡不達也。○有經世之辭，有明道之辭，辭之大者也，如使命之往來，友朋之贈答，皆是，未有不期於達者也。○理屈則意躓，意躓則辭窮，由是而求工富麗以掩之，吾未見其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五 衛靈

叁

近譬堂藏板

能達也。後世如蘇王之徒，雖不足於理，而強辭自勝，然止可謂之自達其意，而非聖人之所謂達也。○將達字頓斷而已矣。另讀見不當求多於達外之意，再將達而已矣四字連讀，見當求理足於達內之意，須反覆俱徹。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

曰某在斯某在斯

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歷在坐之人以詔

之

圖大全吳氏曰：古者樂師皆用瞽，以其廢視而聽專，且令天下無廢人也。

按聖人舉動固無往不是道，且道固皆出於無心，此以通章大意抹却首節也。愚看聖人接見師冕有

仁禮二義在。不忍其不見階。而後告之以階。不忍其不見某某之在斯。而後告之以某某之在斯。此殆不成人之意也。主人作階。而賓不見有階。不致不告之使知升。主人陪席。而賓不見有正席。不致不告之使知坐。主人與陪賓者皆在斯。而賓不見有在斯。不致不告之使知某某之在斯。此以至微賓之意也。聖人一相師之道。而仁禮兼盡矣。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不可以子張之問。作問語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教也。學者善觀之。則見得皆出於聖心。天理之流行者矣。○林次崖曰。蒙引與師言之道道字。帶上讀。謂與師說話之道。看來不是謂與師說話。當是與師交談。言論師冕見自及階。至皆坐。未嘗與聖人交談。言論。豈可謂是說話之道。只是師冕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之五 衛靈

奎

近譬堂 藏板

及階及席。皆坐。聖人隨在而詔之耳。
辨。聖人因師詔師。豈有非道之理。聖門學者。固於夫子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察。然必當目擊。自有相。可以無庸。聖人之詔。而聖人於敬之誠。有觸動。不覺其詔之詳。詳如此。若他人處此。必然忽過。故子張以道為問。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助也。古者誓必有相。其道如此。蓋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尹氏曰。聖人處己為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四書朱子異同條辨論語卷之十六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九十四章

同大全胡氏曰疑為齊論以皆稱孔子曰且三友三樂九思等條例與上下篇不同然亦無他左驗

異厚齋馮氏曰上篇首衛靈公以識諸侯之失此篇首季氏以識大夫之失下篇首陽貨以識陪臣之失也此篇季氏而後即記禮樂征伐祿去公室之語乃記者以為篇次之意勿軒熊氏曰首三章皆嘆魯

也餘亦雜記夫子言行

辨按馮氏以上篇首衛靈公為識諸侯之失此篇首季氏為識大夫之失下篇首陽貨為識陪臣之失似有次第而近鑿蓋三篇中旨意雜出何得因首三章而遂謂其概論諸侯大夫陪臣也即此篇第二章天下有道本論天下大勢而能氏以為嘆魯亦非是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計六季氏

一

近譬堂藏板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

同大全春秋傳曰顓臾風姓也實司天皞與有濟之祀註云伏羲之後在泰山南武陽縣之東北

異蔡虛齋曰顓臾魯附庸也孟子註小國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而庸字無解今考庸字只有三解曰用曰窳曰功無訓通者此蓋取常義也謂以附為常也顓臾則附於魯也故曰魯附庸

辨按註以顓臾為魯附庸蓋殆下既主東蒙而又為魯天子之臣非附庸而何孟子謂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正解附庸之所由名也朱子解謂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似非庸字正義

虛齋取常為義似不若取功為義蓋附大國通姓名於天子而達其功也或曰附庸之國未必盡皆有功安得以庸為功曰先王今名之始原欲其奏績而報

功也。况附於諸侯以達於天子，必有其所以達者。而非徒姓名而已也。○伐本征有罪之辭。顧史本無罪，而季氏必有借以爲名。因亦曰伐也。將者事未舉而謀已成之謂。不當伐而伐，季之罪自昭然矣。故不諱言伐也。看下冉有季路口中。但曰有事。而此先以伐魯者，正始師以伐爲，而先善其安伐之罪云爾。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顯史

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

○史記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郛。○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季孫謂其宰冉求曰。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師人齊軍獲甲首八十。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二

近譬堂藏板

齊人遁冉有請從之。季孫弗許。○史記世家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在陳。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名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名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矣。康子曰。則誰名而可。曰。必名冉。於是名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冉有爲季氏釋與齊戰於郟。克之。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於孔子。康子曰。幣。迎孔子。孔子歸魯。○趙氏曰。魯哀公十年。孔子自楚反乎魯。魯以幣召之。乃歸。子路從孔子。反魯。當在此時。十四年。小邾射來奔。曰。使子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則子路尚在魯也。必是此年。復之衛。次年死於孔懼之難。○蔡虛齋曰。季氏之伐顯史。不過欲取以自益。未必顯史得罪於公家。亦未有犯於季氏。當時季氏亦必借一辭以爲兵端。然據冉有曰。固而近於費。似更無他端。縱使有之。亦只是假借之辭。不必計也。○有事。

言以伐顓臾爲事也。其以曰孔子者，此事二子與焉。其心亦有所不安者。故以白之。觀孔子意以爲何如耳。

按聖門弟子多以齒序。今以冉有居季路之先者。蓋亦原情定案而見冉有之用事也。觀下何以伐爲。則是無可伐之罪矣。觀後因而近費則季氏並亦無由援以爲名矣。則所謂有事直是自造兵端耳。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冉求爲季氏聚斂充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附大全問獨責季河也。朱子曰：想他與謀較多。一向倒在他身上去。未可謂也。

按後因二臣不責之言方責其不能陳力就列。不可則止之過。此於下簒竊承讓與之不當。然則此過字分明責其勸勸伐顓臾之過也。故註明其充用事而推原其爲季氏聚斂以見勸勸伐顓臾之不爲虛。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三

近警章
藏板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

地七百里之中。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

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二。獨附庸之國。尚爲公臣。

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

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

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易之定體。而一言盡

指土田言除起山川附庸也然亦未必土田只一分
山川附庸却有六分○社稷魯公之社稷也故曰社
稷猶云公家

辨按孟子之於王制雖言其畧然規模制度然有根
源如由祿足代耕起義以至於君十卿制皆條理井
然則所謂公侯皆方百里者斷非無據臆說也受地
原以班祿財公侯之地自前土田祿者而言若兼
山川附庸僅得百里將土田愈多社何能十倍卿祿
而大夫以下無不編及乎以此知金山之說確有
可信虛齋以未必土田一分山川附庸六分為疑殊
不知山川原多於土田而各國形勢又不必盡同魯
地多山川想合計之當如其數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於季
氏。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五

近譬堂藏板

辨按欲之不欲二欲字且虛只言其要伐顛也。不要
伐顛也耳。末作貪其利講到舍曰欲之。夫子責他方
指貪其利而言。○曰吾二臣便見已之與由為同體
曰皆不欲便見夫子獨責已之欲而不知已之與由
情有同。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
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替者之相也言二
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義舊見一人亦如此說又問相夫子之義曰相亦是
贊相之義替者之相亦是如此
同大全雙峯饒氏曰冉有真與謀于路只是不能諫

止危未至於顛故持之使不至顛顛則既踰須扶起之。○蔡虛齋曰持危扶顛卽陳力之意下三句只是上文之意通此段似作周任之言。
○辨按聖人也不苦苦責他真是欲真是與謀只既不欲便當諫諫不聽便當去今不諫不去却是現在可見底故註緊根不欲說下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

兕野牛也柙檻也楨讀也言在柙而遂在楨而毀與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若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已不得不任其責也

○辨類虎在山上龜玉在他處不干典守者事今在柙中走了在楨中毀了便是典守者之過上面再求分疏言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責他以此典守者之過此伐顛與實二子與謀之過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六 近譬堂 藏板

○同大全厚齋馮氏曰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夫子稱爲具臣者皆不欲之言過也此過字與下過字不同此是言過不是行過
○辨按上引周任之言見不欲便當諫諫不聽便當去此則進一層見既若其位而不去則季氏之惡不得不任其責而何得以不欲謝之也惟進一層故句首下一且字

冉有曰今夫顛與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

憂

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此則冉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

○同大全勉齋黃氏曰冉有此言但知費爲季氏之邑而爲季氏子孫謀也豈復知有魯哉。○齊氏曰孔子

之為司寇也使仲由置費而求乃謀伐顓臾以益費是孔子弱三家以強公室而求反之故孔子惟深責冉求以為非由本意也

得言顓臾之固近將為季氏子孫之憂而季氏慮及子孫則關係者大故已不得謀而止之耳此所以雖不欲而亦不諫亦不去也為不欲解謎却正見實與其謀集註下一然字是於飾詞中推見其隱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欲之謂貪其利

同大全梅巖胡氏曰求以為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孔子從微字發明切責之○蔡虛齋曰舍曰欲之欲字與夫子欲之欲字不同故此微字註特解曰謂貪其利○林次崖曰君子疾夫舍曰欲之直趕到而為之辭作一句讀方是言季氏之取顓臾本是貪欲也今乃舍說貪欲而為飾詞曰今不取後世必為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七

近譬堂藏板

子孫憂是君子之所疾也

呂晚村曰既曰夫子欲之吾二臣不欲又曰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然則非止夫子欲之矣只據招下判真情畢露欲之直坐冉求方見其言語反覆掩誑之罪舍曰為辭四字是定冉求勸語與季氏又分

一案矣

擬君子疾夫舍曰欲之欲之仍指季氏註明誦貪其利言季氏貪顓臾之利也若坐煞冉求身上豈冉求貪顓臾之利乎晚村於註中一其字未曾看明但為之辭之字指季氏謂代季氏文飾其詞不以為貪土地而以為子孫憂也疾却不是疾季氏之從乃疾冉求之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也故存疑謂作一句

讀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

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或問 所謂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者。奈何。曰。是時季氏據魯之半。而公室無尺地。一民之勢不均甚矣。不均則臣疑其君。而以貧為憂矣。憂貧而求富不已。則君疑其臣。而至於不和矣。不和則臣益自疑。而常懼於眾少矣。憂寡而求眾。愈甚。則君益疑之。而至於不安矣。以臣亢君而不安。至此則雖欲長保其祭祀。而無傾危之患。其可得哉。必也痛自貶損。以復於諸侯。千乘大夫百乘之制。則均而不患於貧矣。君臣輯睦。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人

近譬堂藏板

則和而不患於寡矣。子孫長久。世字職業。則安而不至於傾矣。此在當時。蓋有難顯言者。故夫子微辭以告之。語雖畧而意則詳也。
同 大全雙峯饒氏曰。均無貧。以下文理參差。與上文不相當。對何也。曰。上兩句以貧與寡對說。下三句又錯綜說。大抵貧多起於不均。均則彼此皆足。而無貧。故曰均無貧。不和則爭爭則土地雖廣。人民雖眾。而心常以為寡。惟和而不爭。則雖寡小。不見其為寡矣。故曰和無寡。傾覆在於不安。人心苟安。則禍亂不作。自無傾覆之患矣。故曰安無傾。均無貧。而後能和。和無寡。而後能安。三者又自相因。○馮氏曰。天子稱有國。有家者。正指魯與季氏言之。○蔡虛齋曰。有國有季氏之欲取顓臾。是惠民寡欲。取民以自多也。如此則民盡歸季氏。魯君無民矣。不均則亂。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民寡則賦稅之入不多。而貧其取顓臾。正是患貧欲多其民。多其賦稅而富也。然民財歸入於私家。而君無所有。臣雖富而君豈能安。君既奢矣。而

臣亦豈能獨安是貧非所患不安所患也故曰不患
貧而患不安貧起於寡不安起於不均第一緊要是
不均不和不安皆從此起○上只曰不均不安下加
一和字在均安中間者上下不均決然是不和相
下不和睦決然是不相安由不均說至不安其相
之勢然也又如一個和字者視初說不均不安加詳
也○貧本起於寡則貧實不均之所致曰均無貧探
其本言起和起於均則無寡不由於均曰和無寡實
未嘗離於均也况不均則不和則爭則有怨
於眾以無寡言和自其切者言也不安則必有傾覆
之禍不止於貧而已不曰無貧而曰無傾者自其最
甚言也

墨蔡虛齋曰上文寡與不均對貧與不安對下克曰
均無寡安無貧方是而又互言為例蓋均無貧則和
矣和則安矣無寡意似輕以患意只是均則無貧無
寡無貧無寡則和和則安而無傾矣

辨均則無貧無寡無貧無寡則和和則安而無傾分
謂均則無貧無寡無貧無寡則和和則安而無傾分
朱子異同條辨論語卷十六季氏九近警堂藏板

明將夫子之言倒亂了均以田祿言貧亦以田祿言
故曰均無貧也和以人心言寡亦以人民言故曰和
無寡也既均則和既和則自安矣既安則傾覆之
患何自來哉故曰安無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
是夫子所聞有國有家之道理如此原非一定成語
因季氏之代顛與是患寡患貧故夫子接曰說不患
寡不患貧季氏據國魯君無民君弱臣強互生嫌隙
是不均不安故夫子接口說患不均患不患所以
患不患之利害尚未分明故又接說蓋均無貧三句
以中明之和只是均中道理無餘亦自是安中效驗
原非另外一番添補看集註甚明不知今人何故將
上二句作古語下三句作解釋之詞又或將兩節皆
作古語而以今由與求也方屬夫子之言種種謬悞
只不曾讀註耳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來之亦不當

勤兵於遠

蔡虛齋曰李氏患寡與貧既與夫如是者相反其與兵伐顛與又與修文德以來相反當時已自是不均不和了不是伐顛與以自益方為不均不犯。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至則安之都是泛說道理今由與求也下方就季氏說皆反上文意而言也。來之固難安之尤為不易安之令無去心也遠人不服是困固而近於費一句說起據下文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分明是顛與別為附庸之國不屬季氏那城之中曰遠人者顛與別為附庸之國不屬季氏亦為遠人也。呂晚村曰遠人不專指四裔凡遠方之國皆是看下文即指顛與說便見。文德二字緊對下謀動干戈而言謂即有不犯亦止修德教不事威武耳。文德即忠信仁義即所以壯國勢維人心者原非空言禮樂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十

近譬堂藏板

則與修文德反矣。○蔡虛齋曰修文德或指內治修言非也內治修指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此只因季氏之取顛與是患寡與貧一節說若修文德則說得廣矣文德仁義是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類又據下文遠人不服而不能來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方知內治修不是文德乃是兩平說邦分崩離析者大為公室之患家臣又為大夫之患。○按均只是所得均平和只是人心和睦安只是彼此相安如何蓋得修文德事又如何便靠得內治修也集註內治修然後遠人服是先倒裝一句見此內治修然後遠人服則有不平豈可不修德以來之乎。修德即修內治豈有兩樣修乎夫如是虛承上均安足患貧寡不足患來見既能均和安而無貧寡傾之可患則既無內憂或惟以遠人不服為憂也。不知即不服但當修文德以來之耳豈可勤兵於遠語氣當如此。○知不均不和不安是分崩離析大壞事則纔均和安知不免得分崩離析之憂耳如何保內治修內治修須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仁義禮樂之事無

不整齊一番。方好。愚故以為卽下修文德也。德而必
加一文字者。以對勤兵之武事言也。○惟矜和女只
就上下一體說。未說到德禮政治之事。故下又說文
德之當修。時解單指與遠人相接之聲化詞命說者
非是。須知修文德亦不止為來遠人而設。但來遠人
實不外於修文德。故舉來對他。俊顧史說。
顧按二節言凡有國有家之道。理皆如此。自不留貼
煞季氏身上。故下用今字轉合。然夫子曉季氏處却
全在此二節下。不過言他患非所患。而不免有傾覆
之憂耳。○惟此二節泛言有國有家之道。理故此遠
人亦未貼定顧史。註必於下遠人亦以顧史釋之。○
既來之則安之。來以文德見不勤兵安之不擾見不
有刑所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
析而不能守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十一

近譬堂
藏板

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亦不得為無罪。
故并責之。遠人謂顧史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
屢叛。

○大全或曰顧史在邦域中如何謂之遠人。雙峯饒
氏曰遠人不特遠夷中庸柔遠人在懷諸侯之上夫
子以蕭牆對顧史則蕭牆近顧史遠其為遠人可知。
○左傳定公五年九月丁亥陽貨因季桓子及公文伯
而逐仲梁懷十月丁亥殺公父歇及秦蒍皆奔齊八年季
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
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貨
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
氏十月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陽貨前驅林楚御
桓子以適孟氏陽貨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
父帥戍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陽氏

敗陽虎說甲如公室取寶王大弓以出入於謹陽關

以叛 秦虛齋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者不修文德也邦

分崩離析而不能守者不修內治也謂外則不能懷

遠人內則不能修內治而謀動于戈於邦內承此兩

句謂不以德而以其不治內而治外也

辨 樹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二句緊根相夫子說下則

不能來不能守皆存不能相之義在不能來是不能

相之以修文德不能守是不能相之以求均安○玩

何以伐為則顓臾無可伐之罪也即求謂固而近費

亦未嘗因不服而致討也此却又說遠人不服想季

氏有所誅求於顓臾而顓臾不聽其號令當是不服

季排不服魯也故既曰不服而又曰社稷臣

頑按遠人不服而不能來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二

句雖平說語氣却是側下當云遠人不服而既不能

修文德以來之也不但不能來遠人且邦分崩離析

而不能守而不均不和不安之深足患矣下季孫之

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則不至傾覆不止耳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十一

近譬堂藏板

是。一。步。
緊。一。拔。

而謀動于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

牆之內也

子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

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

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

以深罪之為其瘠魯以肥三家也○洪氏曰二子仕於

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

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

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國蘇氏曰舊說以蕭牆之憂為陽虎之難以吾考之定公五年陽虎始專季氏囚桓子至九年欲殺桓子不克而出奔齊前此者季氏之所為惟虎之聽非二子之罪也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有七冉有少孔子二十有九歲益年十八而已未能相季氏也定公十二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宰皆見於春秋則伐顓臾非陽虎出奔之前其在季康子之世歟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以名吳寇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公患三桓之侈也而欲以越去之故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語類問蕭牆蕭字為義如何曰也不曾考究但據舊說云諸侯至屏內當有蕭敬之意亦未知是否

同大全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孫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欲求諸侯師以逐之三桓亦患公之安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三

近譬堂藏板

故若而多問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於邾乃遂如越
辨按註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不均不和緊眼邢分前離析說惟分崩離析自格蕭牆之變矣故曰內變將作○憂在顓臾惡其固近而為害於子孫也季氏子孫果可憂但不在顓臾而在蕭牆耳正是針鋒相對處○而字承上節緊轉而上節以由與求相夫子領起則此謀字內分明有由求之與謀在詳氣稟然○集註於上節遠人既指顓臾而此又以為邦內者蓋以魯之封境言之則邦內而以季氏視之則遠人也○蕭牆之內言其近則不在顓臾言其遠矣蘇氏以遠人不服指名吳寇說不指顓臾說與註不合而或問取之不知何意姑存之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

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遊
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同大全禮王制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放也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鉞鉞然後殺○吳氏曰陪重也大夫於天子家臣於諸侯皆刑陪臣此謂家臣也○厚齋馮氏曰先王之時五禮六樂掌之以宗伯九伐之法掌之以司馬禮樂征伐之權在上而下莫敢干也至自諸侯出則逆理矣然苟可自諸侯出則亦可自大夫出而逆理甚矣苟可自大夫出則陪臣亦可執國命而逆理愈甚矣○吳氏曰十世五世三世言其極大約不出此故稱蓋以疑之下章戒竊權者此戒失權者○雙峯饒氏曰天下無道先從禮樂上階起禮樂亂則征伐之權亦為之下移矣禮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南

近營

樂之中禮先而樂後蓋禮者道之節文有禮則樂之分定禮亂則便不和不和則爭則征伐之所從起征是上伐下伐是諸侯互相侵伐是以治天下者先要於禮上整頓○蔡虛齋曰有道無道不必說於下文見之只是言世治世亂云耳禮樂征伐本天子之事也故曰自天子出陪臣執國命因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其因襲之弊或自家臣出矣國命畢竟是禮樂征伐蓋禮樂征伐既出自諸侯大夫則禮樂征伐只為侯國之事而不復為天子之器矣故曰稱國命○呂晚村曰從來講此章者重權勢上說感見甚不以為然其病起於誤解總註此章通論天下之勢句所謂天下之勢者謂古今天下有道時如此無道時如彼其氣象世數大段如是此之謂勢非謂天下之有道無道在乎勢也權勢隨道轉道不隨權勢轉自天子出之禮樂征伐與自諸侯大夫出之禮樂征伐固自不同亦隨道為邪正盛衰蓋禮樂征伐者道之用非即道在是也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然有天道之治亂有氣化之治亂三伐以上其治亂皆天理為主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五

近譬堂藏板

三代之下其治亂皆氣化為主聖人所論有道無道
正指天理之治亂如講章所云則陳同父之論為不
列矣要之皆坐不曾識得道字耳○首節推論大舜
氏謂已到極衰頹處下兩節忽又重提有道新安陳
不議煞有深旨諸侯大夫之僭竊可以禮樂征伐庶人
權正之庶人之議不議豈能以權相節制哉到庶人
不議方是存道盡頭故知禮樂征伐之權惟特道之
有無章意所重在有道有道而後有禮樂征伐既連
連提揭此句不是能操禮樂征伐之權乃謂有道也
○天下無道止說自諸侯出按三句節及大夫陪
臣可知自大夫出自陪臣出總諸侯之罪則可知
自諸侯出天子亦不得辭其失規之責矣吳氏謂下
章戒竊權此章戒失權正此意也

呂晚村曰諸侯代有天下二代之嘗理但以禮不
以力耳蓋天子與諸侯皆君也猶宗子之與支庶相
代猶天理也自大夫以下至於庶人皆臣也其至於
取天下皆篡也而皆自秦廢封建始封建廢天下有

不可言者矣自古無不亡之天下有封建固亡無封
建亦亡吾未見廢封建之利過於夏后殷周也而其
亡之慘烈亦復可睹矣

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
侯出看得自天子出無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會耶須知天下有道無道皆天子有以主持之無可
德位兼隆而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德
位無道俱在德上論乃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故有
道無道俱在德上論乃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故有
○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便為有道則周未東遷之
時皆為有道之時矣且禮樂征伐不使自諸侯出也
只是權勢禁非人心情願如此焉是以為有道耶
惟天子有建中和行威令之本則人心自然懷畏方
成個白天子出底道理並下政不在大夫庶人不議
一併包却○自諸侯出自是一頓既自諸侯出則不

難曰大夫出不難陪臣執國命矣乃叠落遞下
顧按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則已不成個禮樂征伐
况降而大夫陪臣乎禮之只無道二字斷盡故皆有
所不可耳晚村謂諸侯代有天下為常理大夫至庶
人為篡此又論勢不論德之言也若論德則匹夫而
存德亦當為天下君如楚之禪舜舜之禪禹是也即
仲尼亦當有天下但其時無天子之薦耳若論勢則
天子之後似當常為天子矣而無德如桀紂則天亦
必廢之安得以諸侯代天子遂為天理之常乎愚謂
此章並未論到取天下上去夫天子止堯舜放無道時
事慨其遞降之必失總是慨想有道思德位兼隆之
天子以撫馭天下也故末復兩提天下有道以結之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

同呂晚村曰政字與禮樂征伐不同諸侯亦有禮樂
征伐而出必自天子侯國之政則不處出自天子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六

近警

為君者必有政天子諸侯皆君也故不可曰政不在
諸侯

慶原輔氏曰天下有道諸侯既不得變禮樂專征
伐則大夫亦豈得而專國政哉○蔡虛齋曰當時列
國之政皆自大夫出故夫子云然此政字只是國政
也要之亦是禮樂征伐
按諸侯既為一國之君自必有命令賞罰如何無
政禮樂征伐字實政字寬故不可曰政不在諸侯也
然言政不在大夫則諸侯之政無非奉天子之命以
治其國必不敢專禮樂征伐以啓下情之漸矣故大
夫未嘗不勤勦國政但不敢專耳輔氏說籠餽未明
其意虛齋謂國政即禮樂征伐者非是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箝其口使不敢言也○此

章通論天下之勢

同大全慶源輔氏曰下無私議此有道之極致大論使下尚有竊議者則上之人於道猶有慊必至於庶人自然不議方為有道之極○止齋陳氏曰此章備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諸侯出聽桓莊閔之春秋也自大夫出僖文宣成之春秋也臨臣執國命襄昭定哀之春秋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自有道及於無道末又因無道而於有道其欲維持名分挽今而返之古歟○蔡虛齋曰天下有道便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時節故政不在大夫而庶人不得而議但此兩節非相承言或以政不在大夫便是上無失政者未安各提端說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卷十六季氏

七

近學堂藏板

○謂擬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不移於諸侯大夫只奚得威命行耳其罰命令賞罰未能盡當天理盡合人心如何可免庶人私議故知政字濶不止禮樂征伐之權而所謂上無失政者言其命令賞罰事無合宜無一可議也若以天子政不在諸侯諸侯政不在大夫為無失政恐人君獨攬朝綱自專獨用者雖權不下移亦難免庶人之議也大夫原無政虛齋謂大夫政不在陪臣者尤謬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

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宐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宐大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附或問田恒三晉何以不失。朱子曰孔子之言常理也。如書言惠迪吉從逆凶。易言積善餘慶不善餘殃者。也。氣數外。成則當然。而不然者多矣。孰得而齊之。况田恒三晉傳世亦皆不過五六。胡氏又以後世篡奪之迹考之。如莽懿高歡楊堅五胡十國南朝四姓五代八氏皆得之非道。或止其身。或子孫四五傳而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 季氏

大

近譬堂藏板

極矣。惟晉祚差永。而史謂元帝牛姓。猶呂政之紹嬴。以此論之。常理未嘗不驗也。天定勝人。其此之謂歟。**圖**大全左傳文公十八年。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新安倪氏曰。春秋是年書冬十月子卒。公羊傳曰。子卒者。僣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而弑也。是子赤之書左氏以爲惡。公羊以爲赤集註曰。子赤本公羊傳也。○雙峯饒氏曰。此章大意。正接前章自大夫出一條而言。○南軒張氏曰。斯言發於魯定之世。蓋魯自宣公賴襄仲以立。而三家始盛。專制魯國之職。而祿去公室矣。又一世而政悉移於大夫。自成公而下。爲國君者拱手聽命而已。孔子於祿去公室。故在大夫。而知三桓子孫之必微。以理之順逆勢之陵犯。而知之也。夫三家視其君而起不尊不厭之心。則夫陪臣視之亦何憚而不萌此心乎。方三家專公室之祿而竊魯國

之政本其私意欲以利其子孫而豈知子孫之貧
也於此哉○洪氏曰前言十世五世理也今言五世
四世者實也非其有而有者必失不處火而人者必
微○蔡虛齋曰計大夫專政之日久而知大夫失政
之日近也

異林次崖曰曰祿去公室又曰政逮大夫互言之也
祿去公室五世政逮大夫只四世是世數有不齊也
辨按註明云公子遂嫁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是前
此雖君失其政而臣未敢專其政逮大夫自季武子
始也存疑謂世數不齊互言之者非也○李氏凡四
世而為陽虎家臣所執世既為定公將諱則三桓子
孫已微矣故夫子正統其已然而廢之警之曰微則
雖未至於失而幾幾乎其將失矣與世相四世相應
若至五世則希不矣其理非自顯然
論按只連下三箇矣字聲情嗚咽能令三桓垂首喪
氣扼腕灰心也然夫子口惜三桓言外都是惜魯文
都是惜三桓何不返政歸祿保魯以保子孫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九

近瞻堂藏板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
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
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
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
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問集註之說是亦釋其文之正意云爾若惟而言
之則三者之於人皆有薰陶漸漬之益焉皆有嚴懼
敬畏之益焉皆有興起慕效之益焉不但如彼之所
言而已也

精義橫渠曰便辟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同大全雙峯饒氏曰與直者友則多識前言往行知識日廣三者雖常情所敬憚然友之却有可聽便辟者威儀習熟善柔者每事阿順便友者語言可聽三者皆常情所狎悅而友之却有損舉三者為勸又舉三者為戒○胡氏曰直者責善而無所回互諛者固執而無所更易多聞者有所參訂而不膠偏見集註言友之益所謂聞過則真有所聞所謂進于誠明則猶有待于進也蓋友諒與多聞未即至于誠明而誠明可出是而入耳○南軒張氏曰友者所以輔成己德者直者有過必聞諛者忠信相與多聞者知識日廣是三者友之則使人常懷進修而不敢自足得不日益乎便辟便佞謂便於辟與佞者善柔謂善為柔者辟則容止足恭柔則每事卑屈佞則巧言為悅是三者友之則為人口趨於驕惰焉得不日損乎自天子至于庶人皆當謹乎此也○吳氏曰益者增其所未能損者壞其所本有友道損益豈非于三夫子蓋畧言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三

近譬堂藏板

之從是推之皆可求也三樂亦然○蔡虛齋曰直與諒不同諒是朴實頭無柔邪的人直者是曰是非白非面折人過失的人多聞是博古通今○便辟便習熟也辟開張也便辟者乍俯乍仰迎喜迎怒也衣冠雖甚都進止雖甚雅而實無剛直之操箴規之益故曰便辟謂習於容儀而不直

三此說未當益者損人者之友三損於人者之友章云益者歟可見○林次崖曰直者責善而無所回互便辟則不直也尚書蔡傳同命解曰便者順人所欲辟者避人所惡因人好惡而為順避便是不直此解視朱註習於威儀尤分曉親切當用之

三不相呼應似上揭益主人言下損益又主我言畢竟作益於我者損於成者虛說為是即三友友字亦指我之友之益天下不足直諒多聞之人亦不少便辟善柔便佞之輩友此則益友彼則損全在我有直人之明取善之力○直是質林無委曲人若便辟則

於威儀全是文飾周旋故不直諒是誠實堅確人若善柔則工於媚悅全無一些固守之節故不諒多聞是通貫古今道理非纖雜之聞也若便佞則口給禦人不顧聖賢道理是如何何有於多聞依註對勘正確時解有習於威儀則內不誠工於媚悅則言不直者不必從

頑按便辟重辟字便則辟之熟善柔重柔字善則柔之工便佞重佞字便則佞之巧三句字法正一般大崖必欲以便為順人所欲辟為避人所惡二字相對說則本文使字有兩解而字法亦非一個矣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三

近譬堂藏板

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或問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與夫道人善而悅慕勉強之意新多賢友而直諒多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焉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造於善亦不可得矣其為益豈不大哉

語類問樂節禮樂曰此說得幾只是去理會禮樂理會得時自是有益○問損者三樂曰惟宴樂最可畏所謂宴安酖毒是也○問三者損益相反佚遊則傲情而惡聞善如何與樂道人之善相反曰樂道人之善則心常汲汲於好善若是佚遊則是放蕩開過了日子雖所損稍輕亦非是小害又問樂道人之善則有勉思企及之意佚遊則一向懶惰無向善之心此所以見其相反曰二者如騎樂只是放恣侈靡最害事到得宴樂便須押住小人疎遠君子

同大全雙峯饒氏曰節禮樂三句都是天理一邊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三

近齋堂藏板

樂三句都是入欲一邊。心向天理上。則德日進。而有
益。心向人欲上。則德日退。而有損。○節禮樂只是說
之於毫釐之際。不教他過。亦不教他不及。○驕樂是
奢侈。如峻宇雕牆之類。傲遊如從流。上下博奕田獵
之類。宴樂如飲食聲色之類。○吳氏曰。驕樂以驕為
樂。宴樂以宴為樂。宴合食也。易象曰。君子以飲食宴
樂。飲食宴樂之合於禮者。何可廢。但不可以是以為樂
而荒淫耳。○覺軒蔡氏曰。三友損益之資。於外者三
樂。損益之發於中者也。○南軒張氏曰。樂節禮樂。則
足以養中和之德。樂道人之善。則足以擴忠恕之心。
樂多賢友。則足以賴補成之功。是為得。不日益乎。樂
驕樂。則長傲樂佚遊。則志荒。樂宴樂。則志溺。是為得
不日損乎。損益之原。存乎敬肆而已。○勉齋黃氏曰。
節禮樂者。欲其循規蹈矩。而不敢縱肆也。道人善者。
志于為善。以成其身也。多賢友者。樂于取友。以自規
正也。驕樂者。恃氣以陵物。則不復循規蹈矩矣。佚遊
者。怠惰而自適。則不復志於為善矣。宴樂者。多欲以
求安。則不復望人之規正矣。此其所以相反也。○蔡

虛齋曰。樂節禮樂。兼內外說。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
非不膠。則守之正。存之熟。就心說。守之正。就事說。有
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
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其為益何如。○節禮樂。節容
之也。禮樂本有節。而我去節之。故曰。辯其制度。非聲容
之節。夫禮之制度。其多寡之數。降殺之等。無非一中
之所在。有不容以毫髮差謬者。樂之聲容。其清濁高
下。俯仰疾徐。亦無非一中之所。有一皆至理所寓也。○
樂道者。故君子樂於辯。以其中之一。皆至理所寓也。○
善。則見人之善者。天地間。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家為
人之善。則臭味不相同。不覺自然好。若自己出。惡人見
是不愛說。起說。則見形己之短。不惟自家不肯說。起
亦不要聞他人之稱說矣。○多賢友。所親者皆善人。
所聞者皆善言。所見者皆善行。自有一段可樂處。賢
友直諒。多聞。便是不必別討。多賢友。此子賤所以得
為君子。○樂道人之善。則悅樂勉強之意。新所謂見
賢思齊者。有之。樂多賢友。則直諒多聞之上集。而過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三

近譬堂藏板

失日聞。誠明日進矣。其為益何如。○驕樂者多肆而不知節。不是小註峻字。離牆之類也。此後肆是就他身上說。言動驕縱而不知約。於禮義之中。與節禮樂相反也。○佚遊則惰慢而惡聞善。謂懈惰荒寧。群居終日。博奕遊觀之類。都不以進脩為事。欲心方肆。善心無由入也。○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如飲食聲色之類。惟歌童舞女。狎容之徒。見親則君子日疎。大註此三句。雖皆着個則字。不可入在損矣句界。且在本文上三句內。大註只是言其與上文正相反之意。難把上章則聞其過諸則字同例。○後肆而不知節。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惰慢而惡聞善。則雖有賢者亦不樂告以善道矣。淫溺而狎小人。則所謂與不善人居。久則與之俱化矣。是其損也。○呂晚村曰。禮樂三件原是吾心本源。固有故樂在此。直是意味無窮。若謂將此三件以制吾樂。其樂不可久矣。此亦爭內外之別。○陸稼書曰。益也者。初頭不覺其益。久之而益見焉。損也者。初頭不覺其損。久之而損見焉。故不可不謹。謹之於念慮之初。則有以遠其源。謹之於臨事之際。則有以挽其流。謹之於損益交至之時。則有以堅其志。○謹即省察克治之謂也。夫子開口說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有益者。又有損者。益者三損者亦三。便兩出此入彼。凜然可畏之意。

樂 呂無黨曰。樂字作去聲讀。於悅心之中。有篤好之意。樂此而不為疲。並不自解其何故。方謂之樂。若只解作悅心不見篤好之意。尚未見其沁心脾而淪骨髓也。

按 節道多。都是着力用工。夫處彼下緊接益矣。范氏謂動必以禮樂為節。朱子猶謂其太嚴重。此只講明而我節之使其是非不謬而已。將節守太說深妙者。非是。○學會問。朱子既謂樂節禮樂說得淺。或問又謂存之熱。則內有以養其君。教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却又說得深。何也。曰。內若辨其制度。聲容之節。只是纔去。辨晰未定。是辨。外若辨其制度。聲容之節。只是纔去。辨晰未定。是辨。

熱而守之正耳。○若但說道人善，仍是不關己事，須是悅慕勉從，必得之已方見樂道真精神。○節禮樂，便是不敢驕縱，後肆意思道人善，便是急急孜孜，不敢惰慢，意思多賢友，便是不兼淫溺意思，如此對下，相反意，煞甚分別。

頑按：若到並不解其何故，方謂之樂，則竟是渾化境界。又何必至此？方言損益乎？故知此處樂字亦只指未得而求得時言，非既得而篤好不已也。但好屬陽樂，屬陰不曰好而曰樂，亦有沉著之意。若因此而淺看樂字，則又非矣。○蒙引：將驕樂，就他身上言動說自好，但峻字，驕牆之類，亦是驕樂中事。如宴樂所該亦廣，凡宴安鳩毒，皆是而飲食聲色其尤也。○兩樂字，一遊字，是坐定字眼。與緊壞事在驕字，佚字，宴字上。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言

近譬堂藏板

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

○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

解 未見顏色，是不能察言觀色。曰：如此則顏色是。指辨與言者，日向時范某每奏事，未嘗看聖容，時某人為宰相，云：此必不久居此。未幾果以言不行而去。人或問之，云：若看聖容，安能自盡其言？自是說得奸，但某思之，不知此對人主言也。盡看他意思，是如何，也須察言觀色，因而盡誘掖之方，不可汎然言。這裏也須察言觀色，因而盡誘掖之方，不可汎然言。這裏也須察言觀色，因而盡誘掖之方，不可汎然言。色，迎合趨淡，此自是，大不好，但君子之察言觀色，用心自不同耳。若論對人主，要商量天下事，如何，不着顏色，只恁地說，將去便了。

附 朱子曰：聖人此言，只是戒人言語以時，不可妄發。未說到養之有素地位也。

同 大全胡氏曰：不亦君子乎？專以德言，無君子莫治。

野人專以位言。此章君子兼德位而言。○汪氏曰：時然後言，斷盡此章。可與言者，各有其時。時未可言而遽言，是躁急而不遜。時可以言而不言，是隱匿而不發。非可言之時也，不察而強聒之，非惟不入其耳，或反貽其怒矣。謂之聒，可也。○勉齋黃氏曰：言有及未及者，或數人侍坐，長者當先言，不言則及少者，或君子先有問，則承問者當先對，不以少長拘也。既有及未及，而又未見顏色者，雖及之而言，亦須觀長者顏色。或意他在，或有不樂，則亦未當言也。○雲峯胡氏曰：言貴乎時中。躁者先時而過乎中，隱者後時而不及乎中。聒者真然不知所謂中者也。

論語南軒張氏曰：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者不能然也。不然，鮮不蹈此三愆者矣。

論語按：人於泛常交接，亦當戒此三愆之失。而茲獨言侍君子何也？蓋常人相接，彼此皆未必語默合宜，便不見這個意思。惟有德位之君子，他言之及與不及，顏色之在與不在，當必有個道理於其中。亦即有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 季氏

近譬堂 藏板

從違可否於其際。故三愆尤所當戒。○此不是徒要窺伺人底意思，自己好用詐用術，須要看章首侍於君子四字。彼是有德之君子，耶固當為我觀摩之助。言之及不及與顏色之在不在，不可輕易忽過。彼即無德而有位之君子，耶在我亦當有敬謹不敢放肆意思。此全是自家學問。○禎按：本文言及之言未及之，未見顏色，皆就應對交接之際而言。君子固不專指人主言，亦不指諫諍引誘朱子語類一條是偶舉。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

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貪得也。隨。

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衆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論語 血氣雖有盛衰。君子常當隨其偏處。警戒勿為血氣所役也。因論血氣移人。曰。疾病亦能移人。昌伯恭因病後。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有見遂一意向這下來。○問註引范氏說。血氣志氣之辨。曰。到老而不屈者。此是志氣。○問君子有三戒。章。謝曰。單食豆羹。呼爾而與之。有所不就。蹴爾而與之。有所不舂。此非義心勝。血氣壯故也。恐是義心之勝。非血氣之壯。謝又曰。萬鍾與不得。則死遠矣。有不辨禮義而受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美

近譬堂藏板

者。血氣衰故也。恐是不辨禮義。則受奚必血氣之衰。曰。謝說只是傷急。闕三數字。當云。此非持義心自勝。亦血氣之壯故也。蓋血氣助得義心起來。人之血氣衰時。則義心亦從而衰。夫子三戒。正為血氣而言。又問謝氏。以血氣為氣質。曰。氣只是一個氣。便浩然之氣也。只是這個氣。但只是以道義充養起來。及養得浩然。却又能配助義與道也。

同 大全。勉齋黃氏曰。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然三者之好。又各隨其血氣。而有最甚者焉。故各指其最甚者而使之。戒。戒也。血氣未定。不能勝人。而志氣尚銳。歲月尚長。亦未急於食得。故惟色為可戒。蓋男女之欲。惟年少為最甚者也。血氣既剛。則涉歷既深。而貪得之念。尚如未定之日。惟其剛。強有足恃者。故惟鬪為可戒。血氣既衰。則色與鬪之念。養無足恃者。而日暮途遠。憂戚百集。故於得為可戒也。○厚齋馮氏曰。血稟于陰。行于脉之內。而為榮。氣稟陽。行于脉之外。而為衛。○慶源輔氏曰。人之血氣未定。則常動而易流。方剛則勇銳而好勝。既衰則收斂而多食。此血

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釋類 畏天命三字好是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所以畏天命也。然亦須理會得天命是無地方得。○問大人是指有位者言之否。曰不止有位者是指有位有齒有德者皆謂之大人。問此三句要緊都在畏天命上。曰然。纔畏天命自是於大人聖言皆畏之。問固是當先畏天命但要緊又須是知得天命。天命即是天理。若不知這道理自是懵然何由知其可畏。此小人所以無忌憚。

回 蔡虛齋曰：此天命只是天理。畏者不敢失墜之意。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此是畏天。寔事畏大人者以其爵位通顯齒德俱尊也。致不敬乎。畏聖人之言者法言所敬憚也。○畏者嚴憚之意也。非畏縮也。大意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此戒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天

近譬堂藏板

謹恐懼亦貼畏字不要說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靜時存養工夫也。下個知其可畏正應下文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此亦理之必然。○呂晚村曰：通章重。○畏聖言便有篤信力行在不則非重畏也。○蔡虛齋曰：君子所畏在此三者然則死生非所畏也。則害得喪非所畏也。毀譽予奪非所畏也。此非正意亦可推見。○林次崖曰：謹云者天命所當畏不必說大人天命所存聖言天命所發。○三句詞頭俱平不可分輕重先後。

釋 天命說訓天所賦之正理則此命字貼定人之所得於天者言非泛指於穆之命說此正理即在日用常行之中故語類以視聽言動與戒謹恐懼所將聞以

至不睹聞釋之非定指事物所以然之源頭而言也。蓋畏字正是君子用工夫不是空空畏懼正要在日用常行上兢兢業業以謹行之徒作探頭處看深畏字工夫反不得力矣。○自是知其可畏方能畏之但小人不知固不畏亦有君子知之不深影響見得天

命可畏而畏之者則畏只是懼怕而已知之不真定是敬之不至註云自有不容已又云不待不與緊從知字裏面討出畏字脈精○德位兼隆之大人固是能體此天命之理即自位而德不足亦天命之於高而臨下者故曰皆天命斯當畏也雖天命之以位是氣數上事君子却不論及此只畏所當畏自是理分上事○聖言正發明天命之理以垂世立教者林次崖欲單之又謂不分輕重先後大非虛齋以死生非所畏等推說亦講成畏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修己之誠當然也小人不務修身誠已則何畏之有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完

近譬堂藏板

語類問知有淺深大抵纔知此道理到得做事有少差錯心也便惕然這便見得不容於不畏曰知則自淺深然就他淺深中各自有天然不容已者且如一件事是合如此是不合如此本自分曉到臨事又却不如此道如此也不妨如此也無害又自做將去這箇是雖知之而不能行然亦是知之未盡知之未至所以如此聖人教人於大學中勞初頭便說一箇格物致知物格而後知至最是要知得至人有知不善之不當為及臨事又為之只是知之未至人知鳥啄之殺人不可食斷然不食是真知之也所以未能重當為而猶或為之是特未能真知之也所以未能重知者緣他道理上只是就外面理會得許多裏面却未理會得十分整潔所以有此一點黑道不是外面理會不得只是裏面骨子有些兒未破所以大學之教使人即事即物就外面看許多一一教周遍又須就自家裏面理會體驗教十分精切也

同大全新安陳氏曰三畏本平說上一節本無知字意然以小人不知天命推之則見得君子所以畏天

命者以其知天命也。故集註於上一節亦兩以知字言之。欲知天命者，可不格物以致其知。欲畏天命者，可不誠意以正其心哉。○朱氏公遷曰：命以理言，自其命之於人者而言也。○南軒張氏曰：畏天命，奉順而不敢逆也。畏大人，尊嚴而不敢易也。畏聖人之言，佩服而惟恐違也。然而是以其知天命之可畏而已。小人不知天命之所在，是以冥行而莫之畏，不畏天命，則其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亦無所不至矣。大人德與位之通稱也。孟子謂說大人則藐之，與斯言有以異乎。孟子之言謂當正義以告之，不當為其撓節所動耳。若夫尊嚴之分，則固未嘗不存也。言各有所指耳。○趙氏曰：大人有德位者之稱，是天命之所有，聖人之言，諸方冊之所載，是天命之所發也。

異朱氏公遷曰：顧之則無間斷，聖人之事也。畏之則無怠慢，君子之事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三

近譬堂藏板

理之所自來，以見人人承受而不可違者也。大人聖言皆義理之所在，大人是體之於身，聖言是彰之為教。故獨舉來說。○狎，侮也。不畏之至者，小人承奉大人，不但藐玩之為狎，即阿諛之尤為侮也。此所謂無忌憚也。但反唇之為侮，即假托之尤為侮也。此所謂無忌憚也。

顧按：君子固是勉強用功，與聖人自然體天命者有別。然天下無自足底聖人，非君子可言畏而聖人不可言畏也。成湯之顧明命，亦是畏天命處。朱氏強分顧為無間斷，畏為無怠慢，非是無間斷亦只是敬，無間斷也。君子聖人，但有生熟之別耳。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

楊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學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爲貴。困而不學。然後爲下。

或問。氣質之說。曰。人之生也。氣質之稟。清明純粹。無不待學而了。然於胸中者。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其不待學而了。然於胸中者。所謂生而知之聖人也。爲差。其或得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渣滓者。則雖未免乎小有間隔。而其間易達。其礙易通。故於其所未通者。必知學以通之。而其學也。則亦無不達矣。所謂學而知之。大賢也。或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則必其窒塞不通。然後知學。其學又未必無不通也。所謂困而學之。衆人也。至於昏濁偏駁。又甚。而無復少清明純粹之氣。則雖有不通而懵然莫覺。以爲當然。終不知學。以求其通也。此則下民而已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三

沂學堂藏板

困也。困者。行有不得之謂。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不能。此困而學之。事也。亦以卑矣。然能從事於斯。則其成。猶不在善人君子之後。不能從事於斯。則然流於下愚。而不知返。均之困耳。而二者相去之闊。如是之遠。學與不學之異耳。

同。南軒張氏曰。困學。雖在二者下。然而至則一者。以其性之本善故耳。困而不學。是自暴自棄。則爲下愚矣。又曰。中庸言及其知之則一者。言此終所至之同也。此有三等之分者。言其始所進之異也。○慶源輔氏曰。人之氣質不同。然及其知之則一者。蓋以人性之本善故耳。是以君子雅學之爲貴。學則昏濁可使清明。偏駁者可使純粹。惟其昏濁之甚。自暴自棄而不自知。有學焉。此則所謂下愚之民也。○凡心思智慮。行止動作。有所窒塞。而不得通。則困之謂也。○蔡虛齋曰。人之氣質。大約有此四等。如其所稟清明純粹。絕無渣滓。則生而知之。無待於學者。此上等氣質也。其或得於清明純粹。而不能無少渣滓者。則雖有待於學。而亦自知學以求其理。此次等資質也。又有

或得於昏濁偏駁之多而不能無少清明純粹者必待困而學之又其次也至於昏濁偏駁之甚而復清明純粹之氣惟困而安之恬不事於學則民斯下矣全以氣質言○困而學之有所警發而後學也如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意思困是於事理不通然後學○求其通也若學而知之則不待有所激而自然學○困而學之者○中猶有明也困而不學者則全昏矣

雙峯饒氏曰生知學知困知屬天道學不學屬人事蓋以氣質言之只有三等若民斯為下則全是人事不盡蓋困是窮而不通之意四面都窒塞行不去却憤排奮發轉來為學如此尚可以勉進于中上人勉人務學處○雲峯胡氏曰以生知為上則學知者為中困知者為下矣而聖人不可以品之下者遠絕之但曰困而不學民斯為下蓋困而學猶可以進于上困而不學遂為下而無復上之望矣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三

近譬堂藏板

學之與困而不學雖又欠與下之分在學不學上然究其所以然其困而猶知學者便是昏濁中猶有一點清明偏駁中猶有一點純粹處不然如何窒塞不通尚求通也其困而不知學者便是昏濁中並無一點清明偏駁中並無一點純粹處不然如何一樣窒塞更不求通也故本文只重氣質上說學不學亦是氣質為之或問發明甚透饒氏謂氣質只有三等民斯為下全是人事不盡此責重學上說以之發則斯手之理以勉勵困而不學之人亦好然下愚不移聖人亦曾說過來蓋自暴自棄雖程子謂其不肯移非不可移然同一困也胡為而有肯移者胡為而有不肯移者這不肯移也就是他氣質使然故談理惟朱子力到無參漏處○又其次也真字仍指生知為是不必說又欠於學知

禱別學知困知之大賢也困而學之衆人也是就方或問謂學而知之大賢也困而學之衆人也是就方從事於學知困知之時而言一則大賢之氣質一則衆人之氣質也非學而知之困而知之之後猶然大

賢衆人也。○獨困而不學。乃以民困之則難。○能出乎此民。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而不自省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此之謂思誠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三三 近譬堂 藏板

泛然而無統矣苟能以敬義為主畏懼謹獨而無頃刻之失然後為能隨其所當思而思之矣
類問君子有九思曰公且道色與貌可以要得他溫要得他恭若是視聽如何要得他聰明曰這只是意誠了自會如此曰若如公說都沒些事了便是聖人教人意思不如此有物必有則只一箇物自各家有箇道理况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為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不是理會一件其餘自會好須是逐一做工夫更反復就心上看方知得外面許多費整頓元來病根都在這裏造見聖人教人內外夾持起來恁地積聚成熱便會無些子滲漏如公所說意誠便都無事今有人自道心正了外面任其箕踞無禮是得不得亦有人心下已自造正外面視聽舉止自大段有病痛公道如何視會明聽會聰也只是就視聽上理會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如有一件可喜底物事在眼前便要看他這便被他蔽了到這時節須便知得有箇義理在所可喜此物在所不當視這便是見得道理便是見得遠不蔽於

世前近底。故曰視遠惟明。有無益之言。無稽之言。大謬諛甘美之言。有仁義忠信之言。仁義忠信之言。猶是將耳。常常聽者。那許多不好說話。須莫教他入耳。故曰聽德惟聰。○問程子曰。九者各專其一。曰。專一者。非雜然而思也。故曰。是主一之義。否。曰。然。又云。念思難。如一則之然。感其身及其親。此不思難之故也。

附朱子曰。視不爲聽。聽不爲義聲。所欺爲聰。若視聽。則兼其非不許。問下面諸事。於當思處。若不知所以思矣。有爲氣質所壅蔽。有爲私欲所壅蔽。有爲諂邪所壅蔽。若思明。思聰。便須去其壅蔽。○問人當隨事而思。若無事而思。則是妄想。曰。若閑時。不思量。義理則隨事而思。已無及。若只塊然守自家軀殼。直到有事方思。閑時却莫思量。這却甚易。只守此一句足矣。何用事事須先理會。而蔽中庸却不先說篤行之。却先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大學何故不先說正心誠意。却先說致知。是如何。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三

近警堂藏板

由擴而人欲所由過也。然是九者。要當養之於流而致之前。而持之於方。發之際。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致之於暫。則但見其紛擾而無力矣。○雲峯胡氏曰。事思敬。九思之一。九思各專其一。則皆主乎敬者也。○新安陳氏曰。視外明而聽內聰。蔽是蔽於外。壅是壅於內。故集註於視之明。以無所蔽言。於聽之聰。以無所壅言也。○君子苟未至於不思而得。當隨時隨處而各致其思。則處已待人。應事接物。無不各中其則矣。豈但九者而已哉。馮氏謂九者日用常行之要。是也。○蔡虛齋曰。視聽聰明。主理而言。不是泛泛聰明。看朱子語錄。蓋九思都是君子思誠之功。不是泛泛見得分明聽得分明。便謂聰明。○九思亦似說得完了。處已待人。應事接物。都在。須能無於食頭。漸造次之遠。則自明而誠矣。如所謂主敬行恕。居處恭。與人忠。其言也認之類。大槩俱不外此。○林次崖曰。這思不是空思想。作爲就在其中。○呂晚村曰。君子九思。固不是源頭上籠統一思。件件都了。亦不是無事時。全然瞞瞞。直到臨時。方件件思量也。蓋當其無事。既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三

近賢堂藏板

有講明涵養之功及其事至。又有辨析詳審之力。此
 聖賢之學。所以千萬無敵也。○未事。前是統體工夫。夫
 猶戒慎恐懼之無時不然也。臨事時。是專一工夫。即
 慎獨之審幾者。察也。平特涵養純熟。臨幾又省察精
 明。這道理。纔能實得。諸已而不走作。良知家務直捷。
 簡易。必欲併而為一。反以此為支離兩截。不知境候
 固有兩節工夫。夫無時不然而於發動處。尤加察耳。非
 別換一樣心思。則原自簡易直捷。未嘗支離兩截也。
 異。雙峯饒氏曰。九者之目。有次第。視聽色貌言是就
 自身說。事疑忿得是就事上說。一。身之間。視聽向前。
 其次則有色貌。又其次言出於口。又其次見之行。事
 視與聽對色與貌對。言與事對。疑與忿對。得又是就
 事上說。三者之中。疑思向屬知。忿思難見。得思義屬
 行。○呂晚村曰。九者次第。饒雙峯以視聽色貌言就
 自身說。事疑忿得就事上說。又云言與事對得。又就
 事上說。其說頗支離。不若上六條是兩出之順。而正
 者。下三件是外至之逆。而危者。如此分看。便的確。
 辨。按。程子謂九思各專其一。便是就臨事時說。當主

一。以精其思。若視之時。常思明。却又思及聰聽之道。
 當思聰。却又思及明。便是雜然而思。視便難得明。聽
 便難得聰。不必思到私欲上去。纔弄不專也。○程子
 謂各專其一。謝氏謂無時而不自省察。都是就應事
 接物上說。蓋既說到思。自非靜處無為之時。朱子恐
 人只於臨事時方用思。不臨事時。都閒過了。並臨
 事用思。亦泛然而無統矣。故補出戒懼慎獨。無頃刻
 之失。來是就源頭處。補一層。張南軒平說。便如經
 非朱子却謂視聽糊塗。是非不辨。則下而論其於當
 思處。皆不知所以思者何也。曰。氣憤私欲。纔發。總是
 一箇私欲而已。私欲一壅。蔽聰明。更思循甚處。故必
 蔽去私欲。耳目聰明那。溫恭忠敬等。護見得了。然而
 思其所當思矣。

補。按。朱子謂何故中庸不先說篤行之。却先說博學
 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大學何故不先說正心誠
 意。却先說致知。觀此。則九件未到面前時。不但要敬
 以涵養。而凡所謂博學審問格物致知。皆於此九思

之理辨別已透而臨事時自慮而能得矣人非知備
戒懼不知補改知者猶缺半邊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
聞其語矣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冉之徒蓋能之矣語

蓋古語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見善如不及則表裏皆好而無
一念之不純不患其不為之矣見不善如探湯則表
裏皆惡而無一念之不惡不患其或為之矣此唯知
至意誠者能之故顏曾冉閔之徒是以當之○蔡虛
齋曰善不善事也不必指人與好仁惡不仁都是事
本文只是誠好惡意無真知意然非真知善惡不能
誠於好惡故註增此非是貼本文見字也如不及汲
汲也惟日不足也如探湯鼎鑊之湯方熱不敢染指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五

近警堂藏板

也所謂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也輔氏小註不好
陸稼書曰不是謂知至意誠之士但知獨善無用於
世此一種人亦是擔當世道的人只是其量未充滿
但見其得力於本體上多耳視體用俱全之士雖有
優劣夫子之意却不重在優劣乃是急欲得此兩種
人以匡維世運故已見者則深幸之未見者則深望
之不是空空慨歎

○按輔氏惟知至意誠者能之知至貼集註真知善
惡意誠貼集註而誠好惡之意極為確當而虛齋
以為不好者不知果何見也無一念之不好不患其
不為之矣無一念之不惡不患其或為之矣二句亦
正當補出益不剋必為之不篤得如不及不剋去
之不篤得如探湯○看了大學教人之法斷無小規
模今註既以為顏曾閔冉之徒則所謂真知誠好惡
者已是物格知至意誠之後也明德新民止至善之
規模大段已自定了即此便是隱居以求其志學問
原無有二但此真說真知而誠好惡之則未知好善
惡不善之量可謂充足否即如顏曾閔冉數子也自

有等級。在由。此知至意誠而充實之。方可謂之美。實而有光輝。方是大。大而化之。方是聖。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兩句合。併來說。聖位占得高了。非人聖地位。不足以語之。此則其優劣之不同耳。○論求志為禮。達道為用。則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是得力於本體上較多。然禮用。究不相離。誠好惡之土也。非有禮無用之學。惟體上不足。故用上亦不全。陸稼書說。猶當活看。

也。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堯

近賢堂藏板

語類志是守所達之道。道是行所求之志。隱居以求之。使其道充足。行義是得其位而行。其所當為。臣之事。君行其所當為而已。行所當為以達其所求之志。又問如孔明可以當此否。曰。也是。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隱居以求其志。及幡然而起。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是行義以達其道。曰。如漆雕開之未能自信。莫是求其志否。曰。所以未能信者。但以求其志。未說行義以達其道。○問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上一截是進德之事。下一截是成德之事。兼出處有非人力所能為者。故曰未見其人。曰。公只管要粧兩句。德地好做甚麼。這段緊要。却不在吾見其人。未見其人上。若將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與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這幾句意思。涵泳是有多少意思。公看文字有箇病。不只就文字裏面看。却要去別生開意。○行義以達其道。所行之義。卽所達之道也。未行則蘊。諸中行。○問集註謂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顏子所造所

得二賢恐無以過之而云亦庶乎此下語輕重抑揚處疑若于顏子少貶者若云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之流是也若顏子可以當之矣然隱而未見又不幸蚤死故夫子言然不如可否曰當時止以事言非論其德之淺深也然語意之間誠有如所論者

大全新安陳氏曰惟伊尹太公可以當之者方其耕莘釣渭則隱居求志也及遇湯文而大用則行達道也窮達無意體用兩須當時如顏子之用則行舍則藏亦庶幾乎此然夫子雖許顏子以此而顏子未用且不壽則於行義達道未見顏子之如此也朱子嘗謂以其事言非以其德之淺深言是也前此一節直知善惡而誠好惡之者此知至意誠之事方篤倍自修未達於用也後一節求志以守所達之道達道以行其所求之志者則身修而推以齊治平之事體用全而為大人矣此夫子所以有見與本見之分歟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義

近學說 藏板

志者義也則求其義而守之於己○行義出而行義也達道達其所守也行義不要說得重了只是指出仕而言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若行義說得重則達道意重復了○呂晚村曰志道二字甚大不沾沾為功名也看孟子廣土眾民章其蘊自見伊尹處畎畝樂堯舜之道所謂求志也使終不遇焉其志豈有歉哉聖賢固甚欲行道然出處輕重一職夫行躬君並無加損此章下節隱居行義二句重說無側重行義句意○或曰行義卽對上隱居猶六出仕耳義字不重予謂隱居只是箇隱居雖君子不能異其稱若出仕則小人亦同惟君子之仕與小人之仕其義其故義字曰重義指夫就官道指德業言○陸稼書曰求志二字要看得切實志是何志則官之法度關難驕趾之精意皆是志內事志知何求不是空抱此志須日逐做此志之工夫堯舜若民事業豈是可卒辦的定要講習詩論戒慎恐懼工夫熟後方纔自信得過

異林次崖曰志在致君澤民則求所以致君澤民之

道是求其志其志既求其道足以致君澤民由是用
之則以達之天下是以達其道
論 按守其所達之道行其所求之志可見志道不是
兩件事物兩其字合下應是規模先定非求志為小
而達道為大亦非求志為難而達道為粗也體中含
用道中含體正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也○註顏子
亦庶乎此然隱而未見則雖德無不是而未大其功已不
思蓋隱而未見則雖德無不是而未大其功已不
無遺憾而又幸而蚤死則庶乎此者而又不可以
更得也然玩朱子不重隱而未見意只重不幸蚤死
意蓋顏子既庶乎此則雖隱而未見而不可謂無其
人夫子但當論有其人無其人不當以隱而未見而
抑之惟又不幸蚤死是以有未見其人之慨也○行
義雖只當出仕說然聖人不日出仕而必曰行義者
正以仕不徒仕而以行義而出也知得行義自必以
達其道矣故朱子又謂所行之義即所達之道晚村
發明甚好稼書非之尚未固徹
顧按人看此章都抑上節而揚下節又只似單為行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三

近譬堂藏板

義以達其道一句而設此却非也誠於好惡之人聖
人若不重他却亦不稍提出來此並說矣隱居以求
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更是體用不離斷無隱居求志
而不能行義達道者亦斷無行義達道而不本之隱
居求志者兩兩間說而
高下自見神味無窮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
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首陽山名

圖 大全新安陳氏曰富貴而無善可稱身死而名腐
滅貧賤而有善可稱世遠而名愈芳是名之稱不稱
初不繫於富貴貧賤也○蔡虛齋曰民到于今稱之
稱其高節也高節者正以讓大利而不取也舍富貴
而甘貧賤也正謂詩詞相合○呂晚村曰此章大
為以異不以富說故以齊景對夷齊若為論夷齊

節則齊景之擬非其偷矣。餓于首陽，只對有馬千駟。言極言其貧富相去耳。齊景之無稱，不為有千駟。夷齊之至今稱，亦不為餓於首陽。故此處夷齊之餓，不專論死節也。夷齊平生大節固不出讓國死義。然此餓字却不為此。若論其節義，則必及其死，不止云餓矣。後人因誤看此書，遂有謂夷齊無死節之事，不過窮餓首陽耳。此又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蔡虛齋曰：必死之日，民無德而稱者，蓋棺事已定，所謂沒世而名不稱也。新安身死而名隨滅，亦是照下文耳。

按此章獨以齊景公與夷齊並論，必有個意思。若止是論千駟之富，餓死之貧，一個無稱，一個到今稱。古來如此者尚多，其曾論微意也。景公為莊公之弟，崔杼弑之，景公立，以崔杼為相，既不討賊，為兄復仇，而反獎惡以倒其柄，苟非相國之有術，何為至此。故舉來與夷齊讓國者比，例一則死之日便無稱，一則到於今稱之有千駟，何益。餓首陽何損其感慨於言外者，深矣。○不但，不重論齊景之貴，並不重論齊景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罕

近譬堂藏板

富不但，不重論夷齊之節，並不重論夷齊之貧。齊景之富，以得國而富也。至身死無稱，則千駟之有亦屬徒然。止成其為不弟，近篡之景公耳。夷齊之貧，以失國而貧也。到今猶稱則得仁之夷齊，亦復何害。自成其為重天倫，尊父命，求仁得仁之夷齊，耳。春秋為景公者，何暇此。或因景公之死而論列之，包舉正自無窮。○只論箇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足矣。却必下死之日三字，便見隨死隨滅之意。與下到於今際對見。久而彌光之意也。蒙引非是。○學曾問景公雖未死之日，民何嘗有德而稱來。今却說死之日無德而稱，何也。曰：生前雖無德而稱，尚有一千駟之富在。景公或可自據所有以為快，到死之日，一並都休了。只落箇無德而稱耳。○德字是通章眼目。且民到於今稱之內，互有上句德字，亦祇以異異之於其德也。此德字恐即是在仁字。

其斯之謂與

其斯之謂與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同大全學齋馮氏曰夫人必有異於流俗而後稱之君子所以疾沒世而名不稱也以干顯之焉較首陽之餓夫貧富貴賤蓋不侔矣而世稱之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子之於斯世其可自同於流俗哉

論按厚齋說也只得箇大意其實君子固不苟同流俗亦非定矯流俗若必謂異於流俗然後有稱則立異之心且將無所不至矣愚意此異字止對富字說見世人只知有富豈知不以富而以異乎異字輕看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望** 近譬堂藏板

如言有德者自不同於人耳非有心求異也○分明有其斯之謂句則誠不以富二句為錯簡無疑不得更生異說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同呂晚村曰陳亢以愛厚其子為天理人情之必然聖人亦猶人耳不說異聞是私心反說異聞是公道不說異聞極詭秘反說異聞極光明所以開戶使觀意極宛轉而辭無支離若今人於己所不曉不肯老實問人一味偷餽秘訣自負得計似巧實拙此又陳亢之所耻也

案樹陳亦畢竟所聞於聖人者多終年尋思未見有滋味處乃有異聞之問即此見他輕忽聖教不會老實下工夫來若肯老實下工夫則雖雅言之其體便自諫詞未盡更何消另求異聞○既有心陰厚其子

必有。心陰。薄其門人矣。真是看得平日所聞。沈常無。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圓大全慶源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其為教溫柔敦厚。使人不較不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以能言。○蔡虛齋曰。學詩學禮總入在文行內。去非異道也。詩屬文禮。屬行。博約之訓。亦然。相魚兩獨立字。有意言獨立時宜異聞也。而所聞者竟無異。

按獨立趨庭。不過是因陳充異聞之間。舉箇可以異聞之時來說耳。非但魚此時亦想有異聞也。正須活看。○不學便無以可見事理通達。心氣和平。是詩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聖

近信堂藏板

教自能令人如此。然亦有誦詩三百而不能專對者。豈不是學上欠工夫於人情物理多。少研窮纒能事理通達於辭意之溫柔敦厚。多少玩索涵養纒能心氣和平。事理通達是外面事。心氣和平是內面事。工夫微有淺深。故中着三而字。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

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圓大全慶源輔氏曰。禮有三千三百之目。其靡截然而不可亂。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為教恭儉。盡敬。使

人不淫不僇。故學之者德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勝而莫之惑。德性堅定。則守固而莫之搖。此其所以此立。

一曰習。過教德性堅定。即所謂立。禮禮豈止是。禮

辨。按復舉他日者。更舉獨立處。禮之無異。以解陳亢異聞之惑也。非伯魚一次不得。又與一次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禮外別事。恭儉辭敬。是禮內而事

故品節詳明。亦在外。德性堅定。是在內。退而學詩。退而學禮。使見伯魚篤信聖教。只於詩禮之內探說。不於此外更羨異聞之意。

禮按虛齋謂學禮不比學詩。須一一習過。不止讀過。愚意詩亦豈止讀過而已哉。禮則在身體力行上習。然亦不廢講究。涵養。諒。風。在講究。涵養。上習。然亦

不察身體力行。

聞斯二者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星

近瞻堂藏板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聞按斯字。正是指示之辭。他二者猶或有異。斯二者則亦諸弟子之所常聞。而陳亢之所熟聞者矣。

陳亢退而喜曰。聞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

子也。

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

其子。

國聞陳亢實以私子之心。期孔子故有此問。及其聞

伯魚之說。而又以孔子為遠其子。則以其私意之未忘。而以為聖人故推其子而遠之也。殊不知聖人焉嘗有是心哉。但其教人之法。不過如此。而隨世及之

私厚其子者。觀之則亦可以有警云爾。大全新安陳氏曰。得三。聞詩聞禮。與遠其子。為

三也夫子固不私其子亦何嘗遠其子當其可極後之教子與教門人一耳與詩直禮詩禮雅言與此之聞詩聞禮平其教門人無此教子亦不過如此陋哉亢之見也味伯魚答亢之辭氣雍容謹密亦可見淵梁薰陶之所得矣惜其不可言而不至大成就耳潛室陳氏曰詩能興起人心禮可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於初學為最近故聖人以此為學者門戶王觀濤曰聞詩聞禮不是前此不曾聞只是聞此而益知詩禮當學意劉上玉曰元語意仍重喜在聞君子之遠其子一邊

按詩禮當學原是元所常聞而此却謂聞一得三者非謂平日夫子只教詩禮當學未教以詩之能言禮之能立而今始聞之也學詩自能言學禮自能立雅言之教常常如此此說斷在元無何向此以為無異而忽之今見聖人教子不過如此則其為當學無疑也然警覺遂不覺自以為有得而與遠子並稱為三也上經云聞斯二者今於二者之外更有所得故於遠子上特加又字詩禮尚是因無言而有所得遂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焉

近譬堂藏板

子却是因無異聞而心悟自重遠子一節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

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同大全南軒張氏曰此正名之意也春秋時以妾母

為夫人者多矣其則隨妾為夫人如魯惠晉平之為名名實之乖一至於此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劉軒蔡氏曰按記曲禮篇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公族有夫曰妻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爾於

朱子異同條辨

論語

卷十六季氏

十一

近譬堂藏板

矣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曰出婦以下自謂
 曰婢子孔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妃妾稱謂
 之法諸侯曰夫人者夫人之名惟諸侯得稱諸侯以
 敬禮一人正者為夫人畿內諸侯之妻其助祭獻饗
 得接見天子故自稱曰老婦其自稱於諸侯曰寡小
 君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也君之妻曰小
 君而云寡者從君謙也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者與夫
 言自謙若未成人言無知也當夫子時諸侯僭天子
 大夫僭諸侯家臣僭大夫非一日矣以至卿妾亦僭
 而當言之記者附見於希靈公之篇末豈因南子而
 發歟觀此則知君臣夫婦之經不可以不正君臣夫
 婦之倫正則名實稱矣○陳氏用之曰國君理陽道
 而出命正人於其外故謂之君夫人理陰道而出命
 正人於其內故亦謂之君易曰其君之袂詩曰我以
 為君禮稱女君春秋書小君是也○蔡虛齋曰邦人
 稱之曰君夫人稱言主夫人也此君字與小國之君
 同不可曰君之夫人戰國所謂君王后者正是此義

異 蔡虛齋曰此章亦未見得是正嫡妾之名分只是
 申古制諸侯之妻稱謂之法耳必有為而言
 其下者乎故此句畧重自稱之謙以對君故謙也邦
 人之尊以尊君故尊也稱諸異邦謙小君以謙君實
 寓尊君之意也異邦之稱尊鄰國之夫人亦如尊我
 國之夫人而背所以尊君也論文法邦君之妻提起
 君稱句另頓下言夫人雖自稱曰小童而邦人則必
 尊之為君夫人稱諸異邦雖謙言寡小君而異邦亦
 必尊之為君夫人辭本兩對正與君稱之曰夫人句
 相應時解以自稱句與君稱句相對而下列三平恐
 猶未當○春秋僭亂嫡妾之名分乖矣自是稱名以
 正其實之意蒙引謂但申古制有何意思

論語卷之十六終

